

中 國 文 化 史 叢 書

第 二 輯

中國文韻史

下

澤田總清原著
王鶴儀編譯

傅王主編
緯雲編者
平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史化文國中

輯二第

史文韻國中

下

著原清總田澤
譯編儀鶴王

者編主王
五雲緯傅
平

行發館書印務商

第六章 中唐初的詩

錢起——劉長卿——韋應物——柳宗元——郎士元——大曆十才子——韓翊——

盧綸——李端——吉中孚——司空曙——耿湋——苗發——崔峒——夏侯審

中唐的詩，由大曆起至韓白時最盛。大曆的代表詩人，當首推錢、劉、韋、柳，其次是郎士元和大曆才子。這些人多屬王維孟浩然一派，其作品有清淡的趣旨。

反之，韓愈元白等流派，是學杜甫的作風。今將各人分述如下：

錢起，字仲文，吳興人，是天寶十年的進士。自幼聰敏，近鄰無不稱譽。因試作湘靈鼓瑟詩而得名。初授祕書郎，後除考功郎中；大曆中，爲大清宮使翰林學士。有錢仲文集、錢考功集十卷。內有雜言一卷，往體詩，（即古體，唐代詩集常用這名詞，並無其他意義）二卷，近體詩七卷。

到了大曆，詩格起一變化。如十才子的詩就是。他是十才子中的第一人。郎士元，也是這種詩風，

所以錢郎並稱。我以為他在這裏應與劉長卿並稱，因為詩風相似，可併入一派之中；至於他的詩才，卻遠在長卿之下。但他的詩體製新奇，理致清贍，沒有宋齊的浮逸，也不見梁陳的曼靡，而是溫秀蘊藉的詩，具有不失風人之旨的高格調。

二月黃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陽和不散窮途恨。霄漢常縣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贈闕下裴舍人）

從這幾聯裏面，很足以窺見他的本色。

劉長卿，字文房，河間人，少時住在嵩山讀書，後搬家到鄱陽。開元二十一年舉進士，至德年間，做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郎做轉運使判官，知淮西岳鄂諸州，後爲吳仲孺誣奏，受冤枉的罪，繫獄姑蘇，貶潘州南巴尉，會有辯護他的人，量移睦州司馬，終於隨州刺史。故後世稱劉隨州，有劉隨州集十一卷。

他性剛，常忤權門。因此以冤罪被遷斥。他的詩，研鍊深穩，有高秀的韻。五言最神妙，所以有『五言長城』之稱。當時詩壇上錢、郎、劉、李（李嘉祐）並稱。他說：『今世之人，稱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

郎、劉、李。然李郎之徒何足與予並駕齊驅。」由此可知他的抱負了。實際上，就詩才說，還是錢劉並稱爲妥，長卿的清才不及錢。他每次題詩不寫姓，只寫長卿，所以天下都知道他的名字。

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荷笠帶斜陽。青山獨歸遠。（送靈澈）

四句都和僧人有關，只二十字，先後映照，句法齊整。又他的七律，沈德潛評說：『巧絕秀絕，』其實是有些過譽哩。他只格調整齊，才能卻稍差，這是一個缺點。

韋應物，長安人。永泰中授京兆府功曹，遷洛陽丞。建中二年由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後轉江州刺史，更改任左司郎中。貞元初，做蘇州刺史，故稱韋蘇州。所蒞臨地方多惠政。一旦罷官寓居永定精舍。太和中，復出仕官，兼做太僕少卿和御史大夫。年九十幾歲，歿年不詳。性高潔，食鮮欲寡，到處焚香掃地而坐，與顧況、劉長卿相交酬唱。他的詩閑澹簡遠，世人把他比於陶淵明，號稱陶韋。有韋蘇州集十卷，其中有賦一篇，詩五百七十首。

得陶詩的韻致的，前有王維，中有孟儲，後有韋柳。所以蘇州的詩，源出於陶，且是融化三謝真華的詩，非常高淡閑雅。他最擅長的是五言古體，他的五言，自成一家，白居易也很佩服他。蘇東坡說：

『樂天長短三千首，卻愛韋郎三字詩』是很得當的。

吏舍跼終年。出郭曠清曙。楊柳散和風。青山澹吾慮。依叢適自憩。緣澗還復去。微雨靄芳原。春鳩鳴何處。樂幽心屢止。遵事跡猶遽。終罷斯結廬。慕陶直可庶。（東郊）

這篇很得陶詩冲澹的趣旨，又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空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秋夜寄丘員外）

的五絕，實在是幽絕的作品。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進士博學宏辭科及第，授校書郎。貞元十九年做監察御史，貶爲邵州刺史，及永州司馬。放浪於山澤之間，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所以世稱柳柳州。他歿後，柳州的人追念他，在羅池立廟，請韓愈撰碑文。柳河東集四十五卷是他的詩文集，他是有名的文章家，又兼善作詩。

子厚的詩，清峭簡澹，頗古雅。韋柳的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爲其餘諸子所不及。東城評子厚的詩說是：『在淵明之下，應物之上。』他所師奉的是陶潛。與韋應物可以並駕齊驅。與王孟

亦足相並。他善五言；長篇點綴清麗，短調清美閑勝。七言亦流暢雋妙，長一切古體。五古於破題尤得其妙。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江雪）

這詩，神韻千古，雅淡清峭，是五絕的絕唱。沈德潛也批評說是『清峭已絕』。他在永州貶謫中，自托漁翁，而以這清興安慰内心。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這詩詩格幽妙微婉，沈德潛評爲唐絕壓卷的作品，和李益的夜上受降城聞笛，杜牧的煙籠寒水，劉禹錫的石頭城，鄭谷的淮上別古人，四首並稱。他的七律不多。他的樂府以楊白花爲白眉，柳詩存下來的，不滿一百五十首。此外可觀的，當還有很多。

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是天寶十五年的進士。寶曆初，選爲京畿選官，補渭南尉，歷左拾遺，而終於郢州刺史。他和錢起詩名齊驅，時人說前有沈宋，後有錢郎。二人的聲調略同。他的五言閒雅，七言

多清幽秀澹之致。

石林精舍武溪東。夜叩禪扉謁遠公。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蒼苔古道行應遍。落木寒泉聽不窮。更憶雙峯最高頂。此心期與故人同。（贈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

中唐的詩，穩秀清和，劉長卿開其先端，大曆十才子，追隨其後。錢起、韓翃、盧綸、李端、吉中孚、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湦、夏侯審等，都善五言詩。互相結交唱和，一時馳名都下，號稱大曆十才子。十才子中，錢起已在前面說過了。以下依次敍述其他的人。

韓翃，字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年登第進士，不得志。一日居家，夜深有人叩門，說有勅旨任君爲駕部郎中知制誥。翃說不要認錯了。使者說：「沒有錯的，現在朝廷缺知制誥。」他仍然不信。於是使者又說：「中書二次進名君上，但仍不爲所用。又請只說給韓翃。但當有同姓名的兩人，故具兩人的名，仰候御裁。君上說給詠『春城無處不飛花』的韓翃。這不是你的詩嗎？」他聽了纔信是真的。那時是建初中年。從此詩人韓翃之名遍天下。其後不久便卒去。今將那詩錄於下：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寒食）

這是描寫寒食的光景的詩。他有集五卷。他的詩，興致繁富，恰如出水芙蓉一般。尤其是絕句頗多，雋麗的韻致的。他和妓女柳氏之間的情事，見於唐人的章臺柳傳，到今日已成爲煙花間的話柄了。盧綸，字允言，河中人，天寶之亂時，他客居鄱陽。大曆初，屢舉進士，皆不及第。做集賢學士，校書郎，受德宗的知遇，和御製之詩，做戶部郎中。貞元中卒。據說，後來文宗很愛綸的詩，遣侍臣到他家裏索取他所有的巾笥，得詩五百首，合成集十卷。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塞下曲錄一）

格調雄健，意趣悲壯。

東風吹雨過青山。卻望千門草色閒。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繞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爲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長安春望）

李端，趙州人，是大曆五年進士。他在郭曖門下時，每遇宴集，常賦詩，驚動座客，遂任爲校書郎。後移居江南，做杭州司馬卒。據說有一次郭曖大宴賓客，請大家賦詩，約定最先做成的賞百縑。端詩先成。錢起說：「李校書誠有才，但恐怕這是宿構的吧，願再賦一詩。這種詩也是普通的，不很有趣，就用

「起」的姓爲韻，怎麼樣？」端立刻賦成一首詩。這詩且遠較前詩精巧，一座沒有不感歎的。

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聽箏）

他的妙手依此可見一斑。

吉中孚，楚州人，長住在鄱陽。初是道士，後還俗至長安，謁宰相，被薦於天子。每日參與王侯高會，名聲震京師。不久及第進士，授萬年尉，做校書郎。又登第宏辭科，爲翰林學士，諫議大夫戶部侍郎判度支事。貞元初卒。爲人神骨清虛，所以他的詩也很高雅。

司空曙，字文初，廣平人。性磊落有奇才。登第進士，由洛陽主簿遷長林縣丞，累官左拾遺，卒於水部員外郎。無僧石之貯，亦處之宴如，不媚權要。詩調幽閑而暢華。

靜夜四無鄰。荒居舊業貧。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以我獨沈久。愧君相見頻。平生自有分。況是霍家親。（喜外弟盧綸見宿）

耿湋，河東人，是寶曆二年的進士，做大理司法，終於左拾遺。詩才俊爽，意思不羣，遺有逸調的詩。

返照入閭巷。憂來誰共語。古道少人行。秋風動禾黍。（秋日）

苗發，是晉卿的兒子，終於員外郎。崔峒終於右補闕，有冲融之調。夏侯審曾做御史，才思豐富。關於大曆十才子，異論紛紛。在王士禛的分甘餘話裏有郎士元、李益、李嘉祐的名字，其他的人有增減，滄浪詩話裏則有冷朝陽。這裏根據的是唐書文藝傳。

第七章 韓愈及其門下的韻文

韓愈——小傳——人物——他的詩——古詩——近體——孟郊——李賀——盧仝
——張籍——王建——姚合——賈島——

從大體上觀察，中唐詩有王孟一派和杜甫一派。前者有韋柳，但不及後者的韓白。韓白造成詩運中興，其重要僅次於李杜。因李是天縱之才，到底是不可學而致的。杜詩沈鬱多變化，尚有開拓發展的餘地。韓學李的奇險處，白學他的平明處。愈的門下也多有能開拓杜的一局部的。

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祖籍昌黎，鄧州南陽人。自幼孤，養育於嫂。貞元八年（二十五歲）登第進士。十八年做宣武節度使董晉的推官。晉卒後，做武寧節度使張建封的推官。這是他任官的起始。後調任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致觸怒德宗，貶爲陽山令，遷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復召拜國子博士，歷官都官員外郎，河東令，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太子右庶子，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憲宗從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他極力諫阻，致觸逆鱗，被貶潮州刺史。翌年九月，穆宗召還，拜國子祭酒。歷官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長慶四年十二月二日卒，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賜謚「文」。有詩文集四十卷。

愈性明銳，爲人高直，很有儒教的德性。他的不平，固然由於性質和境遇的關係。但我以爲缺乏修養也有關係。一方面他的鯁直很值得欣慕。平素交人正直。柳宗元、孟郊、劉禹錫是他的心交。他又很喜歡提拔後進，所以門下頗多秀才。

他的學問淵深，也是調和南北思想的思想家。若說他是哲學家，還不如說他是文章家適合些。他是千古馳名的文豪，同時又是詩人。

王孟派的詩，發源於「風」，他的詩卻本於「雅頌」。又以廣博的學問和敏捷的才力鍛鍊之，乃能在李杜以外另開一派。詩調精嚴，因此有「風骨峻嶒」的批評。他的詩有鷺鳥的氣勢，橫矯奇嶮，堪稱李杜以後的第一人。只是豪放有餘，深婉不足，沒有李白的才，也沒有杜甫的情。但在奇險裏，具有博厚之趣。又以學勝，雖時有晦澀之弊，但大都有縱橫馳驟，奇氣襲人之趣。又，他的詩字法、句法、

格體，也都變化多端。字奇而拗，句有上三字相連，下四字補足的很奇闢。東坡曾說：『詩之美者，莫如韓文公詩格之變始於韓。』這是很對的評語。

他修辭上體制、排置等的創意，也很有可觀。南山詩連用幾十個『或』字，雙鳥詩連用『兩鳥鳴』，雜詩四首中有一首連用五個『鳴』字，贈別元十八詩連用四個『何』字，這些都不可不說是奇了。如答張徹的五律，從起頭至結尾對偶全是拗體，此外南山詩，敍述春夏秋冬四時之景，月蝕詩歌詠東南西北四方之神，譴瘡鬼詩歷數醫師、灸師、詛師、符師等，都是前人所未發的。

他的集中，古詩多，律詩少。共有賦四篇，古詩二百十首，聯句十一首，律詩一百六十首等。古體中以四言的氣格最古，能運用其才是唐詩中稀見的嚴偉的作品。元和聖德詩是其雄篇，有一千零二十四個字，辭很嚴峻。淮西碑也是精嚴的作品。琴操九篇，是樂府體，高古典雅，蔚乎雋絕。五古中有南山詩的偉作，共一千二十字，與聖德同是最長篇。古來與杜甫的北征並稱，是能看出他的雄健，和才學，雄大深厚的大作。又秋懷詩，江陵途中，此日足可惜，縣齋有懷諸篇，是明麗詳晰的作品。七古中如山石，桃源圖，嗟哉董生行等，都很可誦，且也平易。衡嶽廟是巉刻的作品，日本山陽外史評：『此詩不

僅可爲詩法，且可見公之氣魄，俯仰天地無所愧者。」石鼓歌、八月十五日贈張功曹、融會之極，漸向於穩麗的作品。聯句只是層層鋪敍，沒有詩的價值。

山石瑩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疏櫪亦足飽我飢。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熳。時見松櫐皆十圍。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激激風生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鞭。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山石）近體作品很少。五律近古，有長篇和同人唱和的作品。沈德潛評他的五律，說是「英氣逼人」。七律只有十二首。他對於古詩能縱橫發揮他的才思，但受格式聲病的拘束，不得展其所長，惟詠物很精巧，極盡措詞之雅。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絕句也很有可誦的作品，但不是他所長的。

總之，他是優秀的大詩人；可是世人往往以中晚的詩束於高閣而不顧，所以他的詩也不很爲人重視。唐宋詩醇以李杜韓白並稱，乾隆帝的詩眼，真可以說是千古卓識了。

孟郊（七五——八一四）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時隱居嵩山，性狷介，落落與人寡合，但一見了愈便爲忘形之交，常以詩酒相唱和。年五十登第進士，調任溧陽尉，他常在山水之間吟誦徘徊。後爲鄭餘慶所稱賞，請他做參謀，年六十四卒。張籍謚他爲『貞曜先生』。餘慶餽贈幾萬錢送葬，且贍養他的妻子多年，由此可知他的窮苦如何了。據說他有時甚至不能養親。

他著有孟東野集十卷。他的詩託興深微，結體古奧，韓愈很稱揚他。說他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但後人有異論的，說韓修改孟的聯句。但這話不確當。誠如隱居詩話所說，孟郊的詩，蹇澀窮僻，無暇琢削，真是苦吟而成的。他的詩成於刻苦。所以很奇澀，翁覃溪甚至說孟郊的詩不可讀，但如左面的詩：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遊子吟）

言盡而意無窮，是可以做座右銘的好詩。其他從真情流露出來的詩很多，頗有情思纏綿的精巧作

品。東坡把他和賈島並稱，斥爲『郊寒島瘦』，實是失當的。他的所長是古詩，且得杜甫的氣韻。

李賀（？——八六〇）字長吉，家居昌谷。是王族鄭王的後裔。七歲能辭章。據說韓愈皇甫湜聽到他的名聲，親自到他家裏請他賦詩。賀執筆立成，恰如素構，二人大驚他的奇才。後來他受韓愈的教益，常帶小奚奴騎驢，背古錦囊，如有所得便記了投入囊中，及暮歸家，這是他的日課。如非大醉的日子，或弔喪的日子，是從不廢例的。他不像其他人要出題，思慮纔作詩。其後舉進士得名。當時的人說他的父親名叫晉肅，因不得舉，愈作譁辨，就是爲此。仕爲協律郎，只二十七歲便卒去了。（或說是二十四歲）天不假以年，真是可惜極了。有李長吉歌詩（昌谷集）四卷。

李賀學韓愈而自成一格。他的詩，瑰奇而富想像，警邁而含有一股熱情。因爲他的天分優秀，有幾分像李白的飄忽，所以古人評他爲『鬼才』，與李白的『仙才』相對照。因此他在弄奇之餘，也常作難解的詩，這是他的短處，也是他的長處。稱爲『鬼才』是最對的。當時沒有人能模倣他的奇趣。樂府也是他的所長。

飛光飛光勸爾一杯酒。吾不識青天高黃地厚。惟見月寒日暖來煎人壽。食熊則肥。食蛙則瘦。

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東有若木。下置啞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迴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爲服黃金吞白玉。誰是任公子。雲中騎白驥。劉徹茂陵多滯骨。贏政梓棺費鮑魚。（苦晝短）

他的詩很多奇句。後世學這詩風的，有宋的謝臯羽元的楊鐵崖等。他的詩很可說別成一派。

盧仝，號玉川子，范陽人。隱居少室山。屢次應試進士，都不登第。後被徵爲諫議，辭不就。性情清高。沒有仕進之志，破屋幾間，上奉慈親，下養妻子，空抱天才，獨自研究遺經。常仰鄰僧給米。嘗作月蝕詩譏諷元和的逆黨。那時韓愈做河南令，深愛他的詩，以厚禮待他，遂作寄盧仝古詩一篇。月蝕詩使用我國古代天文學上的詞句，而以奇想驅使牠。演繹而不平易。後宿於王涯之第，罹甘露之禍而死。他的詩比李賀更爲怪誕。擅長歌行。如有所思、樓上女兒曲、秋夢行等都是佳作。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程人。是貞元十五年的進士。從韓愈遊，薦於朝，歷任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水部郎中，國子司業而卒。當代的公卿，如裴度、令狐楚、白居易、元稹等，都和他交遊。相傳他曾取杜甫的詩一帙焚燒了，吞下那灰燼，說要改造他的肝腸。性詭激，能作古體詩。有張司業詩集八卷，除聯句

之外，還有四百二十首。就中樂府最優，後人把他和王建並稱，其實他的格體遠在王建之上。有很警策的句子，大都平麗。他的詩，可以說是深得杜甫的簡麗的。

王建字仲初，潁川人，是大曆十年的進士。初做渭南尉，歷任祕書丞，侍御史，太和中出爲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後返咸陽，卜居原上。初遊於韓愈門下，作忘年之交，與張籍友情甚篤，他們兩人的唱答最多。有王司馬詩集十卷。詩與張籍同様，擅長樂府，故張王並稱，但他恐怕還是在籍之下。元白的樂府是長調，曲折盡情；張王的樂府多是短章，抑揚而不含意。宮詞百首是有名的，是用詩來記載事的。
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新嫁娘）

沈德潛批評這詩說是工夫到家，一字亦不可移易。他很能描寫新嫁娘進了她的新生活後，侍奉舅姑的謹順情形。

姚合陝州硃石人，是宰相崇的曾孫。元和十一年登第進士，授武功尉，遷監察御史，終於祕書少監。有姚少監詩集十卷。此外他又選王維以下二十一人的詩百首，名極玄集。由此足以知道他的意趣。他擅長五言詩，深得杜甫的清雅。與張籍等交遊，詩名重於當時，詩家稱他爲姚武功。他的詩派也

叫『武功』體。他的詩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務求古人的體貌，多有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但過於求精細，反有瑣屑之弊。他的詩集，北宋時不很著名，到了南宋永嘉四靈始奉爲宗，因此大行於世。

賈島（七八四——八四三）字浪仙，范陽人，初做和尚，住在法乾寺，法號無本。他經過非常的研練辛苦，纔作成詩。所以當冥搜的時候，心遊萬仞，深入詩境，雖有王公貴人在前也不知道。他曾歎道：『知余素心者，唯終南紫閣、白閣諸峯之隱者。』他自稱碣石山人，行坐寢食苦吟不已。據說有一次他跨蹇驢，張蓋橫截天衢。那時秋風正烈，黃葉飛舞，他吟道：『落葉滿長安。』屬聯卻很久想不出來。後忽然想出『秋風吹渭水』的對句，歡喜了不得。不覺唐突京兆尹劉栖楚的儀仗，被拘留過了一夜，纔釋放了。後來又騎蹇驢拜訪李餘的幽居，在途中得『鳥宿池中樹，僧推月下門』的句子，他又想把『僧推』改爲『僧敲』，但不知到底那一個字好。於是一邊吟哦一邊做着『推』和『敲』的手勢，弄得邊傍觀看的人莫名其妙。那時韓愈做京兆尹，車騎出來，他仍不理會。於是被捉到尹前，島以實對。愈想了一下，說『敲』字好。遂並轡同歸，共論詩道，而成布衣之交。從此受愈的指導，去浮屠，應試進士，登第，寓居法乾無可精舍，與姚合、王建共續琴樽之好。後授長江主簿，會昌初遷普州司

倉參軍會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六十歲，卒於郡的官舍。（唐書說是五十六歲，恐有錯誤）據說他死時，家無一錢，只有病驢古琴而已。有長江集十卷，計三百七十九首傳下來。

據說他每到除夕，必拿一年中所作的作品，放在机上，焚香奉酒再拜祝道：『是吾終年之苦心也，』便痛飲長吟。後世詩人倣法這例的很多，歲晚祀島如詩神，就是從這裏來的。他的詩清瘦幽僻，是因為他的性情孤僻，境遇屯邅，自然不歡喜奧峭的。他學韓愈，但無『出藍』的才能。不過卻能自成一格，爲宋四靈的先導者。竟陵一派，也有很多得力於他。他的詩得杜甫的奇僻，五律最有特色。但有很多人摘島的詩說是『寒澀』『幽奇』，或是『奧僻』，恰如孟郊受指摘的一樣。但欲介於當時韓柳元白之間而自成一家，亦勢不能不求這樣的立腳地吧。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題李餘幽居）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尋隱者不遇）

第八章 元白和中唐之季的詩

元稹——白居易——小傳——他的詩——李益——劉禹錫——其他

被譏爲元輕白俗的白居易和元稹，也是絕世的詩人。當時論詩的都稱元白，又稱二人的詩體爲元和體。我以爲元稹之於白居易，猶如孟郊之於韓愈。兩人有不啻骨肉的交情。

元稹（七七九——八三一）字微之，河南河內人。自幼孤，聰敏，母鄭氏，賢淑而有學問，親自教授書傳，十五歲時擢爲明經，及第，年二十四，試吏部乙科，授校書郎；二十八歲，任左拾遺。由監察御史貶爲江陵士曹參軍，歷任通州司馬，虢州長史，膳部員外郎，祠部郎知制誥，中書舍人，承旨學士。後爲同平章事，檢校戶部尚書，武昌軍節度使。年五十三卒，追贈尚書左僕射。白居易撰他的墓誌。元氏長慶集六十五卷，補遺六卷，是他的詩文集。

他的詩平夷，樂府歌行最優。評爲『元輕』，實在太過苛酷一點。當時詩名滿天下，元才子的名，

遍傳宮中。和白居易結爲金石的心交，相唱和的詩很多。他以白居易做自己的立腳地，充滿了勃勃的野心，但局量狹小，侮蔑英才，據說李賀、張祐一輩的仕進，曾受他的阻礙，真是可惜的。他的美名因此被損。連昌宮詞（七古長篇）是他的傑作，和長恨歌同是歌詠玄宗和楊貴妃的事的。二者同是所謂史詩，自古稱爲聯璧。只長恨歌以寫人爲主，而這詩卻是以描寫地方爲主。長恨歌敍事，這詩寫規諷，技巧互不相遜。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行宮）

這詩寄寓無限的感慨，有餘韻。

殘燈無燄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聞白樂天左降江

州司馬）

白居易（七七四——八四六）字樂天，太原人，自幼聰慧絕倫，襟懷宏放。據說他十五六歲時，袖了一篇文章，進謁吳人顧況。况恃才，他所推許的人很少，但看了白居易的文章乃大驚。貞元十九年春，三十二歲春舉進士，做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第一等，做集賢校理，見召入翰林爲學士，三年遷

左拾遺。他侃諤諫君，君亦接納。後因諫疏捕獲殺害宰相武元衡的刺客的事，蒙越權之咎。又因他的母親突然墜井死了，他賦新井篇，有人譏其浮華不實，遂貶謫江州司馬。他不敢發怨言，也不厭世，因為他知足樂天，且受佛教的感化，深知安心立命之道。在香爐峯下築草堂，就在這時。後由忠州刺史累進為中書舍人知制誥；他感慨國事日非，賞罰失明，河朔再亂，上疏諫，又不為所用，出為杭州刺史。太和元年，召還做祕書監，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後拜河南尹；開成初，調同州刺史，不就，改為太子傅。進陞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八月，享壽七十五卒。追贈尚書，右僕射。他做左拾遺的時代，發諤諤的議論，正欲大大發揮他的手腕，卻為當路所忌，受擠斥，始知仕途的艱險，因有退隱林下之志。結果因家貧，不得已仍祿仕。當時牛李兩黨各相傾軋，他無所偏阿。但縱意文酒，仍不容於世。便棄去功名心，自號『醉吟先生』。也是為此。他的空門朋友有僧如滿，山水朋友有韋楚客，酒友有皇甫朗。他是元稹的親友，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後與劉夢得親近，且詩名相齊，號劉白。他的詩文所集的，就是白氏文集（長慶集），計七十一卷，有詩三千五百九十四首。（原有本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續後集五卷，計七十五卷三千八百四十首。到了宋代，佚失了續後集三卷，只有了七十一卷，

傳到如今）

居易的詩溫厚和平，很像元稹，且毫沒有尤人懟天之意，這一點和元稹稍異。其源流出自杜甫，而改變杜甫的雄渾沈鬱，爲流麗安詳，不學形式而得他的神韻。但往往不免陷於俚率。絕不加以斧鑿補綴。他的詩平易，全不用艱險的字句。古來傳說他每成一新篇，即先讀給一老嫗聽，如果老嫗能解，便錄下來，如果不能解就再改作。這事見冷齋夜話，恐怕是附會之說。不過他的刻意平易，是無可疑義的。被罵爲『白俗』，也是因爲這點，但這些仍不能妨礙他是中唐以來的一大詩人。當時他的詩名很大，據說，寺觀鄉校，旅館，牆壁等，沒有一處不錄寫他的詩的。又上自士庶僧侶，下至老婦幼女，妓婢，也沒有不吟誦歌詠他的詩的。相傳每成一篇，宰相即以百金換取，又繕寫摹勒，銜賣於市。他不外乎是純然的國民詩人。他的詩不僅在中國，也流行朝鮮，更越海，及於日本，對於日本王朝時代的文學影響很偉大。由此可以知道他並不是尋常的詩人。

他的詩數量之多爲唐賢第一，這由於他的精勤刻苦所致，以及詩的取材廣汎的緣故。他對於古體，即樂府歌行，都能恣意得其精巧。就中以長恨歌、琵琶行最普遍爲天下所傳唱。長恨歌有八百

六十字是敘述玄宗惑溺於楊貴妃而不覺悟的詩，是所謂客觀的敘事詩。客觀的敘事詩，在漢朝的樂府中也不能說沒有。這詩可以視為詩壇的一變哩。不過他也並非專作這種詩，他的大多數的詩都是敘述主觀的感想的。這詩的內容，很有潤色。以小說家流的材料寫成詩化，而極盡哀豔之能事，的確可以說是他的大手腕。琵琶行有六百十六字，精巧是精巧了，不過僅是寄託一種感慨罷了。不能和長恨歌的情話綿綿，悲絕豔絕的相比較。然而這是主觀的敘事詩，這是和長恨歌不同的一點。此外可視為大作的，還有遊悟真寺詩。那是一千三百字的五言古詩，是我們很少見的長篇。其次新樂府秦中吟，也是傑作。律絕也是很可觀的作品。

日高睡足猶慵起。小閣重衾不怕寒。遺愛寺鐘欹枕聽。香爐峯雪撥簾看。匡廬便是逃名地。司馬仍爲送老官。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香爐峯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

杜牧評樂天的詩，罵他「纖豔淫媠，非莊人雅士所爲」，真是妄見。他使貴族詩成為平民詩，實有偉大功績。他是所謂國民的詩人，民衆的詩人，平民的詩人，他不是爲詩而作詩，是爲人生而作

詩的。）因此不能有高古崇遠的調子。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闌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鐙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爲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下玉盤。閒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漸歇。別有憂愁闌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沈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細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娘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

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
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
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城地低溼。黃蘆苦竹繞宅生。
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鄧笛。嘔
啞嘲哳難爲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爲君翻作琵琶行。感我
此言良久立。卻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是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
馬青衫溼。(琵琶行)

李益，字君虞，姑臧人，登第進士。憲宗召爲集賢殿學士。貞元元和之間，做搢紳的羽儀。賜諡「文」，
他擅長七絕，有神秀之稱。

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夜上受降城聞笛)

這詩堪稱晚唐七絕的第一位。沈德潛評：『氣象殊絕。』且可與杜牧的煙籠寒水，柳宗元的酬
曹侍御過象縣見寄，劉禹錫的石頭城，鄭谷的淮上別故人等四詩，合併稱唐絕的逸品，這在前面敍

述，柳宗元一章裏也有講及。

劉禹錫（七九〇——八六〇）是晚唐之初的人，但也在這裏敍述他。他字夢得，中山人，是貞元九年的進士，博學宏詞科登第，從事淮南的幕府，入做監察御史。因坐王叔文的事，貶爲連州刺史，更貶朗州司馬。吐詞多諷託幽遠，嘗因蠻俗好巫，作竹枝詞十幾篇，據說武陵谿洞之間的人都會唱這詞。他在這裏住了十年，轉任播、連、夔、和、蘇、汝、同州的刺史，後又做太子賓客；會昌時，做檢校禮部尚書，卒後追贈戶部尚書。有劉賓客文集（中山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有詩四百七首，與外集的文二十二篇，均收入其中。

他擅長古文，在韓柳以外另立一派，他的詩，亦以氣骨豪勁見稱。和白居易頗多酬復，嘗評夢得是詩豪。這是劉白所以並稱的緣故。他的才藻冠絕一時，他的詩尤長近體，含蓄不足而精銳有餘。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從今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西塞山懷古）

相傳禹錫曾和元稹韋楚客會於白樂天的寓所，各賦金陵懷古詩。禹錫騁其材，略無遜意，滿引一揮，

而詩先成。樂天見了說：『四人探驪龍，吾子先得珠，其餘鱗甲將何爲？』三子遂罷其吟。就是這詩。他擅長七律，這詩是他的冠冕。絕句也是很饒神韻的作品。

其他中唐詩人還有孟雲卿、皇甫冉、皇甫曾、朱放、包何、張繼、李嘉祐、裴度、顧況、權德輿、王涯、施肩吾、武元衡、羊士諤、張中素、令狐楚、竇翬、李涉、李約、歐陽詹、楊巨源、呂溫等。

第九章 晚唐的詩

溫庭筠——李商隱——小杜——他的性行——他的詩——許渾——劉滄——皮日休——陸龜蒙——趙嘏——張祜——韓偓——李羣玉——鄭峒——鄭谷——司空圖——杜荀鶴——其他

詩和國家的盛衰有關係。晚唐國家多難，日就衰替，自然有亡國之音，詩壇也很不振。不用力於雄篇大作，而發揮即興偶成的絕句，這也是勢所必至的。先說晚唐詩人的巨擘，有小杜、溫李三人。上述中唐的韓白一派側重修辭的趨勢，到這時愈加彰著了。溫李也以修辭爲生命，以藻麗的詩律別成一體。

溫庭筠，字飛卿，太原人，是宰相彥博的裔孫。少敏悟，巧詞章。又得妙於鼓琴。少年時將所得的錢帛多做狹斜的費用。他每入試賦，押官韻，八叉手而卽成。因此有「溫八吟」「溫八叉」等稱。他的

行爲頗塵雜，不修邊幅，而且作側辭豔曲，與無賴之徒共相滿飲，酣醉終日，性情傲兀，屢犯高位的人，進士的考試終不能及第。曾做方城尉、隋縣尉，流落而卒。官位不進，坎壈以終。他和商隱同爲宰相令狐綯妨礙他的仕進。溫李二人詩名相齊，而又遇同一的運命，真是一件奇事。有溫飛卿集（金荃集）七卷，別集（五七言律）一卷，集外（補遺）一卷。

他的詩，豔麗綺靡，凡作很少，大都是精金美玉的作品。他不僅一生放浪，且有煙花癖。但他的集涉及淫哇的極少。他擅長樂府，尤其是描寫富貴的佳趣，有贍麗典雅芊綿綺合的韻致，很可觀。如夜宴謠、曉仙謠、公無渡河、春江花月夜等都是。律詩也有對仗很精，而可以誇稱的。絕句俊爽雋美，風調婉約，不少佳作。

澹然空水帶斜暉。曲島蒼茫接翠微。波上馬嘶看掉去。柳邊人歇待船歸。數叢沙草羣鷗散。萬頃江田一鷺飛。誰解乘舟尋范蠡。五湖煙水獨忘機。（利州南渡）

冰簾銀床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雁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瑤瑟怨）

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教寧王。鈿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贈彈箏人）

李商隱（八一三——八五八）字義山，懷州河內人，少時善作文。令狐楚愛他少俊，置於部下。

開成二年登第進士，任祕書省校書郎。

楚卒後，爲王茂元召爲掌書記，茂元愛他的才，把女兒嫁給他。茂元卒後，一浮一沈，陷於牛李黨爭的漩渦中。他的仕途，因被妨礙，從此一生落魄，不能上達，也沒有安身處。

文集之外，還有李義山詩集三卷。據唐志、宋志所說，還有更多的，但到清初已經佚失，只傳有三卷了。又名玉溪生詩。他和溫庭筠、段成式齊名，且排行十六，故當時有三十六體之稱。就中商隱獨傑出。他作詩文時，多簡閱書冊，左右鱗次之，好像懶祭魚一樣。因有「懶祭」之稱。後人把他與「點鬼簿」、「算博士」並稱。

他的詩沈博絕麗。文字綺麗，句法綿密，詩文均以修辭爲其生命。但其中好像也很多寄託深意的地方。諷諭時事，好用含義深奧的文字和典故。因此常有不明他的真意的地方。但並不淺薄無味，這是他的長處，也是他的短處。如下面的一首詩，諸家之說紛紛，莫衷一是，由此可知一斑了。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

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錦瑟）

這是自傷的詩。劉貢父說：『錦瑟』是貴人的愛姬，計敏夫說是令狐楚的青衣，好像是附會的。總之，諸說紛紛，無有一定。他的詩，這樣好用僻澀難解的典故，因此招『博奧奇僻』之譏。他學到杜甫，王安石晚年最喜歡商隱的詩，推頤他說：『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唯義山一人。』葉少蘊也有這樣的說，真是不易之論。他擅長律詩。宋初的楊億非常愛李商隱的律，學他的綺麗，稱爲西崑體，商隱因此名盛一時。五古有感二首，是詠甘露的變化的，當時沒有能比得上牠的。行次西郊的百韻，雖和杜甫的詠懷北征相並，亦無愧色。他是在晚唐和杜牧並轡馳驅於詩壇的人。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羆羆生熊。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刃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澹天王旗。憩武古通作牙爪。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讓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係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領天

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鼈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銳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遍。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爲封禪玉檢明堂基。(韓碑)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翦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夜雨寄北)

這是寄情閨中的詩，爲後人的典據。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登樂遊原)

晚唐詩人中，溫李並稱，又有以商隱和杜牧併稱爲李杜的。杜牧又稱小杜，杜甫則稱大杜或老杜。

|杜。

杜牧（八〇三——八五二）字牧之，號樊川，京兆萬年人，是宰相杜祐的孫。大中二年弱冠及

第進士，舉爲賢良方正。爲監察御史，出爲江西宣州團練判官，入遷左補闕，後累遷湖州刺史，考功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卒。

他爲人剛直有奇節。且身出清門，不拘拘於小謹。每論列大事，指陳利病，非常切要。又好談兵，會作孫子的註。他情致豪邁，也是風流才子。所以他的侈遊韻事，長爲後世所艷稱。

他的詩尚存的有樊川詩集四卷，補遺一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八外補錄。他的阿房宮賦很著名，到現在猶爲世人所傳誦。他的詩得杜甫的豪健，而以俊爽宕麗勝。五言古詩中，尤其是諷詠時事的，能直追杜甫的後塵。如感懷詩，郡齋獨酌，華清宮，昔事文皇帝等，造句法很相似。杜秋娘張好好等作品，豪邁之中帶有研麗的韻致。但他的所長，近體更較古體爲優。絕句尤較律詩好，是他的長技。沈德潛稱揚他的絕句『遠神遠韻』。他的特色是懷古詠史的作品。有四皓廟，烏江亭，赤壁，桃花夫人廟等，可觀的作品。如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泊秦淮）

此僅敍其所見，猶能喚起讀者無限之感慨，這是後人所不能企及的，其風神真可以說是獨絕。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江南春）

這也是膾炙人口而能窺其本色的作品。總之，他以豪麗的詩，在晚唐時，蔚然成一家。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山行）

觥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醉後題僧院）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遺懷）

折戟沈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赤壁）

除以上所講三大家之外，還有許多晚唐詩人，許渾和劉滄同以懷古詩著名，皮日休、陸龜蒙開趙宋的詩風。又有和杜牧同時代而詩風極相似，因而著名的趙嘏和張祜等。此外還有不少如鄭谷、司空圖、韓偓等，都是錚錚者。

許渾，字用晦，潤州丹陽人。（全唐詩話說是睦州人）太和六年進士及第，爲當塗太平二縣令，後做潤州司馬，大中三年，陞監察御史，爲虞部員外郎，至睦郢二州刺史，他曾在潤州的丁卯澗橋買田築室，置有別墅。後抱病便住在這裏。有丁卯集二卷，續集二卷，續補一卷，外遺詩一卷。他的詩，以整

密勝尤擅長律。范晞文說：『李杜以後之七律可學者惟許渾一人』還有他的懷古諸作，不堆砌故事，在清空之中，情景頗為融和。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松楸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金陵懷古）

他不很用主觀的議論，而以客觀的敍事敍景為主。且有在寫景中，很能引人淒涼之感的懷古作。

勞歌一典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謝亭送別）

劉滄字蘊靈，魯國人。大中八年登第進士，做華原尉，遷龍門令。他的詩悠揚婉麗，颯颯有清雅之趣，和許渾有點相像，長於造句和懷古詩。

此地曾經翠輦過。浮雲流水竟如何。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殘柳宮前空露葉。夕陽川上浩煙波。行人遙起廣陵思。古渡月明聞棹歌。（經煬帝行宮）

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咸通八年登第進士，官至太常博士。性傲誕，家住鹿門山，

自號『閻氣布衣』『醉吟先生』。他的詩和陸龜蒙齊名，開宋詩的風氣。和龜蒙的唱和詩有《松陵集》十卷，兩人的作品計三百四十二首。此外又附錄顏蕡等幾人的詩，在皮子文藪十卷裏，有詩一卷，載錄《松陵集》以外的詩。

陸龜蒙，字魯望，蘇州長興人。久不就官，後拜拾遺而卒。光化中追贈右補闕。曾寓居松江甫里，自號『江湖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和顏堯、皮日休、羅隱、吳融等為益友。性高潔家貧，與日休的唱和以次韻為例。著有《吳興實錄》，《松陵集》，又有《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甫里集》十九卷，附錄一卷。（詩計六百五十二首，其中《笠澤叢書》《松陵集》所沒有錄入的，有一百七十一首。）他的詩格力不很高，但和日休齊名，他的詩被認為頗得杜甫的贍博。

丹陽佳地昔年遊。謝眺青山李白樓。惟有日斜溪上思。酒旗風影落春流。（懷宛陵舊遊）

趙嘏字承佑，山陽人。會昌三年登進士第，中之間為渭南尉卒。他的詩贍美而多趣味，尤長七律，富警句。

雲物淒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豔半開離菊靜。紅

衣落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長安晚秋）

這詩足爲唐律的壓卷。爲杜牧所吟嘆不置，世人因此稱爲『趙倚樓』。

張祜字承吉，清河人。被辟於諸侯府，多不合，自辭去。狂遊多年，愛丹陽曲阿的地方，築室隱居，終生不復外出而卒。他死後，遺族零丁落魄，看陸皮二氏的和詩，便可知道他們的悲哀了。有詩集十卷，到宋朝差不多都散逸了，今所存的爲數極少。樂府七律是他的長技，是非常美麗的詩。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宮詞）

這詩傳誦一時。宮中也有很多人唱牠。白居易說牠不好，但杜牧卻愛吟不置。陸龜蒙也非常佩服牠的詞。雨淋鈴一絕，被評爲『情韻雙絕千古佳篇』。

韓偓字致堯，（或致光）京兆萬年人。龍紀元年擢進士第，在河中幕府爲佐。召拜左拾遺，累遷諫議大夫，歷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兵部侍郎；因忤朱全忠，累貶爲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原官，但不赴召，因爲他嫌惡全忠的逆節，遂隱避於閩而卒。他是骨鲠的臣，屢觸逆臣朱全忠之鋒，雖死生患難，經百折而晚節不變。是所謂奉忠誠於君國的人。真正是唐末的完人。遺有韓內翰集一卷，香奩集三

卷。

他的七律，沈麗不忘君國。下面所舉的一絕，是歌詠亂後的光景的，獨立蒼茫，揮淚詠詩的孤臣，零丁之狀，宛然如在目前。

水自潺湲日自斜。盡無雞犬有鳴鶲。千村萬落如寒食。不見人煙空見花。（尤溪道中）

他的香奩集開創豔靡的一派，專詠閨閣的情事。他的詩，緣情綺靡，爲錦綉才子所喜悅。晚唐的這一體，恰如六朝時有梁陳的宮體一樣。他當然爲儒教派詩論家所擯斥。我以爲他的詩，看起來雖然很艷，但不是淫哇私褻的，所以並不如沈德潛那麼的批評。

垂老何時見弟兄。背燈悲泣到天明。不知短髮能多少。一滴秋霖白一莖。（秋夜憶家）

李羣玉，字文山，澧陽人。到大中八年，至闕進詩，授宏文館校書郎。有李羣玉集三卷，後集五卷，補遺一卷。他的詩雖沒有傑出的，但也足見晚唐風氣的一斑。

鄭嶠，字賓先，是宣宗時的人。大中五年的進士。津陽門的七古長篇，有一千四百字，用一百韻，由此可知他的才思和筆力，可視作一種長恨歌傳。

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人。七歲能賦詩。光啓三年，進士登第，授京兆鄠縣尉，遷右拾遺補闕。乾寧四年，做都官郎中。因此詩家都稱他鄭都官。曾賦鷗鵟，非常驚人，所以又叫鄭鷗鵟。後隱居仰山書堂，卒於北巖的別墅。他的詩清婉明白。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
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淮上與友人別）

這詩是唐絕的壓卷，是千古不朽的作品。

司空圖（八三八——九〇九），字表聖，河內人。咸通末年登第進士，歷任禮部郎中。僖宗時，遷知制誥中書舍人，後去職，自號「耐辱居士」。朱全忠召他，他不就。他聽見哀帝遇弑，不食扼腕，嘔血數升而死。他爲人高傑，詩亦峻厲，頗值得一讀。除集以外，還有二十四詩品，今尙行於世。他的詩大概是學張籍的。

杜荀鶴，字彥之，號九華山人。杜牧在池州做刺史時，納妾懷孕後，將她嫁給州人杜筠，後來所生的就是杜荀鶴。荀鶴很有詩名。但人格卑陋，爲人唾棄。

早被嬪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各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

憶采芙蓉。（春宮怨）

其他尙有段成式、張喬、韋莊、馬戴、盧弼、唐彥謙、薛逢、羅隱等，晚唐詩人很多，但風氣未舉，不現異彩。

第十章 釋道閨秀詩人與唐賦

釋道詩人——寒山——拾得——真覺——洞山——呂巖——閨秀詩人——徐賢妃

——李治——魚玄機——薛濤——花蘂夫人——其他——唐賦

唐朝是佛教繁盛的時代，在僧侶中，也有不少精巧的詩。有有韻的偈語，機趣橫溢的佳作。但饒有詩趣的卻沒有。本來詩到了這時受了佛教思想的影響，其間成於僧侶之手的詩，有所謂讚、銘、偈、頌是一種有特色的辭，和後來的道學者的詩相比，真是無獨有偶。還有成自當代道士之手的詩也不少。今從其中舉出一二，敍述於下。

寒山，不知是什麼地方的人。生於唐太宗貞觀中，是隱居於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的寒巖裏的禪僧，常到國清寺去，寺裏住着的隱僧名叫拾得。這兩人的事，是世人所熟知的。寒山用樺皮做帽，布裘弊履，或吟詠於長廊，或歌嘯於村墅。他的詩寫在竹木石壁，和人家的廳壁上，道翹把牠集起來，有

三百餘首。這些詩似乎都是想到便寫下來的，都沒有題目。此外，摭拾偈言，纂集起來，稱爲寒山子集（宋朝時名爲三隱集）今尙傳存。

可貴天然物，獨一無伴侶。覓它不可見，出入無門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倘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

他的詩多像這樣的禪門偈語。大抵是主觀的，並且是由幽遠的理想產生的。是大乘佛教的思想，是一貫的宗教詩歌，哲學的韻文。所以就是寫景詩也不只是寫景，其中還含有理想，且譏諷時態，警勵流俗。這是邵康節以下宋人道學詩的濫觴。所差的，只是擊壞集濂洛諸人的一派，發源於儒家的思想，而這卻是發源於釋家的思想的。

拾得是貞觀中國清寺的僧。後出寺，不知其詳。他的詩，傳下來的有五十幾首。同時國清寺的僧，還有一個，名叫豐干的，和他的詩合併一起，稱爲豐干拾得詩（一卷）。他的詩，和寒山大體相同，有山林幽隱之趣，真味可掬。是所謂禪家偈頌的魁首。

真覺禪師，是六祖下旁出的法嗣，號永嘉大師。成於他的手的證道歌，語意高峻，波瀾層出。這歌

流播於五天，稱爲真丹聖者說的經。不是凡庸的人所能作的作品。

洞山是曹洞宗的開祖。曾作寶鏡三昧歌。詞意深邃，不容易了解。又作有新豐吟。

呂巖是道士。字洞賓。初調縣令，遇巢賊的亂，遂萌隱棲志，攜家入終南，放浪江湖，常到長安的酒肆遊玩。後由雲房仙人授道，更多奇術。他的詩，今存的有四卷，七律最多，其次是五言。是有劍氣的詩，頗令人愛誦。

唐和五代又產生了不少的閨秀詩人。

徐賢妃名惠，自幼有天才。曾擬離騷作小山篇，爲太宗所喜愛，召爲才人。她的詩賦辭致贍蔚。

秋風起函谷。朔氣動河山。偃松千嶺上。雜雨二陵間。低雲愁廣隰。落日慘重關。此時飄紫氣。應

念真人還。（秋風函谷關應詔）

李治，字季蘭，吳興人。詩巧，晚年被召入宮禁。五言頗有佳作，但今所存的詩，只不過十幾首。

昔去繁霜月。今來苦霧時。相逢仍臥病。欲語淚先垂。強勸陶家酒。還吟謝客詩。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之。（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

魚玄機，字幼徵，一字蕙蘭，是長安里家女兒，李億的妾。她的詩文藻有餘而格局不高。比之李蘭，稍遜色。

階砌亂蟲鳴。庭柯煙露清。月中鄰樂響。樓上遠山明。珍簟涼風著。瑤琴寄恨生。嵇君嬾書札。底物慰秋情。（寄飛卿）

薛濤，字洪度，本是長安良家女，少時父親流四川。據說她八九歲已知詩。其後因詩而得知已。與唱和的，有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祜、杜牧、劉禹錫等詩人。客居浣花溪，後遷居碧雞坊，年七十二歲卒。她的墓誌是段文昌撰的。有洪度集一卷。她的詩，才情軼蕩，尤多抒情詩，擅長七絕。

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誰言千里自今夕。離夢杳如關路長。

花蘂夫人姓費氏，精詩，是五代詩人。事蜀主孟昶，後宋滅蜀，宋太祖愛憐他的文才，很重視她。她的宮詞一百首，是清新俊雅的作品，和王建的作品並稱。

會真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倚太陽。淨甃玉階橫水岸。御爐香氣撲龍床。（宮詞錄一）

此外唐代的閨秀詩人還有很多。如王韞秀（元載的妻）、陳玉蘭（吳人王駕的妻子）、杜秋娘、

(李錡的妾)張夫人、(戶部侍郎吉中孚的妻)裴羽仙、(裴悅的妻)崔鶯鶯等都是。

唐朝的賦和頌等韻文，也不是沒有價值的，但無論如何唐代仍爲詩所壓倒。文尚帶有六朝綺靡的遺風，不脫駢麗的餘習。先是初唐四傑時代，流行這種駢體文，但韓柳以後，因了他的感化，古文復興，散文盛極一時。現在將這些詩詞以外的韻文大略敘述一下。

陳子昂是很有名的詩人，同時也是不可忽視的文章家。他的表序，沿排儼的習俗。他的大周受命頌四章，和楊雄對王莽的劇秦美新相並，都是流傳醜名於文壇的作品。

張說（六六七——七三〇）字道濟，玄宗之朝拜中書令，封燕國公，以作俊麗的文字，而名高一世。最擅長碑文墓誌，當代沒有能及得他的。

元結（七二三——七七二）字次山，武昌人，天寶十二年登第進士，性行高潔，是憂國之士。他的大唐中興頌由顏真卿書寫而鐫在浯溪崖石上，又欵乃曲也是天下人人所愛讀的。

李華，字遐叔，是開元二十三年的進士，陞禮部吏部員外郎。他好做溫麗的辭，含元殿賦有萬餘言，很受當時蕭穎士的稱賞。弔古戰場文，頗膾炙人口。

……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
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叢叢。日光寒兮
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弔古戰場文）

第十一章 唐及五代的詞

詞的名義——詞的形式——詞的題名——詞集——詞的起原——六朝的詞——盛唐的詞——中唐的詞——晚唐的詞——五代的詞——後唐的詞——南唐的詞——前蜀的詞——後蜀的詞

和唐詩並稱的詞，在宋朝最爲隆盛。但是詞的濫觴，是從六朝到唐朝，而在五代時滋衍，到宋朝便成瀰漫最盛的時代。

詞是詩餘，又叫填詞。詞和詩餘，是宋時所稱的名稱，填詞是明以後流行的名稱。詞是樂府的餘流，所以叫詩餘。但這也有異論，清朝的汪森和李調元等說詞決不是詩之餘，若依這說，詞便不是詩餘而應該說是詩源了。

又「填詞」的名稱，是調有定格、字數，韻有定聲，而僅填字而已。就是「依聲填詞」的意義。四

庫全書總目，稱詞人做倚聲者，就是爲這緣故。說文云：「詞者，意內而言外也。」總之，詞是上承詩和樂府，下開曲的一種韻文。

詞有短篇長篇。五十八字以內的是小令，（又叫短闋）從五十九字起到九十字的是中調，九十一字以上的長篇叫長調（又叫長腔。）宋詞可分前後二段，以二段爲常法，但宋以前的詞，並不一定這樣。前者叫雙調，後者叫單調。單調恰如絕句，雙調則可比是律詩。調最短的是巴渝辭，只十四字；其次是蒼梧謠，只十六字，最長的是鶯啼序的二百四十字。其間有同名異體的，有同調異名的，牠的體和調，爲數頗多。詞律有六百六十調，一千一百八十餘體。欽定詞譜有八百二十六調，二千三百零六體。真是多體的律語了。

詞的句和詩同，除五七言外，還有二、三、四、六、八、九言等等。又因諧和節奏起見，多用虛字。「正」「是」「況」「莫是」「更能消」「最無端」等類的字，用得最多。這一點和詩異趣。平仄押韻法最森嚴，一字一句也不能苟且。但詞的圖譜，起於元明以後，當初是沒有的。

詞的題名差不多與樂府相同。如引、歌、行、吟、辭、曲子、樂等。但也有樂府沒有而只詞有的題名。如

慢、令、兒等。「慢」是弛緩的意義。「令」是聲律的意義，與伶人、伶官等叫「伶」的意義相同。所以詞的短篇叫小令。「兒」用於人和物，如好女兒、紅衫兒、蝴蝶兒等類。

五代時編的有下面兩書，是倚聲填詞的始祖。

花間集 十卷 |後蜀趙崇祚編，載唐朝溫庭筠以下十八人的樂府五百餘首。

尊前集 二卷 |編者未詳，與花間集同時代出現，是把宋以前的聲詞集成的。

宋以後有很多詞集，在這裏暫省略不說。

詞的體例，始於六朝，我以為牠的音律則遠出三百篇。古時詩和樂並重，到秦漢時，這制度已亡。漢設樂府官，但後漢以後又漸趨滅亡。晉以後古樂全亡，於是產生新聲。宋的少帝有新製三十六曲，（中朝曲）齊的謝朓有鼓吹曲，梁武帝有江南七弄，又有上雲七曲。其他尚有陳後主、隋煬帝、王令言、王徽等的作品，各盛行於當世，這些都是詞的濫觴。到了唐代，盛傳外國樂。其樂律與絕句之歌法，雖不甚調和，但已做到詩樂一致了。就是說絕句可以爲樂章，爲樂歌唱的時候，字間加入散聲，（曲譜以外的助音）句間加入和聲，（拖長音樂的餘聲）努力求節奏上的和叶，但文字和曲節便不

免漸次背離了。爲着要除去這弊病，遂以曲譜做基礎，散聲和聲都填實字，這便是填詞。

然而有什麼詞，遺留下來呢？其嚆矢見於六朝。如：

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彩垂輕陰。連躡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蹰。（江南弄

梁武帝）

憶眠時。人眠獨未眠。解羅不待勑。就枕更須牽。復恐旁人見。嬌羞在燭前。（六憶詩、沈約）
都是聲調圓美，絕妙的辭。宋鮑照的梅花落，隋煬帝的望江南等，又開詞界的風氣。

前面已經講過發源出於六朝的詞，有李白的清平調、菩薩蠻、憶秦娥等。（胡氏筆叢提出是晚

唐人的作品的異說）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
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憶秦娥）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本名龜齡，登第明經科，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後被貶爲南海尉。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漁歌子）

這就是漁父詞。以上二人的詞，被稱爲後世詞調的始祖。

其他盛唐的詞人，有王維、張說、元結（字次山，是天寶進士，自稱「浪士」、「聾叟」、「漫叟」等。）他們的詞調，都傳於世，但大抵是小令。元結的欸乃曲，可視爲詞的權輿之一。又初唐的沈佺期也有迴波詞。這是他在侍奉中宗宴會時作的，是當時通行的。

以上是盛唐的詞人，其次說到中唐的詞人。

韋應物著有三臺令、轉應曲（又名調笑令），流傳於後世，他性高潔，其趣旨自現於詞中。

韓翃是當代有名的詩人，他和妙妓柳氏的韻事，亦很有名。寄情柳氏的詞，就是章臺柳。

戴叔倫，字幼公，貞元中登第。有轉應曲一闋，與韋蘇州有同工之妙。

白居易的詞中，長相思、和望江南，都很縟麗可愛。花非花、情緒纏綿，又柳枝詞、如夢令等，都爲世人所傳誦。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

樓。（長相思）

王建有調笑令，劉禹錫有八拍蠻、小桃紅等詞。其他劉長卿、張仲素（字繪之，元和中爲翰林學士）柳宗元、李德裕（字文饒，元和時的宰相）等，也都有詞。

到了晚唐，詞風更盛，開五代詞的先調。大中以後，詩漸衰弱，倚聲繼之而起。到了溫庭筠時，纔有專集，名握蘭金荃。如南歌子、荷葉杯、蕃女怨、遐方怨、訴衷情、定西番、思帝鄉、酒泉子、玉蝴蝶、女冠子、歸國遙、更漏子、河瀆神、何傳、木蘭花、菩薩蠻等，都傳誦於世。

萬枝香雪開已遍。細雨雙燕。鈿蟬筆。金雀扇。畫梁相見。雁門消息不歸來。又飛迴。（蕃女怨）

段成式，字柯古，臨淄人，武宗時，擢陞尚書郎，爲吉州刺史，後做太常少卿，詞有閒中好。

其他，皇甫松的天仙子，韓偓的生查子，張曙的浣溪紗等，都爲人傳誦。杜牧也有詞，他們都以天籟見稱。

陸放翁說：「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卽詞）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詩到五代便衰落，相反的詞，到五代卻非常發達。其中以蜀和南唐最盛。五代詞大都濃艷隱秀，深情曲致，悽婉足以動人的很多。

後唐的莊宗很有名，他名存勗，小字亞子，昭宗五年時做晉王，後破燕，滅梁，襲尊號。有一葉落、宴桃源（即如夢令）陽臺夢等詞。

一葉落。墜珠箔。此時景物正蕭索。畫樓月影寒，西風吹羅幕。往事思量著。（一葉落）

和凝，字成績，初仕後唐，後仕後晉、後漢。有集百餘卷。如長命女、採桑子、望梅花等，都是著名的詞。天欲曉。宮漏穿聲繚繞。窗裏星光少。冷霧寒侵帳額。殘月光沈樹杪。夢斷錦幃空悄悄。強起愁眉小。（長命女）

南唐的詞往往見於尊前集中。主李璟（？——九六一）字伯玉，有長短句幾首。浣溪紗、山花子、（一名攢破浣溪紗）等是佳篇。

後主李煜，字重光，是璟的第六子。長音律，工畫，和中主的詞相合，有南唐二主詞集一卷。烏夜啼、浪淘沙、望江南、虞美人等，是最哀婉的作品，有亡國之音。又如菩薩蠻詞，是淫艷的作品。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翦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

頭。（烏夜啼，又名相見歡）

馮延己，字正中，廣陵人。仕於南唐，做左僕射同平章事。所作的樂府很多。爲宋陳世修編定，成《陽春錄》一卷。評爲：「思深而詞艷，韻逸而調新。」謁金門、長相思、歸國謠、菩薩蠻、蝶戀花諸調，都很值得人愛讀。

其他，南唐詞家還有徐鉉（字鼎臣）、張泌（字子澄）、盧絳（字晉卿）等。

蜀詞多錄於《花間集》，幸能流傳世間。前蜀的後主王衍，字化源，有才思，好作靡麗的詞。如醉妝詞、甘州曲等，都爲人傳誦。

牛嶠字松卿，是唐僖宗五年的進士。歷官拾遺，尚書郎，仕蜀，做給事中，有集三十卷。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乾寧元年登第進士，授校書郎，轉左補闕，後依王建辟掌書記，爲建的宰相，做同平章事。有集二十卷。弟藹編定他的詞，爲《浣花集》五卷。他因曾作過一首《秦婦吟》，乃被稱爲「秦婦吟秀才」。莊有寵人姿資艷麗，兼善詞翰，被王建所奪，他追念悒怏之餘，作《荷葉杯》詞和《小重山》詞。情意淒怨，世人爭相傳誦，非常流行。據說這詞後來傳入姬耳，不食而死。他又善詩，是五代詩人中的錚錚者。他的詩，音節頗高亮。

其他還有毛文錫（字平珪）魏承班、李珣（字德潤）等前蜀的詞家。

後蜀的詞家有後主孟昶，字保之，工樂府。他生性好學，著有古今韻會。嘗在夜間與花藥夫人同在摩訶池上避暑，作玉樓春詞。

其他在後蜀還有歐陽彬（字齊美）歐陽炯、顧夐、毛熙震等詞家。

第五期 宋朝的韻文

第一章 概況

時代概觀——唐宋的差別——兩宋的學界——北宋的詩——南宋的詩——兩宋的

詞曲

在未講之前，先揭示兩宋的君主世系如下：

北宋

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

(南宋之一)

南宋

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恭帝——端宗——帝昺。

宋朝南北相合，共享國祚三百二十年間。太祖趙匡胤在開國之初，其文物制度，即多鑑於前代五季之弊，創立一代的規模。就是採用趙普的計策，解除石守信等武將的兵權，飽之以美田好宅，娛之以富貴宴安，而實行中央集權；同時，一面又重用文臣，立文吏政略的方針，這兩大政策，是宋朝一代的國是。宋的崇尚文學之端，即由此而開。

但不久即馴習於太平的驕奢。至神宗時，黨爭激起，君子黨常被小人黨所苦，這小人黨的首領是王安石。安石的「更新」益使黨禍擴大，不久國勢亦不振。契丹等乘隙入寇，徽宗、欽宗二帝被拘囚於北方，不能回來。到高宗時，不得已只好偏安江南。黨爭終於傾覆了宋的社稷。

南宋亦受黨爭之禍，這是主戰派與主和派的黨爭。高宗一偏安南方，金元就頻頻入寇，誅求無已。雖貢獻金帛子女，又執臣妾拜跪之禮，亦不允和。於是主戰的硬派與主和的軟派，互相排擠傾軋，到底終於將趙宋的社稷葬送在魚腹中，中原的天下乃爲胡元所統一。

我們將宋朝和唐朝比較，在政治上，唐是貴族政治；宋則因黨爭之故，政權常握在小人黨手中，

不能施行正大的政治。從經濟的見地看，唐是物物交換的經濟，宋是貨幣經濟。唐是藝術時代，文學有貴族的趣味，以情感爲本位，宋則是學術時代，其文學是平民的趣味，以理智爲本位。唐人氣象渾厚，宋人氣象褊狹。所以唐的詩，溫潤而有鏗鏘之音，宋的詩，則枯燥而帶散緩之節。唐是詩的至盛期；宋卻以詞爲中國唯一的隆盛時代。

兩宋學界的特長，是散文、詞與哲學，因爲宋用策論，開登科之門，故古文辭復興，散文達到爛熟的地步。所謂唐宋八大家，其中唐朝的只有二大家，宋則有六大家。還有明清以來盛行的『時文』也發源於宋。這種俗語文體的興起，也是宋朝特色之一。宋一代的思潮是道義。漢唐的儒者，只止於訓詁章句的圓內，但宋儒卻更開拓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哲學的研究勃然而起。性命理氣之科學，便是他的代表。詩略爲散文化，有傾向理智的趨勢；比之唐詩，固然較劣，但足以吟味的也有很多。能與唐詩並稱的只有宋詞。詞的發達，在宋朝已達極點。其次詩話亦是從宋而繁盛的，這也可算是宋代學界一件可誇的事哩。

唐末詩風，陷於纖弱平淺，五代達於極點。所以五代沒有好詩，到了宋初，然後氣運始有轉變。王

禹偁、林逋、西崑體等的一派人，都想矯正平淺的弊風，但還不能擺脫纖巧的遺風。這時斷行改革詩壇，而努力於宋詩革新的，是蘇、梅、歐、蘇。歐蘇確是北宋的二大詩人。他們以性靈有主；對於唐詩的格調派，他們是性靈派的大宗。承襲東坡的詩風，而成就清新奇巧之風的，是蘇門的四學士六君子和江西詩派。江西派影響於後世很不少。總之，宋代的詩，以東坡爲第一，沒有一個人能凌駕他。

到了南宋，詩風氣格大衰。但有陸游的大家。南宋初承江西派，後倣晚唐體，一般都帶纖屑鄙獘之風，而有危苦急迫之音。初陳與義努力於簡嚴之句和發揮性情，而想有所革新，但不得十分成功。後有四大家出，但其末派多陷於疎漫。嚴羽和永嘉四靈派，欲矯正這弊，這一派，一時甚盛，但到了江湖派，詩體衰頹，如月泉吟社的詩，沒有什麼價值。南宋有一特色，就是朱熹的道學家的詩。不消說這種道德人的詩風，是承襲北宋的邵雍等而來的，到朱熹才得大成，所以他的詩挺然超羣拔衆。

宋的詞，除從前的「小令」「中調」之外，還有長調，造成詞的空前時代。這是後起的劇，即戲曲發達的先驅。宋詞大體可分兩派，其一是花間集派的遺流，詞調婉約蘊藉，就是所謂南派。另一是擺脫音律的拘束，創立豪放激越的聲調，即所謂北派。蘇東坡是北派，周邦彥是南派。本來詞是歌曲，

本於人情而尚婉麗流暢，因此可以說南派是正宗，北派是別派。文體明辨說『當以婉約爲正』，可以作爲定論。曲是歌唱的，大體與詞同，但音韻格調則稍異。曲在元朝，非常隆盛，今且等到那時再詳細解說。

第二章 北宋的詩

九僧——徐鉉——王禹偁——林逋——魏野——西崑體——楊億——劉筠——錢惟演——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他的學績——他的詩——王珪——王安石——邵雍——諸家

宋初的詩壇，承襲五代的纖佻薄弱，非常荒涼。其中楊億等一派，創立西崑體：纖麗之風漸漸風靡時流。同時王禹偁卻想矯正西崑體的弊端，創設白體；寇準，林逋，魏野等則力學晚唐，各人都想自闢蹊徑，當然都和西崑體不同，但到底不及西崑。

宋初，有以詩名於世的僧侶九人，事見歐陽修的六一詩話。當時稱爲九僧詩；但現在只傳有惠崇的百韻詩了。這百韻多警麗而可誦，可謂西崑的先導者。九僧就是劍南的希晝，金華的保暹，南越的文兆，天台的行肇，汝州的簡長，青城的惟鳳，江東的宇昭，峨眉的懷古，淮南的惠崇，可惜他們的集

子現在已失傳了。當時還有徐鉉的詩。

徐鉉（九一六——九九一）字鼎臣，仕於南唐，累官吏部尚書；後歸宋，做左散騎常侍，封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他對小學、說文造詣極深，且以淹雅的文章冠絕一世。騎省集三十卷中有他的詩。他的詩仍帶唐風。

王禹偁（九五四——一〇〇一）字元之，鉅野人，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因事被謫守郡，卒於蘄州。有小畜集三十卷，外集七卷，是他的詩文集。他初發表了古雅簡淺的作品，以冀矯正從五代到宋初的纖麗的詩風，但力不足以恢復時潮，西崑體依然風靡世上。他的詩手法白居易，精深雄渾。

兩株桃杏映籬斜。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春日雜興）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家貧，衣食不足，亦處之晏如，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真可說是陶靖節的流亞。初遊江淮之間，後返杭州，結廬西湖的孤山，四面都種梅，刻意作詩，不求仕進。如此二十年間幾乎不出城市。真宗嘉獎他的高隱，賜粟帛。他卒時，仁宗很嗟悼他，賜謚「和靖先生」。

他一有詩作成便棄去，不願錄出以示後世。後有好事者竊引抄錄，乃有今傳的三百餘篇。這就是和靖詩集。他的詩修辭雅秀，頗有志求巧，但澄澹高逸，很像他的爲人。尤多奇句。

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山園小梅）

這詩到現在尚有人傳誦，已有爲絕唱的定評。開始爲歐陽修所讚賞，雖也有異論，但卻不足取。
魏野（九六〇——一〇一九）字仲先，號草堂居士。先世是蜀人，徙居陝州。他不求聞達，住在陝州東郊，構築樂天洞，彈琴歌嘯以自得。出門常騎白驥。真宗聽見他的名，召他，他不出；卒後追贈祕書省著作郎。有《東觀集》，亦名《草堂集》，共詩三百五十九首。詩風承五代舊格，不及林逋的超詣，但胸次高潔，沒有齷齪凡鄙的氣概。

尋真誤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人掃。（尋隱者不遇）

其他宋初的詩人，還有李昉（九二五——九九六），寇準，石介（一〇〇五……一〇四五）

潘閬，趙湘等多人，都具有唐詩的遺韻。

唐亡後，五代的五十餘年，天下亂如麻，弦歌之聲無由聞。到宋起，因代代天子尊崇文學，詩壇才得破除寂寥。在宋初，經過短短的五代，離晚唐還不很遠，所以還有晚唐溫李的遺風。於是繼此而有西崑體的興起，由楊億、劉筠、錢惟演等所首創，互相切磋唱和，成立一體，以至風靡一世。他們三人首唱，李宗謨、陳越、李維、劉隱、丁謂、刁衍、任隨、張詠、錢惟濟、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劉秉等十四人相應和，編輯他們的酬唱詩二百四十八首（原有二百五十首，後散佚二首）分二卷，名爲西崑酬唱集。據楊億的序說是取玉山策府的名而作這題目，由此亦可想見他們的着眼之高和自信之篤了。他們的詩都是近體，音節鏗鏘，詞采精麗，都是仰慕溫李的風格，致力於妍華的辭句，和組織的精巧。這一體確實開闢了宋詩的一新紀元。宋初詩壇的霸權，就操縱於他們三人的掌中。但後人模倣這一體的，卻容易流於浮艷，陷於輕佻，以致失其本真，所以後來有蘇梅起來革新宋詩。

楊億（九七四——一〇二〇）字大年，浦城人，年十一中童科，後及第進士，天禧中拜工部侍郎翰林學士，兼任史館修撰。性耿介尚名節，爲學者所尊崇。卒後追贈禮部尚書。武夷新集二十卷，是他的詩文集，稱「武夷」是取他的地名。他創西崑體，他的詩主要以李商隱爲宗。當時天下昇平，所

以他的詩雍容典贍，沒有唐末五代衰颯的氣概，可惜太致力於對偶之巧，使氣格疎散，一味偏於詞句之美，不免有缺乏六義之譏。劉錢之輩都從他學，時號楊劉。

寒風易水已成悲。亡國成人見黍離。杜枉是荆王疑美璞。更令楊子怨多歧。邊笳暮應三撻鼓。楚舞春臨百子池。未抵索居愁翠被。圓荷清曉露淋漓。（淚）

太宗稱他是生智之才，神助之筆。宋史說：『楊億首以辭章擅天下，爲時所宗。』由此亦可想見他究竟如何了。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自西崑體出，多引用故事，遂有語僻難曉的非難，但也不能一概而論。如子儀的『風來玉宇鳥先囀，露下金堂鶴未知』（新蟬）等雖引用故事，但仍是佳句。

含酸茹歎幾傷神。嗚咽交流忽滿巾。建業江山非故國。灞陵風雨又殘春。虞歌決別知亡楚。燕酒初酣待報秦。欲訴青天銷積恨。月娥娟獨更愁人。（淚）

他也天才秀逸，他的詩與楊億並稱。因他本爲楊億所識拔，同以風采聳動天下。

錢惟演，字希聖。

家在河陽路入秦。樓頭相望只酸辛。江南滿目新亭宴。旗鼓傷心故國春。仙掌倚天頻滴露。方
諸待月自涵津。荆王未辨連城價。斷腸南州抱璧人。（淚）

西崑一體，其弊達於極點時，乃有蘇梅二家出，站在革新宋詩的最前線，宛如初唐詩人的承襲六朝艷冶的風習。宋初的詩仍帶有五代蕪野的風氣，這時蘇梅二詩人善出新意，掃除宿弊，使宋詩的氣運一轉；恰如唐初的陳子昂張九齡一般。蘇梅二人力矯五季的餘弊，除去浮靡的風氣，保存古淡之道，所以他們的作品，能百世不朽。可惜二人之志不能伸於生前，懷藏金玉，抱恨死於流離窮苦之中，直到歐陽修蘇軾時才有顯著之效果，而其原動力是爲蘇梅二人。歐陽修劇賞二人的詩，且說難判斷二子孰優孰劣。

蘇舜欽（一〇〇八——一〇四八）字子美，開封人，景祐中登第進士，累進集賢校理，後坐事除名，出居蘇州，築滄浪亭以自適。後爲湖州長史而終。歿後四年，歐陽修蒐輯他的詩文，就是蘇子美集。他也擅長文章，詩尤其妙。他的歌行多雄放，近體則平夷妥貼。六一詩話說：『筆力豪俊，超邁橫絕。』不爲人間意。居然節物清。銀塘通夜白。金餅隔林明。醉客樽前倒。棲鳥露下驚。悲歎古今事。寂寂

寂墮荒城。（和解生中秋月）

年華冉冉催人老。風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凰城闕下。江山何事苦相留。（秋懷）

梅堯臣（一〇〇二—一〇六〇）字聖俞，宣城人。初爲河南主簿，歷鎮安判官，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學士，遷都官員外郎。工詩，與歐陽修是詩友。家貧好飲酒，與物無忤，賢士大夫多從之遊。他的詩，初由謝景初輯成，後來歐陽修根據遺稿再增加，成宛陵集六十卷，傳到現在。他爲人高潔，只要看東坡所贈的書便可明白了。他仕進不順利，但詩名卻重於中外凡三十年。他的詩，外稿內腴，不易學，枯淡無味，評爲：『覃思精微，深遠閒淡，』五律尤其淡濃深遠，頗得王維之意。

中流清且平。捨楫任舟行。漸近鷺猶立。已遙村覺橫。何妨綠樽滿。不畏晚風生。屈賈江潭上。愁多未適情。（泛溪）

四庫全書提要說：『佐歐陽修以變詩體者，則梅堯臣，』後村詩話亦云：『梅爲之倡，而歐爲之繼。』可知他是歐陽修的先導者，且幫助他變革詩體。又他對於詩的主張，在於矯正時弊，一反雅正之音。所以語新意巧，他說得前人所未道及的，是好的。縱令詩句義理雖通，若語句淺俗，也是無用的，

他本着這個宗旨，向新詩邁進。

昔乘野艇向湖上。泊岸去尋高士初。折竹壓籬曾礙過。卻穿松下到茅廬。（對雪憶往歲錢塘

西湖訪林逋）

歐陽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廬陵人，四歲孤，母鄭氏賢良，親自教誨他。因家貧沒有紙筆，用荻在地上畫着學寫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手抄下，因此博通羣書，聲名大震。他得韓愈的遺稿，心竊仰慕，頗有所得。後及第進士，爲西京推官。初從尹洙遊，作古文，議論當世的事，迭相師友。又與梅堯臣遊，作詩歌相唱和，故詩文共冠天下。歷諸官，爲龍圖閣直學士時，朝臣立黨相傾，他作朋黨論一篇，諷刺他們，因此被貶做滁州知州。從此便以詩酒消愁，號「醉翁」。後復見召做翰林學士，進參知政事。歷事仁宗、英宗、神宗三帝，進至太子少師，卒後追贈太子太傅，謚「文忠」。六一居士是他晚年的別號。

他從詩文到經史，一換舊來的面目，使宋代學術界別開一生面，他的功績真是大極了。最初用經學，使從來的漢唐訓詁開一新局面，他說十翼不是孔子的作品，（易童子問）又論毛傳鄭箋（毛

詩本義)等，爲朱子先驅。對於史學，則如唐書、五代史記、集古錄等著作，均遺下令人不能忘卻的功績。就他的文章說，韓柳的古文到唐末、五代，極爲衰落；到了宋朝，柳開、穆脩企圖復興，穆的門人尹洙又唱導之；到洙的門人歐陽修，深愛慕韓文，復興古文，遂產生三蘇大家，而呈空前的盛況。他實在應該稱爲古文大家。他對於詩的功績，將在其次敍述。他又是模範的政治家，他的人品溫厚嚴毅，具有醇然的性格，是有道德的君子。有『文忠公全集』一百五十三卷。

他是一代的文宗，同時又執着詩壇的牛耳，他的詩得益於梅堯臣的地方很多，他比堯臣只少五歲，但他的死，卻比堯臣後十二年。在這期間是他的聲價更高的時代。他的詩學，更溯其源而攻杜。近體篇幅很短，尙未能發揮才力；但他的七古卻是雋絕，如春日西湖謝法曹歌，晉詞，日本刀歌，送徐生之灑池等，都是很著名的。廬山高，明妃曲是他的最會心的作品。他曾自負說：『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至其前篇，子美亦不能爲，惟吾能之也。』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

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已成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明妃曲）

他的詩敷愉雄渾，譬喻起來，恰如珊瑚，可施於廟堂。存雍雅之音，對於宋詩的革新，可以說很有偉功。

夷昆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賣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黃白間雜鏹與銅。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卯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云。
（日本刀歌）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是慶歷二年的進士，授大理評事，累官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兼侍讀學士。神宗時，拜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哲宗時，封岐國公，卒後追贈「太師」，謚「文恭」。收輯他的詩文成華陽集四十卷。他的人品事業都不足取，但他這樣的坐爲卿相，參與大政，真是一個詩人罕

見的榮運；所以沒有壯游勝覽的心胸，亦不見羈恨哀吟的事。他的詩富麗生新。陸游、楊萬里之徒往往說他，「殆非虛美。」可惜缺乏風骨，有時過於縟麗，如七律的開種誇米脂川大捷，依韻恭和御製上元觀燈，是最巧妙的作品。

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自少好讀書，據說一次過目，終身不會忘記。由禮部侍郎，歷吏部尚書，封舒國公，後改封於荆。哲宗時，加司空。爲相時立新法，將大有所爲，不幸爲他的黨所誤，不能達到目的。後爲觀文殿大學士，卒，追贈太傅，謚「文」。他對於經義也主張新說，使世人聳動，所以對於他，雖然是非之論紛紛莫決，但他的本色是剛辣敏捷的政治家。臨川集百卷是他的詩文集。

他是宋代的文豪，同時也是一大詩人，位於歐與蘇的中間，追宗韓杜的古聲。他的詩，在精嚴深刻之中，帶有深婉不迫的風味。黃山谷說：「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他最精絕句，他的詠史絕句，極有筆力。律詩中，也有如金陵懷古等佳作。如七古的桃源行尤稱出色的作品。

野水從橫漱屋除。午牕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悟真院）

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裁。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書湖陰先生壁）
他的詩清新有餘，但他的拗狠性情，還沒有除去，所以格高而體卑，因爲本質有不美之處。

邵雍（一〇一——一〇七七）字堯夫，共城人，後改爲河南人，卒後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他的詩有擊壤集二十三卷，是所謂道學者的詩。總之這一詩派源出於寒山拾得，在唐朝不很盛行，到了南宋，便蔓延起來，甚至產生了如朱子等巨匠。降至明時，如陳獻章，莊景等，卻以他爲宗。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清夜吟）

其次列二三流的詩人略述如下：

王令（一〇三二——一〇五九）字逢原，王安石把妻妹嫁給他，著有廣陵集。他的詩才氣奔
軼，出入於韓愈李賀之間。

胡宿（九九五——一〇六七）字武平，由翰林學士進爲太子少保，謚『文恭，』有文恭集四

十卷。工四六駢偶，五七言律，則波瀾壯闊，聲律鏗訇，彷彿盛唐的遺響。

蔡襄（一〇一二——一〇六七）字君謨，是天聖中進士，知各州，很有名聲。工小楷草書，當時稱第一。諡『忠惠』，有蔡忠惠集三十六卷。這集中古律詩三百七十首，有光明磊落之趣，是當時唐的纖體。

第二流詩人。

宋庠字公序，封鄭國公，諡『元獻』，有宋元憲集四十卷。與弟祁因落花詩而得名。他的詩是晚唐的纖體。
宋祁（九九八——一〇六一）字子京，當時稱兄爲大宋祁，爲小宋。文比詩長，但詩也有可觀的。有宋景文集六十二卷。

墜素翻紅各自傷。青樓煙雨忍相忘。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遺香。可能無意傳雙蝶。盡付芳心與蜜房。（*落花*）

韓琦（一〇〇八——一〇七五）字稚圭，年二十時，登進士第一，累官近宰，歷任三朝，治績大顯。諡『忠獻』，他的詩文輯爲韓魏公集，亦稱安陽集。他的詩辭氣典重，擺脫唐風，而開創了宋

調。

樓前輕雪未全銷。偷得春光入嫩條。似向東風猶綽約。可能渾忘舞時腰。(和春卿學士柳枝詞二)

文同（？——一〇七九）字與可，有丹淵集詩文集。

曾鞏（一〇一九——一〇八三）字子固，爲一代文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詩不及文，但多醇厚可誦的詩，比起老蘇的詩，要勝一籌。

雨過橫塘水滿隄。亂山高下路東西。一番桃李花開後。惟有青青草色齊。(初夏)

劉敞（一〇二八——一〇七七）的詩文，有公是集，他的弟弟劉攽（一〇二二——一〇七八）有彭城集。敞的性情醇靜，攽則才鋒敏捷，兄弟齊名，他們的詩，都很雋利，各能表現其爲人。

文彥博（一〇〇六——一〇九七）字寬夫，歷任四朝，出爲將，入爲相，封潞國公，謚「忠烈」。看潞公集就可以知他的詩是風格秀逸的。

陸佃（一〇五一——一〇二）字農師，原是王安石的客，因反對新法，不參與政事。我們看

陶山集，就可以知道他的詩具有唐音，七言近體尤工。

米芾（一〇五——一〇七）字元章，號海嶽外史，工翰墨，很有名。寶晉英光集中的詩，沒有蹈襲的痕跡，自具氣韻，出於風塵之上。

賀鑄（？——一二五）字方回，與米芾友善，有慶湖遺老集九卷。五字八句的詩鍛鍊古今是集中壓卷。

官柳動春條。秦淮生暮潮。樓臺見新月。燈火上雙橋。隔岸開珠箔。臨風弄紫簫。誰憐遠游子。心旆正搖搖。（秦淮夜泊）

第三章 蘇軾與黃庭堅

三蘇——蘇軾——小傳——他的性情學識——他的詩——黃庭堅——小傳——他的詩

和王安石同時的詩人，有三蘇。三蘇是蘇洵和他的兩個兒子軾和轍。洵（一〇〇九——一〇六六）字明允，眉山人，又稱老蘇。號老泉，是一代的文豪。他的詩，遠不及文，且篇幅甚少。因為詩並不是他的所長。長子軾，叫大蘇，是當代的文豪，同時也是詩豪，詳情將述於次。次子轍（一〇三九——一一一二）字子由，號穎濱，叫小蘇。文與兄軾相伯仲，詩卻遠不能與兄相比，但也是溫雅高妙，有如佳人獨立的姿態，遙勝父洵的詩。對於詩，三蘇中當推軾為第一。

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字子瞻，少時穎悟，博通經史。仁宗嘉祐二年，二十二歲時與弟轍同應試於禮部，兩人都中選。那時主司歐陽修看到他的刑賞忠厚之至論，非常歡喜，要擢他為

第一，但又疑心恐怕是曾鞏作的，便把他列爲第二。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英宗時見召於史館，在神宗朝，因與王安石的議論不合，出爲杭州通判，歷知密州、徐州、湖州。當時他的才名，高於天下，人輩卻很嫉忌他，說他毀謗，王珪也是讒訴他的一人。因此下獄，貶謫黃州。中年以後的轉軒生涯，便這樣展開了。元豐五年（四十七歲）築雪堂居住，號東坡居士。遊赤壁是在這年七月和十月，有名的前後赤壁二賦，是他的遊記。前賦以詞采華茂，後賦以骨氣奇高，爲天下共知。及哲宗即位，被召爲起居舍人，中書舍人，進翰林學士，兼侍讀，恩遇特別厚。他恐怕再招當局者妒忌，便請求外出，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杭州是他十六年前做通判的地方，且是唐朝白樂天曾經到過的地方，形勝絕佳，可想見其中的傲嘯逸韻。據說他行政很慈惠，人民大受恩德。後又被召做吏部尚書，改翰林承旨，幾月後復出知潁州。在未召之前，曾歷任兵部及禮部尚書，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但大勢一旋，他又被貶竄了。就是宣仁太后崩後，哲宗親政，即有如『山雨欲來』的形勢，他因此自請補外，知定州，紹聖初，謫居瓊州。這次是因爲姦黨執政，元祐君子黨人都被敗貶。瓊州是萬里荒服的地方，他不久以前，又患過痔疾苦痛，是多麼愴然啊！垂老的詩人，遭遇無情的遠謫，真是悽慘極了。後從永州徙常州，

路上已有病，這時暑氣正酷烈，遂不起。爲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翌年葬於汝州鄒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弟轍作墓誌銘。高宗時，追贈資政殿學士、太師，賜謚「文忠」。他是唐朝蘇味道的後裔。妻王氏，嫁時年十六；軾十九，二十七歲便逝世了。繼室是從女弟，諱閨之，元祐八年八月一日死。東坡這時五十七歲。妾朝雲，王氏字子霞，事軾二十三年，紹聖三年七月死。長子邁是先妻所出；仲迨、叔過是繼室所生。庶子遜夭折，朝雲所出。叔過又叫小坡，著有斜川集。

軾有大節氣概。讜言直論，不枉己阿人，操守堅貞，不陷入道學的陋習。胸懷淡快，超然物外。與弟轍，友情極篤厚，與人相交，也誠懇始終不變，名聲高於一世。且爲軾而得罪，至死不悔的人很多，由此可知其人望如何。又他的片言瑣事，流傳江湖，甚至銘葉，借笠之類，都艷稱百世，依此可想見他當時的聲望。所以另一方面，忌妬他的人也很多，他屢遭貶謫，也就爲此。

他的學問淵博，通儒、佛、道三教，并且承襲父親的天才，識力甚超邁。才思橫溢，他的詩文真是雙絕。由歐陽修所革新的詩文，由他大成。對於詩，是李杜以後的第一人。文是韓愈以後的第一人。人物很高潔，且能充分發揮其天才。他也有政治的手腕和經綸。他是以四川人的特質，混合鬼谷縱橫術

數的人。他常不忘時事，及擅長策論，也便是這緣故。

宋朝是談理的時代，他也受了感化。所以他的文，是談理的詩；他的詩是散文的有韻語。他的詩雋絕雅健，骨力風韻並勝，完全似他的人品。真可以說是百代的詩宗。蘇轍評他『精深華妙』。黃庭堅說：『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蔡絛稱：『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敖陶孫評：『屈注天漢，倒連滄海，變幻百怪，終歸渾雅。』又沈德潛說：『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僂遊戲，窮極變幻，適如意中所欲出。』趙雲松也稱揚東坡詩之妙。但另一方面，也有譏諷他詩的人。如張舜民、楊時、嚴羽、元遺山等都是。不過他們終不能敗壞坡翁的天才，這是很明白的。他的詩，立腳於個性上，表現近代的銳感，亦尊獨創。時現瀟洒之色，有清逸之韻，發高古之音，行雲流水，有人巧極而近天工之概。他也擅長譬喻和諧諽嘲笑，是常人所不可企及的。這種語句，到處散見在他的詩裏。還有很好的，就是兄弟唱和的作品，由此可見他的友愛之情是多麼深厚了。尤其是命途多舛的兄弟，訴述他們貶謫別離之情的作品，纏綿至情，更令人不勝悲涼欲泣。

他的詩各體都精巧，無論長短句，但比較起來，短於五言，長於七言。可是和盛唐的詩相比，則詩

格尙未達到那程度。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和孔密州東欄梨

花）

是風韻音調都很和諧的佳篇。

不飲胡爲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僮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忽苦愛高官職。（辛丑十一月旣與子由別馬上賦詩寄之）

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中，有詩三十二卷，賦一卷，及其他等等。他的詩如流水行地，李詩如高雲遊空，杜詩則如喬嶽矗天。三大詩宗的真本領，便在這裏。總之他的詩才是天授的，他的境遇也多變化。故七情全出於吟嘯，江山風月，仙佛魔鬼，都出現在他的詩中；或爲譬喻，或爲諧謔，或爲議論，或爲莊語，連咳唾都成珠玉。尤其是他的詩的特值之一的是參用佛典。他遭遇遷謫之難，仍能安心立命，

恐怕是通釋教的緣故。一言蔽之，他詩的妙處，是心地空明，自然流露的。

故人適千里。臨別尙遲遲。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東鄰酒初熟。西舍蔬正肥。且爲一日歡。慰此窮年悲。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別歲）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巔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掛銅鉦。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芹燒筍餉春耕。（新城道中）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細細。馳鞚院落夜沈沈。（春夜）

宋一代的詩文大家，在歐陽修之後有蘇軾。而遊於蘇門，視如朋友，一時得盛名的，是黃庭堅。他以詩與歐蘇旗鼓相當。文在題跋方面和他平行亦無所愧。但他的長處是韻語。與東坡並稱蘇黃。從唐末到宋初，詩被專尚辭面的綺麗的一派所壓倒；所以李商隱的詩獨能大行。蘇梅歐以後，始認識杜甫的真價值。修介韓愈而學杜甫，王安石通商隱而學杜甫。所以結局他們雖卻是原本學杜，而不是直接的。到了庭堅，才是一心一意直接攻究杜詩。他對於詩的內容，刻意以杜爲歸。以前商隱在形

式，尤其在詞辭方面，刻意學杜。這時學杜的分二大派。

黃庭堅（一〇四五——一〇五）字魯直，號山谷，又名涪翁（因謫居涪州）。江西分寧人。治平三年舉鄉試後，未幾進士及第。遷著作佐郎，撰神宗實錄，擢升起居舍人。紹聖初，知鄂州，爲人所妬恨。謫涪州別駕，徙黔州、戎州、宜州等，後卒。著有山谷內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詞一卷，簡石二十卷，年譜三十卷。

他的詩，拗峭豪險，頗奇崛，一語不苟。極力想避免俗氣，所以遠離尋常語，化俗爲雅。好新奇，多奇想奇句，具古人未曾言的趣向。他的風格則尙峭拔。所以他的詩，一面失卻自然而有流於隱僻之弊。難免有缺乏詩的風味之譏。山谷受當時流行性理說的影響，他的詩也多偏於說理方面。下面的詩便是三個例子：

野次小嶧嶸，幽篁相依緣。阿童三尺簎，御此老駁駢。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尙可，牛
耕殘我竹。（題竹石牧牛）

五七言古律都工，但七絕卻千篇一律，缺乏風韻。王漁洋說：「山谷雖脫胎於杜，顧其天姿之高，

筆力之雄，自闢庭戶，實足配食子美。」杜風到了他的時候，非常盛行；我們追遡他的源流，大概是得力於他的父親黃庶，及外舅謝師厚的。他的父親和外舅都是學杜的。馬端臨評他的詩道：「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最高，筆致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

落星開士深結屋。龍閣老翁來賦詩。小雨藏山客坐久。長江接天帆到遲。宴寢清香與世隔。畫圖絕妙無人知。蜂房各自開戶牖。處處煮茶藤一枝。（題落星寺）

他的孝友之行，與風節之高，和他的詩同爲人所欽仰。他的詩，在謫居以後，進步極快，這是無可爭論的事實。

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自我得二士。意氣傾九州。道山延閣委竹帛。清都太微望冕旒。貝宮胎寒弄明月。天網下罩一日收。此地要須無不有。紫皇訪問富春秋。晁無咎。贈君越侯所貢蒼玉璧。可烹玉塵試春色。澆君胸中過秦論。斟酌古今來活國。張文潛。贈君洮州綠石含風濶。能淬筆鋒利如錐。請書元祐開皇極。第入思齊訪落詩。（以團茶洮州綠石硯贈無咎文潛）

第四章 北宋季的詩

蘇門四學士六君子——秦觀——晁補之——張耒——陳師道——李廌——江西詩派——韓駒——晁冲之

蘇東坡交遊甚廣，且很親切的誘掖後進。他是當時名望所歸的人，這是當然的。因此門下才雋輩出，其中最著名的是四學士六君子。就是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號蘇門四學士，再加上陳師道，李廌，稱蘇門六君子。其中詩最可傳的，只有庭堅和師道兩人，其他都比較相差。尤其是李廌，文還能列入這六君子之數；詩則難與這幾人同伍。關於庭堅，前章已經講過了。今述其他五家如左：

秦觀（一〇四九——一〇〇）字少游，號太虛，高郵人。舉進士，元祐初，以賢良方正爲東坡所推薦，敍太常博士，至祕書省正字，國史院編修；因坐黨籍，被削秩，徙雷州，後到藤州卒。他生在淮地，而往來於南海，所以他的集叫淮海集，有四十卷，後集六卷。有說東坡的妹適他，但這是臆說，不足相

信。他在東坡門下，受優遇卻是事實。少年時，作策論，神鋒雋利。其後，詩詞均長。初與弟覲覲同樣知名。
苕溪漁隱叢話評他的詩說是：『清新佳麗，有似鮑謝。』敖陶孫評：『其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
元好問論詩絕句則有女郎詩之譏。呂本中童蒙訓說：『少游雨砌墮危芳，風櫺納飛絮之類。李公擇
以爲謝家兄弟不能過也。過嶺以後，詩高古嚴重，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他在少年時很雋英，在晚
年，卻一洗其浮華，他的詩以追琢而淳泓見稱，以韻致見勝。

攜杖來追柳外涼。畫橋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參差起。風定池蓮自在香。（湧涼）

晁補之（一〇五三——一一〇）字無咎，鉅野人。元豐間，舉進士。元祐中爲校書郎，紹聖末，
監信州的酒稅；大觀中，知泗州。初東坡通判杭州時，他年甫十七，東坡看見他的錢塘七述的作品，非
常稱賞，從此便聞名了。有雞肋集七十卷。苕溪漁隱叢話評他：『古樂府其所長辭格俊逸可嘉。』詩
各體均風骨高騫，並駕於張未秦觀之間，不能決定誰先誰後。古體勝於今體，七古尤優。他的詩灑衍
而新崛，以氣見勝。

急鼓鑿鑿下泗州。卻瞻金塔在中流。帆開朝日初生處。船轉春山欲盡頭。（赴廣陵道中）

張耒（一〇五二——一一二）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七歲時所作函關賦已廣傳於世。蘇轍很愛他，從遊軾門，深得歡賞。登第進士，爲起居舍人。紹聖中，被貶謫，徽宗召爲太常少卿，後坐元祐黨，貶卒。有柯山集。他的儀觀很偉大，且有雄才，筆力絕健，最擅長騷詞。他的詩的平淡一點，是效法白居易的，樂府則倣張籍。

亭亭畫舸繫春潭。直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絕句）

這詩以氣韻見勝。

陳師道（一〇五三——一〇一）字履常，號後山，彭城人。年十六以文進謁曾鞏，留居受業，後從庭堅學詩。元祐初，賴蘇軾舉薦，做棣州教授，後被召爲祕書省正字。有後山集三十卷。他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好詩文。他的詩名次於蘇黃，不失爲宋代的名家。五古出入於孟郊賈島之間；七古學韓愈，五律逼近杜甫，往往僻澀。七律風骨磊落，間或失之太快太盡，五七言絕句，雖然是杜甫遺興的格，但猶不合中聲。他從庭堅學，至於其高處，世人稱他更勝於庭堅，因爲庭堅所有的，他都具有，庭堅所無的，他也精詣，所以說他比山谷好。不過他的詩多歎老嗟卑的辭句，山谷卻沒有這毛病，因此他到

底不能超出山谷之上。他以山谷爲師傅；但其實遠以少陵爲祖，所以他的詩語可稱精妙。只可惜每有流於艱澀，遠離正聲的傾向。這大約是時弊所然的吧。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妾薄命）

李廌字方叔，濟南人。文獻通考說有濟南集二十卷，但現在只有永樂大典的輯本八卷了。文章才氣橫溢，很受東坡的贊賞，而列名六君子中，但詩卻不足論。

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以明詩法的相傳，而江西詩派之說，就是說陳師道，潘大臨，謝無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明，林敏修，洪炎，江革，李鍇，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倪，潘大觀，林敏功，何顥，王直方，僧善權，高荷等二十五人，皆源出於黃庭堅，所以稱這一派爲江西詩派。其序連綿數百語。大概宋的詩體，是梅歐改革西崑，蘇軾大成之而爲宋詩的巨魁。蘇門有六君子，而只有庭堅一人可與蘇相颉颃。且黃風格自備，可爲宋代一大詩宗，不過這二十五人中，以詩傳於後世的，只有幾人。如潘大觀，何顥，都沒有詩傳下來；王直方則傳下來的詩爲數很少，所以發生異議，而且陳師

道是彭城人，韓駒是陵陽人，潘大臨是黃州人，夏倪二林是鄴人，晁冲之，江端本，王直方是開封人，祖可高荷是京口人，他們都不是江西人，故所謂江西派，其實只有黃庭堅是江西人，因此就把他的一派名爲江西詩派。總之，江西詩派圖，對於取捨一點，不十分完備，選擇也不精密，且議論亦欠公平，有足使後人非難的地方。這一派人的詩，值得提起的只有黃陳二人，這兩人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且就韓駒，晁冲之等人略述於次：

韓駒（？——一三五）字子蒼，進士出身，敍職中書舍人。南宋初知江州。他原是學蘇的，所以呂本中把他歸入江西詩派，但駒卻不喜歡這詩派。他的詩磨淬翦截，有陵陽集。

烏衣諸王吾早聞，晚塗獨識和州孫。
風流踏拖欲垂盡，文采陸離今尚存。
奉祠乃是衰翁事，如君胡爲亦爲此。
僕夫在門君疾驅，往獻天子平邊書。（送王祕閣）

晁冲之，字叔用，濟北人，授承務郎。紹聖以來，避黨禍。有具茨集。王漁洋說：『一鱗片甲，殆高出晁補之上。』他比補之優勝。所長是七古。

陰陰溪曲綠交加。小雨翻萍上淺沙。鵝鴨不知春去盡。爭隨流水趁桃花。（春日）

其他的人，沒有值得傳留的，只洪朋著有洪龜父集，謝薖有竹友集，謝無逸有溪堂集罷了。

第五章 南宋初的詩

陳與義——葉夢得——汪藻——曾幾——孫覲——王十朋——劉子翬——范成大
——楊萬里——尤袤——（附）蕭德藻

北宋哲宗元祐以後的詩，只流行蘇黃二體。至於江西派，則在南宋時，猶非常盛行，其影響決非鮮少。但蘇黃的末流，以自在爲主，缺少含蓄，難免荒穢卑陋之譏。想矯正這弊端的是陳與義。以下就南渡以後初期的詩人來說一說。

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政和三年，登上舍甲科，累官太學博士；紹興中，拜翰林學士，遷參知政事。著有《簡齋集》十五卷，外集一卷。元方回撰《瀛奎律髓》，排斥西崑派，而主張江西派，且倡一祖三宗之說。一祖是杜甫，三宗是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與義比較元祐詩人稍遲生，所以呂居仁不列他在江西詩派圖之中。靖康以後，北宋詩人差不多都凋零了，只有他獨能超羣拔衆。當時戶祝蘇的，雖

富於波瀾，卻疎於句律。以黃爲祖禪的，鍛練雖精，而性情則晦。與義想以杜甫的簡嚴宏壯一洗此弊。但他仍以黃爲主，這或許是風氣使他這樣的。他的詩風格適上，思力沈摯，能另闢一徑。與山谷後山並稱三宗，是最對的。

雨後江上綠。客悲隨眼新。桃花十里影搖蕩。一江春朝風逆船波浪惡。暮風送船無處泊。江南
雖好不如歸。老薺遶牆人得肥。（江南春）

夢葉得（一〇七七——一四八）字少蘊，號石林居士，吳縣人。紹聖中登第進士，官翰林學士戶部尚書，常談論時事，以崇信軍節度卒，賜贈「少保」。著有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尙存北宋的遺風，南渡後的詩人以與義爲第一，他是次於與義的人。

汪藻（一〇七九——一五四）字彥章，饒州德興人，是崇寧二年的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太中大夫，封新安郡侯。卒浮溪集中，有詩詞一卷，就四六駢文體說，他是商隱以後的大家，他的詩得自徐俯，俯由庭堅所得，詩源自然明白了。

曾幾（一〇八四——一六六）字吉甫，贛縣人。在高宗朝，歷官江西浙西提刑，因忤秦檜，去

位，僑居上饒茶山寺，號茶山居士。檜死後，召爲祕書少監及權禮部侍郎，後致仕，卒謚「文清」。有茶山集。他最精詩，以杜甫黃庭堅爲宗，在江西詩派中，他的格法最近於黃。因爲他是學韓駒的，又是蘇門之徒，所以他詩的源流是蘇，此後所出的陸范楊尤四大家，都是師事茶山的。至陸的詩，其有青出於藍的稱譽，茶山反遠不能及。

黃柑分似得嘗新。坐我松江震澤濱。想見霜林三百顆。夢成羅帕一雙珍。流雲喫霧真成酒。帶葉連枝絕可人。莫向君家樊素口。瓠犀微鬢遠山顰。（謝人分餉洞庭柑）

孫覲（一〇八一——一六九）字仲益，晉陵人。大觀三年登第進士。徽宗末，爲侍御史，遷和州守，更爲翰林學士，被貶峽州，後再召掌誥命，爲鴻慶宮的提舉。鴻慶集大半是誌銘，詩也很精巧，與汪藻、周必大等聲價相等。

王十朋（一一一二——一七二）字龜齡，樂清人。梅溪是他的號。紹興中對策朝廷，很忠鯁，高宗親自拔擢爲第一。累官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謚「忠文」。看梅溪全集，他的詩質直，條暢，很能表現出他的爲人。

登樓能賦非王粲。沽酒忘形有鄭虔。千里相從文字飲。不辭費盡杖頭錢。（與鄭時敏登樓把

酒書二絕錄一）

劉子翬，字彥仲，號病翁，崇安人，曾做興化軍通判。以病辭歸，築室屏山講學，學者多從他遊，稱屏山先生。屏山集的詩，風格高秀，不襲陳因。

陸范楊尤，在南宋的詩壇上，號四大家。四人卻得曾幾的詩法，也是江西派一流。但都能卓然自成一家，就中尤以楊陸二子最好。楊在詩方面遜於陸，但晚節卻勝於陸。總之陸也是南渡以後的一大詩家。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九三）字致能，號石湖，吳郡人，是紹興二十四年的進士，孝宗時，爲權吏部尚書參知政事，進至資政殿大學士。有名的《吳船錄》是他的著作，《范石湖詩集》三十三卷，凡古今體一千九百十六首，用編年體列錄，又附《楚辭》一卷，《樂府》一卷，《四庫提要》說：『其才調之健，不及楊萬里，而亦無萬里之麤豪氣象之闊，不及陸游，而亦無游之窠臼。』他起初沿湖中唐以下，看石湖集，便可以明白他是倣倣李賀、王建的。且雜有長慶體，受晚唐五代的遺響。但其後骨力漸遒勁。他追

湖蘇黃的遺法，大約後來因爲以婉峭而自成一家，置於楊陸之間，是最適當的。

晝出耕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田家）

誰將玉笛弄中秋。黃鶴飛來識舊遊。漢樹有情橫北渚。蜀江無語抱南樓。燭天燈火三更市。搖月旌旗萬里舟。卻笑鱸鄉垂釣手。武昌魚好便淹留。（鄂州南樓）

楊萬里（一一二四——一二〇六）字廷秀，吉州吉水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任永州零陵丞。那時張浚謫居永州，勸爲正心誠意之學，他因此名其室爲誠齋。後知奉新，孝宗時，爲國子監博士，升寶文閣待制，致仕遷寶謨閣學士、卒。追贈光祿大夫，謚「文節」。有《誠齋集》一百三十二卷。他善駢體文，巧屬對，好像是天成的一般。他的詩，是江西派之流，不免有頹唐驟俚的地方，但才思健拔，包孕富。元朝方回稱揚他是南宋的一作手。周必大評說：「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掃千軍，倒三峽，穿天心，出月脅之語。」對於敍寫姿態，抒述情意，鋪敍纖悉，曲盡其妙，不愧是名家。他的詩時有奇峭的趣旨，很粗豪。

夜熱依然午熱同。開門小立月明中。竹深樹密蟲鳴處。時有微涼不是風。（夏夜逐涼）

合眼波吹枕。開篷月入船。奇哉一江水。寫此二更天。剩欲酣清賞。翻愁敗醉眠。今嘗懷昨夕。雨

臥萬峰前。(宿蘭溪水驛前)

尤袤，字延之，號梁溪。他的詩婉雅平淡，擅長律詩。但梁溪集久已佚失，現在只存尤侗編輯的一卷，篇什殘缺之至，所以未能定其優劣。

(附)也有除去楊萬里而代以蕭德藻爲四大家的。德藻字東夫，號千巖，是楊萬里的門人，有詩名。他的詩以巧緻見勝，但篇什已散逸，今存的很少了。沈德潛評他是『無乃子子求入於澀體者』。

第六章 陸游與朱熹

陸游——小傳與性行——其詩——戴復古——朱熹——小傳——他的學問——他的詩

陸游（一一二四——一二一〇）字務觀，越州山陰人，是陸佃的孫，初應試禮部，爲秦檜所黜。三十四歲時做福建寧德縣的主簿，後歷任勅令刪定官，大理司直兼宗正簿，樞密院編修官；孝宗時擢爲太上皇帝聞政所檢討官。三年後，因觸上怒，貶爲建康通判，從此又轉任京口、豫章、夔州的通判。淳熙二年五十一歲時，范成大做四川的元帥，游被任爲參議官，成大善詩，在此便成了文學之交，不拘泥禮法。世人譏笑他頹放，因此自號放翁。七年後始返鄉里，那時已白髮蕭然了。歷官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等，致仕後，封渭南伯，食邑八百戶。卒時年八十五，著有劍南詩稿八十五卷，詩一萬餘首，篇什的豐富冠絕古今。

他天性忠厚，生於宋室南渡之際，出仕於紹興之末，目擊國家沈淪的形狀，常存復讎的念頭。時有投筆從戎之意。因此詩多悲憤，耿耿忠誠至死不變。這一點頗似杜甫。他是不朽的忠厚詩人，且他對於父母妻子恩愛的情也很濃厚。思親想妻子的愛情藹然。

他的詩，凡三變，初以李杜爲宗，偏於雅正；其次從四十歲從戎時起，一變而爲宏肆，到晚年則又變成恬淡。他擅長七律，祖父佃長七言今體，而他也是有得於家學的。他的詩從曾幾、呂居仁傳下來，這兩人都屬江西詩派，他的詩清新刻露，以圓潤，實能自開一宗，而不承襲黃陳的舊格。取材半寫慷慨時事之意，半敍田園閒適之趣。才情很繁富，觸手成佳作，多託興深微，遣詞雅雋。他質實素朴，樂於清貧，親歷田園生活與農家風景，而發爲詩歌，和熱血慷慨的詩同是他的特長。

長安城中三日雪。潼關道上行人絕。黃河鐵牛僵不動。承露金盤凍將折。虬鬚豪客狐白裘。夜來醉眠寶釵樓。五更未醒已上馬。衝雪卻作南山游。千年老虎獵不得。一箭橫穿雪皆赤。拏空爭死作雷吼。震動山林裂崖石。曳歸擁路千人觀。髑髏作枕皮蒙鞍。人間壯士有如此。胡不來歸漢天子。（大雪歌）

孤城窮巷秋寂寂。美人停梭夜歎息。空園露濕荆棘枝。荒蹊月照狐狸迹。憶君去時兒在腹。走如黃犢爺未識。紫姑吉語元無據。況憑瓦兆占歸日。嫁來不省出門錢。魂夢何因識酒泉。粉綿磨鏡不忍照。女子盛時無十年。（古別離）

園丁傍架摘黃瓜。村女沿籬采碧花。城市尙餘三伏熱。秋光先到野人家。（秋懷）

他的妙處在於精鍊。所以就是古詩也完全沒有如韓白等那樣的長篇。達上十韻的也極少。他的短篇中有許多轉折，不陷於平板，這點和黃山谷的詩相同，是精鍊的結果，而成為這樣的簡潔。他的缺點是受時代的影響，沒有雄大渾灑的氣魄。又因為篇數過多，往往互有瑕瑜，其實這也是不得已的事，如果棄去這些缺點，專為美善，就是纖巧可喜的詩了，何能發揮閟深微妙的旨意。唐宋詩醇，以蘇陸承繼李杜韓白蘇之後，這是公平的見識，這六家雖都有一長一短，但總是同工異曲的。他實是南宋詩人之冠。趙翼評：「意在筆先，力透紙背，有麗語而無險語，有艷句而無淫詞，看似華榮，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謹嚴。」由此可知他的精鍊如何。

陸游的門人中有一個戴復古，字式之，號石屏，當時以詩名馳騁江湖。著有石屏集。他的詩清健

輕快，不費斧鑿，本於游而自成一家，但卻不免有疎漫之弊。

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釣臺）

爲儒教的集大成者，孔子以後的一偉人的朱熹，也是一個大詩人。他的畢生事業，是發明新哲學，完成倫理和述作訓詁注釋。這一點他能燦然放光，同時又是南宋的一大詩宗。

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字元晦，又字仲晦，號晦菴、晦翁、雲谷老人、滄洲病叟、遜翁等。徽州婺源人。紹興十八年進士，任武學博士，樞密院編修，辭職後，主管台州崇道觀，知南康軍，江西刑獄提點，受讒謗，主管西京崇福宮，光宗朝知潭州，寧宗朝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終祕閣修撰致仕，卒後謚『文』。理宗時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後改徽國公），淳祐二年，配祀於孔子廟庭。

他是把周程張邵的學說集合大成，是創立一種哲學說倫理說的，所謂宋學的大成者。他學問淵博，德化顯著，是孔子以後的第一人。當時有學徒數千人，受禁學的打擊，身危非常，仍處之泰然，除講學之外沒有餘念。他的學問，對於朝鮮和日本的影響都很大。朱子文集中有詞賦詩十卷。

他的詩擅長五古。他是道學者，所以意趣風骨，自具德人之音。兩宋詩人大概都精七古，但朱子

的五古，幾乎凌駕唐詩。因爲他所根據的在於詩經。融化古詩，結果，性情優厚，而有才思橫溢之妙。本來道學者的詩，乾燥無味，朱子的詩卻不這樣，超越常調。

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犧古聖神。契妙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通。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齋居感興）

予生千載後。尙友千載前。每尋高士傳。獨歎淵明賢。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眠。況復巖壑古。縹渺藏風煙。仰看喬木陰。俯聽橫飛泉。景物自清絕。優游可忘年。結廬倚蒼峭。舉觴酌潺湲。臨風一長嘯。亂以歸來篇。（陶公醉石歸去來館）

前篇是哲學的詩，後篇能見朱子冲澹和平的性情。兩篇卻是渾厚之作。

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未覺池塘春草夢。階前梧葉已秋聲。（偶成）

第七章 晚宋的詩

嚴羽——姜夔——周必大——樓鑰——葉適——魏了翁——劉克莊——方岳——

永嘉四靈派——江湖派——宋的遺民詩——謝翹——汪元量——文天祥——月泉

吟社詩——真山民。

南宋孝宗時，與金講和，尙平安無事。但到了理宗，與蒙古和而亡，後驕氣稍生。太平雖是太平，但總有點衰頹氣。這時自成一家的詩人不很多，多只沿着從來的江西派，稍為異趣的，只是產生了有想矯正當時江西派粗澀之弊的四靈派、嚴滄浪派、白石派（姜夔）等。現在且就當時這些詩人說一說。

嚴羽，字儀卿，又號丹丘，邵武人，自號滄浪逋客。與嚴參、嚴仁齊名，世稱三嚴。以詩話著名，著有滄浪詩集，他的詩頗得中晚唐人的風氣，但缺少超拔警策的地方，不過也有不染流俗的好處。他以盛

唐爲宗，後來的神韻說，不能不說他是開其先聲的。

姜夔，字堯章，鄱陽人，寓居武康，與白石洞天爲隣，因號白石道人。他也和范成大等交際，生平不就官，逍遙於江湖而終。著有白石道人詩集二卷（宋史說有白石叢稿十卷，恐怕已散逸了。）詩有一百幾十首。他的詩，運思精密，風格高秀，傑出於當時。因爲一般的詩風，隨着哲學的流行，都偏向於說理，而沒卻感興，只要自在論事，有清新的敘事就好了。他的詩，投入這時代中，頗是異數，他出入於江西派，但不爲所拘束，他初學黃山谷，後來就不學了，因爲當時江西派的人，都陷入黃陳的窠臼，他因而翻然覺悟過來，自闢門戶，確是有識之士。他精於五七古，七言律絕亦頗工。朱竹垞說：『惟清乃能麗密，真知白石者也。』王漁洋也評：『正以不深染江西派爲佳。』

洞庭八百里，玉盤盛水銀。長虹忽照影，大哉五色輪。我舟渡其中，晃晃驚我神。朝發黃陵祠，暮至赤沙曲。借問此何處，滄灣三十六。青蘆望不盡，明月耿如燭。滄灣無人家，只就蘆花宿。（昔

遊詩）

周必大（一一二六——一二〇四）字子充，廬陵人，紹興中，中博學宏詞科，除祕書省正字，兼

國史院編修官。高宗卽位，爲起居郎，由福建提刑，累進至參知政事少保，封益國公，卒謚「文忠」。他的詩文名文忠集。（周益公大全集。）他的詩步趨白居易，以淡雅見長。

樓鑰（一一三七——一二一三）字大防，鄞縣人，自號攻媿主人。歷任諸官，進至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後追贈少師，賜謚『宣獻』。有攻媿集，他的詩贍而雅，時有入禪的。

葉適（一一五〇——一二二三）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爲司業，因事坐貶，杜門著述，自成一家。學者稱爲水心先生。後做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有水心集。詩精嚴高遠，與江西派迥異。

魏了翁（一一七八——一二三七）字華父，是慶元五年進士，浦江人。累官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有鶴山先生大全集，詩不很多，且也沒有好的詩。但他是擊壤派的詩，以理致見勝。

劉克莊，字潛夫，號後村，莆田人。初學真德秀，官龍圖閣直學士。他的詩用同時代的故事，很新穎，但格調不高。若說他是詩人，還不如說以詩論家出名。

骨法枯閒直，惟堪作隱君。
山行忘路脈，野坐認天文。
字瘦偏題石，詩寒半說雲。
近來仍喜曠，間

事不會聞。（北山作）

方岳字巨山，號秋崖，祁門人。是紹定的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而卒。他一生坎坷。他的詩，清新鏤琢，尤妙於運用虛字。著有《秋崖小藁》。

此路難爲別。丹楓似去年。人行秋色裏。雁落客愁邊。霜月欹寒渚。江聲驚夜船。孤城吹角處。獨

立渺風煙。（泊歙浦）

有梅無雪不精神。有雪無詩俗了人。薄暮詩成天又雪。與梅併作十分春。（雪梅）

江西派出四大家後，其末流流於粗澀之弊。想矯正這弊的有四靈派。四靈派詩風專追隨晚唐，與嚴滄浪以盛唐爲宗的，其趣旨當然不同。徐照（字道暉，又字靈暉，號山民），徐璣（字文淵，又字致中，號靈淵），翁卷（字續古，又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號靈秀），都是永嘉人。字號都有『靈』字，所以稱永嘉四靈。他們都是葉適的門人。他們的詩擅長五言近體。風調流麗，刻意彫琢。但尙不能得詩壇的大勢力。四人的詩格，都相類似，專以鍊句鍊字爲巧，其主要的是晚唐的姚武功體。

徐照早卒，葉適替他作墓誌。留有芳蘭軒集。琢思最奇，在四靈詩中韻致最清瘦。

江城過一宿。秋氣入宵濃。蛩響移砧石。螢光入瓦松。月遲將近曉。角盡卽聞鐘。人起行庭際。思君恨幾重。（宿翁靈舒幽居期趙紫芝不至）

徐璣的詩集名二薇亭集。

黃碧平沙岸。陂塘柳色春。水清知酒好。山瘦識民窮。雞犬田家靜。桑麻歲事新。相逢行路客。半是永嘉人。（黃碧）

翁卷著有葦碧軒集。

君到雲間日。應分二陸名。縣圖山色少。井味海潮并。刻局三年印。春風半月程。野人因買鶴。曾向此中行。（送薛子舒赴華亭船官）

趙師秀的詩很是清雅。紹熙元年，登第進士，歷仕州縣，曾編衆妙集，選錄唐賢七十六家的詩。大部份是五言，七言極少。因為他擅長近體，短於古體，近體之中亦長於五言，短於七言，所以便這樣選擇，採取風調流麗的。他的詩集名清苑齋集。

開扉在石層。盡日少人登。一鳥過寒木。數花搖翠藤。茗煎冰下水。香炷佛前燈。吾亦逃名者。何

因似此僧。（巖居僧）

永嘉四靈及江西派的餘派相合，就成江湖派。這是因為陳起曾選過江湖小集和江湖後集的緣故。陳起字宗之，號陳道人，錢塘人，業書肆，善詩，和江湖的詩人友善，於是以出賣的目的而刊行這集。現在有的不是原本，小集有六十六家，高僧的詩後集錄六十七人（其中在小集的有二十幾人）的詩，多是端平、淳祐、寶祐的詩家，大都是紹定六年以後的人，除了永嘉四子、姜夔等之外，其他有價值的詩很少，從其中只能看出流於細碎的當時的詩風。四靈的詩，也不免破碎尖酸，由此可知當時詩風的衰颯了。

從宋末到元初，有愛國的遺老歌哭湖山，以詩傳於後世，使人感動的；謝翹、汪元量、文天祥等，是其中的巨匠。在宋末卑弱風氣中，超然而放異彩。

謝翹（一二四九——一二九五）字臯羽，一字臯父，長溪人，號晞髮，咸淳進士考試不及第，後從文天祥做諮詢參軍。天祥兵敗，他悲哀難禁，避地浙東，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慟哭於西臺，宋亡後隱居不出。性倜儻，有大節，平生仰慕屈原，不混入流俗，能全臣節。晞髮集的詩，桀驁而有奇氣。宋亡後

的詩，有惻惄動人的，各體都擅長，五律和七絕最精巧。但集中沒有七律，恐怕是佚失了。古歌行中，以冬青樹引別玉潛一首最好。樂府各體似李賀張籍，近體出入於孟郊、賈島。

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最泣。女冠猶有舊宮人。（重過）

汪元量，字水雲，所以詩集也叫水雲詩集。敍述宋滅亡的悲傷，與去國的憂苦及閩關愁歎之狀的詩，備見於集中。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他的詩真可以說是亡宋的詩史。

文天祥（一二三六——一二八二）字履善，號文山，廬陵人，舉進士第一，歷仕湖南提刑，後拜右丞相。元兵到時，挾二王入閩廣，兵敗被捕，繫獄四年，不屈而死。其詩留意杜詩，正氣歌很有名。其他有價值的作品很多，成於戎馬患難時的，是雄偉宏放，兼悲壯感慨的詩。有指南集（文山集），如過平原作是悲壯淋漓的。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江以北無堅城。公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夏盟。賊聞失色分兵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將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哀哉常山慘鉤舌。心歸朝廷氣不懾。崎嶇坎坷不得志。出入四

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處。茫茫煙草中原土。公死於今六百年。精忠赫赫雷當天。（過平原作）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漂絮。身世飄搖雨打萍。皇恐灘邊說皇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得丹心照汗青。（過零丁洋）

其他如林景熙的白石樵唱集，風格不遯，也不乏激昂慷慨之音。俞德鄰的佩韋齋集亦然。

吳渭，字清翁，號潛齋，浦江人，曾爲義烏令；元初，退居吳溪，與宋遺老散處者約立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園雜興的題目募集五七律，得二千七百三十五人。延請方鳳、謝翹、吳思齊三人品隲其甲乙。入選的共二百八十人，三月三日發表後，刊行，就是月泉吟社詩。其後散佚了，現在所有的只是抄錄本，不過六十人六十四首而已。羅公福爲第一，是連文鳳託名。文鳳有百正集。王士禛評月泉社的詩說：『清新尖刻』，但其實大都是猥雜平淺的詩。

真山民自說是真德秀的後裔，遁世而不留名字履歷。他是宋末的隱士，氣節清高。他的詩源出晚唐，大抵多黍離麥秀之感。到了元朝以後，亦高節安命。但詩缺乏渾雄的氣概，只能抒發亡國之音。

罷了。有真山民集一卷，收錄詩一百五十九首。其中古詩只有十首，其他都是近體。

我愛山中月。爛然掛疎林。爲憐幽獨人。流光散夜襟。我心本如月。月亦如我心。心月兩相照。清

夜長相尋。（山中月）

第八章 宋的閨秀詩人與詩論的勃興

李清照——朱淑真——其他——詩論——滄浪詩話——六一詩話——後山詩話

——苕溪漁隱叢話——誠齋詩話——白石道人詩說——後村詩話——周弼

宋南北兩朝的閨秀詩人，有名的極少。其中超羣拔衆的是李易安。

李清照（一〇八二——？）是格非的女，字易安，年十八嫁趙明誠。工於詩文，最長於詞。襟懷超邁，才力華贍，她的詩秀氣橫溢，可惜今日所存的很少。只有五古二首，七古四首，近體幾首，打馬賦自成一體。

生當爲人傑。死亦作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絕句）

朱淑真，錢塘人，才色清麗，詩共五百餘首。多有翩翩風致，但少深思。

菊有黃花籬檻邊。哀鴻聲杳下寒天。偏宜小閣幽窗下。獨自燒香獨自眠。（寓懷）

其他如蒨桃，是寇萊公的妾，能詩。王荊公的女（吳安持的妻），王氏的女（趙德麟的妻），毘陵的女子，王元的妻黃氏等，都有詩才。賈蓬萊不詳是什麼地方人，她的詩有晚唐風格。又相傳宋朝娼妓周韶、胡楚、龍觀等也會作詩。

系統的研究詩，試行解說，批評的是詩學，詩論。詩論家未必就是詩人。所以詩的隆盛期，詩論不起，到了詩的衰弱時代，詩論卻旺了。六朝時代有劉勰、鍾嶸等，前已講過了；在唐朝及北宋不很興盛，直到南宋才勃興起來了。

最有價值的要算是嚴羽的滄浪詩話。這書一稱滄浪吟卷。由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詩證、及與吳景僊論詩等而成。在詩辨裏，尤可以看出他的主張。大旨以盛唐爲宗，以妙語爲主，詩的極致在於入神，因爲他排斥當時流行的哲學說，要發揮天然的興趣，而以盛唐爲歸宿。且當時四靈江湖派盛行，都以晚唐爲高，因此他以挽救這弊端爲目的。他所論，很有卓識，使得後世王漁洋繼承這說而確立神韻說。

北宋歐陽修著有六一詩話，在稱爲「詩話」的著作之中，這是最古的一本。但其名爲詩話，不

過是詩的談話而已，沒有關涉詩趣的事。

後山詩話，是北宋陳師道著的，但現在所存的很可疑，恐怕是散佚之後不知是誰補綴的。有價值的論說很少，可取的是不愛華巧俗弱而主張拙樸粗僻之點。

胡仔著的苕溪漁隱叢話，是記錄從漢魏六朝到北宋的詩話。關於北宋以前的詩的事情，大體具備。在宋人詩話中也算是很好的一部了。前後共有一百卷。

楊萬里的誠齋詩話，共六十餘條，論宋人的詩，有時也及於唐人。

白石道人詩說一卷，是姜夔撰的，論述詩體詩法。他精於詩，故多心得。在宋的詩話中，也是佳篇。後村詩話，前後合計十四卷，是劉克莊的著作。評論詩的優劣，採錄其菁華；宋詩中，今日已不傳的，有很多可以由這書知道的。是參考用的好書，且詩論很有條理，在南宋詩話中，有次於滄浪的價值。

和嚴滄浪共同鼓吹盛唐詩，而有大力的是周弼，汝陽人生於端平中。撰三體唐詩，學識卓絕。這書是爲匡救當時江湖詩家的末派流於油腔滑調之弊而編輯的，三體指七絕，七律，五律，論其詩法，

以幽麗的辭流暢的調爲貴。他的主張有益於學者之處很多。
此外，宋代，尤其是南宋，詩話著作產生很多，現在不能一一講述，只能舉出其中主要的知道概略就是了。

第九章 宋的詞曲

北宋的詞——晏殊——晏幾道——張先——柳永——歐陽修——蘇軾——黃庭堅
——秦觀——賀鑄——周邦彥——其他——南宋的詞——辛棄疾——劉過——姜夔——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張炎——其他——宋的婦女詞——李清照——朱淑真——吳淑姬——其他——宋的曲——戲曲——雜劇——鼓子詞——南宋的雜劇

兩宋是詞的全盛時代。初期受五代的影響，是由唐調即花間調移向宋調的過渡時代，如晏殊等便是。到仁宗時，柳永、蘇軾等輩出，由花間調的缺點漸漸移向長的方面，流行一百二三十字左右的慢詞，有時也有鄙語在內。徽宗精通音樂，因此設置名大晟府的音樂官署，在那裏服務的人稱『待制』，錄用音樂家和詞人，日日製作新曲，稱爲大晟調，在詞界劃分一時期。以周邦彥爲始，當時

產生了無數的作家，女詞人中也有了古今罕有的李清照。

北宋的詞，錄於草堂詞餘裏，編者不詳，恐怕是慶元以前的人所作的。這詞與花間草堂有顯明的區別。花間綺靡而細艷，草堂清警而雋快。

晏殊（九九一—一〇五五）字同叔，臨川人，少年時很富貴，性豪俊。仁宗慶曆中，被稱賢相，賜諡『元憲』。他的詩近西崑體，詞也很婉麗，他嗜好南唐馮延己的歌詞，他的作品也不劣於延己。在歐陽修的雜記中，有他的逸聞。有珠玉詞一卷，開宋初的詞風。

關河愁思望處滿。漸素秋向晚。雁過南雲，行人回淚眼。雙鸞衾裯悔展。夜又永，枕孤人遠。夢未成歸梅花聞塞管。（清商怨）

晏幾道，字叔原，號小山，是晏殊的兒子，所以又叫小晏。著有小山詞二卷，他的詞酷肖乃父的風韻，亦以小詞爲多。只可惜太巧艷，有近誨淫之憾。

張先，字子野，吳興人。晏殊尹京兆時，他做通判。後爲都官郎中。世稱張三中，或張三影。張三影見高齋詩話和後山詩話，凡兩說。有子野詞一卷，他的詞才不足，而情有餘，且韻高。

柳永，字耆卿，初名三變，仁宗景祐中，登第進士，著有樂章集九卷。官至屯田員外郎，世稱柳屯田。他喜尋花問柳，善爲詞。後流落不遇到死時，家中沒有餘貲，羣妓釀金葬他在郊外。每到春月上塚，名爲「弔柳」。他的詞格不高，但音律譜婉，詞意妥帖，大抵不是羈旅窮悲之辭，就是閨幃淫媟之語。他又創作許多新調。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里風情，更與何人說。（雨淋鈴）

這首詞中的「楊柳岸曉風殘月」是名句，爲人傳誦。

歐陽修也善詞，大抵是小詞，接近晏氏父子。他的集叫醉翁琴趣。據說，集中的鄙亵淺近，以及浮豔之語，都不是他作的，而是成於劉輝和其他人的手而混入的。

蘇軾不獨詩文雙絕，填詞也是另一派的變調，有東坡居士詞二卷。他的詞有粗野的地方，但富真率的風致，擺脫音律的拘束，一洗綺羅香澤的形態，高歌豪放，超越尋常。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念奴嬌）

這一闋是在赤壁作的詞，與柳永的雨淋鈴齊名，共傳於世。

黃庭堅的詞也足與東坡相敵，他的詞峭拔有興致，造語也有高妙的地方。

秦觀有淮海詞三卷。詩格不及蘇黃，但詞卻情韻兼勝，遠駕蘇黃之上。他的詞也很婉約。
山抹微雲，天黏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飲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
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消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謾贏得青樓薄倖名。存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滿庭芳）

賀鑄，他很精巧於詞，他的詞穠麗，蟬脫於塵埃之表。爲大晟調的先聲。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愛好音樂，歷官祕書監，爲大晟府的官員，後出知順昌府，移處州卒。有片玉詞（舊名清真集）今尚傳。他的詞精深華麗，體兼蘇黃，不但音之平仄判然可分，而且仄聲的上

去入三音也不相混，長調最能鋪敍而渾然天成，是兩宋詞家的大宗。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帷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少年游）

其他，北宋尚有陳師道、晁補之、王安禮等詞家輩出。

南宋的詞，宋自有南渡之厄以後，國步日艱，奸臣執政，社稷陷於非常危險的運命。加之道學流行，有害於以情爲主的文藝發達。只有詞尚有進展的餘地，名家輩出而成了詞的黃金時代。不消說，北宋的大晟調時代也是詞界的隆盛期，但他達到精緻之境的卻在南宋末。南宋先從辛棄疾開始。辛棄疾是開創豪放詞風的大家。同詩壇上的李白一樣。加上北宋的周邦彥與杜甫相比，剛好成一對比。姜白石開創了位於南派北派中間的一種詞風。所以到宋末爲止，雖不是很長的期間，詞界卻非常隆盛。史達祖、高觀國、吳文英、蔣捷、周密、王沂孫、張炎等俊秀詞人均陸續出來。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率領數千騎南歸後，高宗授他承務郎。寧宗時，累進龍圖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德祐初，贈少師，謚「忠敏」。有稼軒詞十二卷。他才氣俊邁，他的詞，大者韞鞳，小者鏗鏘，

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與蘇東坡的詞以豪放並稱。但他的詞又有禮麗綿密的抒情的。

綠樹聽啼鴉。更那堪杜鵑聲住，鶗鴂聲切。驟到春歸無曉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
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間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
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曉鳥還知如許恨，料不曉清淚
長嘯血。誰伴我，醉明月。（賀新郎又名賀新涼別茂嘉十二弟）

劉過字改之，號龍洲，太和人（或襄陽）是稼軒的客。著有龍洲詞，他本是學稼軒的，所以詞體
一樣；贍逸有致。雖然比稼軒稍爲粗率，但骨力逾上，氣格深厚，兩人可以並稱。

姜夔有白石詞五卷。他的詞極精妙，因此被稱爲『裁雲縫月的妙手，敲金戛玉的奇聲』。從稼
軒脫胎，盡疎宕清剛之趣。是南派北派的折衷。暗香疏影是他的創體，齊天樂是最優之作。

庾郎先自吟愁賦。淒淒更聞私語。露濕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
起尋機杼。曲曲屏山，夜深獨自甚情緒。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吟秋，離
宮弔月，別有傷心無數。幽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寫入琴絲，一聲聲更苦。（齊天樂）

姜白石句琢字鍊，始歸雅聲。吳文英、史達祖、高觀國等是他的羽翼，很能擺脫靡曼詞體一進。據說蕭東夫愛姜的詞，而以兄女嫁給他。

史達祖，字邦卿，號梅溪，汴人，著有梅溪詞一卷。曾做韓侂胄的堂吏，韓敗後，坐罪被黥，詞才超邁，他的詞奇秀清逸，清新閒婉，而無詭蕩污淫的缺點。堪與大晟調的周邦彥相頡頏。

過春社了，度簾幕中間，去年塵冷。差池欲往，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雕梁藻井。又軟語商量不定。飄然快拂花梢，翠尾並開紅影。芳徑芹泥雨潤，愛貼地爭飛，競誇輕俊。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應自棲香正穩。把忘了天涯芳信，愁損玉人，日日畫欄獨凭。（雙雙燕）

高觀國字賓王，山陰人，與姜白石、梅溪齊名，且有親交。著有竹屋癡語一卷，他的詞清新挺拔，好爲人所不說的話。他的妙處連秦觀、周邦彥也不及。

碧雲缺處無多雨，愁與去帆俱遠。倒葦沙閒，枯蘭漱冷，寥落寒江秋日晚。樓陰縱覽，正魂怯清吟，病多依黯。怕挹西風袖羅香，自去年減。風流江左久客，舊遊得意處，珠簾曾捲。載酒春情吹蕭夜約，猶憶玉嬌香怨。塵棲故苑，歎壁月空檻，夢雲飛觀。送絕征鴻，楚岸煙數點。（齊天樂）

吳文英，字君特，號夢窗，有夢窗詞藁。在南派中，最富清雋的風致，貴綺艷的辭句。曾與姜白石、辛棄疾漫遊相唱和，是卓絕的南宋詞家大宗。學周邦彥，得其妙處，被稱爲詞界的李商隱。

檀鬢金碧，婀娜蓬萊，游雲不蘸芳洲。露柳霜蓮，十分點綴殘秋。新彎畫眉未穩，似含羞低度牆頭。愁送遠駐西臺車馬，共惜臨流。知道池亭多宴，掩庭花長是驚落秦謳。膩粉闌干，猶聞凭袖香留。輸他翠漣拍甃，瞰新妝時浸明眸。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聲聲慢》）（閨重九飲

郭園）

張炎，字叔夏，西秦人，僑居臨安，號樂笑翁。著有樂府指迷及玉田詞三卷。他的詞學姜白石，非常清婉俊秀。

其他南宋的詞人，尚有蔣捷（字勝欲）是開宋詞變元曲先端的人；周密（字公謹）鍊字句，整音律，甚工整。他的著作，有草窗詞三卷。王沂孫（字聖與）有碧玉樂府二卷。他的詞思想與筆致齊到。黃昇（字叔暘）號玉林，編輯唐宋的詞，成花庵詞選十卷。及中興以來，詞選十卷，由此足以窺見當時詞界極盛的一斑。但到金元時，因院本劇曲的隆盛，詞就從此衰微了。

北宋女子的詞，今日所存的，大約只有一二闋。至於李清照獨能蔚然成一家。睥睨前世，今所傳的漱玉詞只有幾十闋，音調清新，格力高秀，足以做詞的正宗。她明音律，且曾論詞的發達，批評詞家，是令人首肯的論說。這詞論見於漁隱叢話。

淡蕩春光寒食天。玉鑪沈水裊殘煙。夢回山枕隱花鉢。海燕未來人鬪草，紅梅已過柳生綿。

黃昏疎雨濕秋千。（浣溪沙）

朱淑真是薄命的女秀才，著有斷腸詞一卷。清警的詞，更好過她的詩，真使千古有情人咽淚。惱煙撩露，留我須臾住。攜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黃梅細雨。嬌癡不怕人猜。隨羣暫遣愁懷，最是分攜時候，歸來懶傍妝臺。（清平樂）

吳淑姬是楊子治的妻，著有陽春白雪詞五卷。她的詞的佳處亦不劣於李清照。

岸柳依依拖金縷。是我朝來別處。惟有多情絮，故來衣上留人住。兩眼啼紅彈與未見桃花又去。一片征帆舉。斷腸遙指苕溪路。（惜分飛）

詞在當時和管絃相合，自閨閣到倡妓，都學着做，所以女子的詞傳的也不少。如盧氏的女，慕容

嵒卿的妻，黃銖的母，孫道絢，鄭文的妻孫夫人，長安妓女聶勝瓊等都是。

宋曲 到南宋而極隆盛的詞，更一轉而爲曲，及金元之間，大放燦爛的光彩。並非從異域產生的，而是宋詞轉變成的。並且因爲金元人嗜好音樂，而得空前的發展。且說中國的劇是所謂歌劇，即如西洋的 Opera。所以現在在中國不說看戲而說聽戲。總之，曲是中國戲劇的中心。就是合着管絃而歌唱的詞和宋詞音韻格調自不同。詞有詞譜，曲有曲譜，詞譜與曲譜完全異體。因爲詞只分平仄，而曲卻須分平上去三聲。（元曲的入聲已亡，所以今日的北京官話裏沒有入聲。）

本來戲曲是歌舞而表演故事的，如焦仲卿妻詩，長恨歌等是諷詠故事的，不作歌舞；又如菩薩蠻與歌舞相合，而不演故事，這些都不能說是戲曲。演故事的事是從唐朝的大面撥頭起始。可以歌唱的曲是由宋的雜劇發生，雜劇是有歌詞的，與所謂樂語（致語，念語）者相合，即成雜劇。雜劇是當朝廷饗宴時，以助餘興的，牠只不過是以當意即妙的滑稽爲主罷了。

宋初，依從舊制置教坊四部。那裏演奏的，只是唐朝教坊二十八調的遺聲十八調，但只是用小令的。宋的大曲，只有四十曲，太宗通音律，自作三百餘曲。到徽宗時，相傳周邦彥等會作雜劇，又有趙

德麟的高調蝶戀花的鼓子詞。這詞成了西廂記的粉本。

趙德麟，名令畤，是宋的宗室，因才美爲蘇東坡所愛，紹興初，爲安定郡主。他作的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大約是成於元祐（一〇八六）之後，靖康（一一二六）之前的。商調蝶戀花詞十闋是合樂器而歌的，附有散序等，乃是戲曲的鼻祖。是原始戲曲叫鼓子詞，因爲是合鼓而歌的詞曲。到了南宋，鼓子詞廣行於民間，且雜劇也不僅如北宋那麼單是滑稽嘲笑，演一個故事，詞曲說白等都具備，使從來流行的大曲、隊舞、小說等都渾然集大成。開金元戲曲的先端。

宋時雜劇的名稱有二百八十幾本，是武林舊事，但誰作的，以及是什麼曲，都不詳了。總之，詞是一種抒情詩，利用詞爲原始戲曲，因此流行起來，使『散文』與『韻文』，巧相參錯，以求音律的諧調。這種意趣的革新和詞句的使人愛誦，就急急發達而成爲元曲。

第六期 金元的韻文

第一章 概說

時代區劃——遼——金——元——金元韻文的差別

從金的開國到元的滅亡，凡二百五十餘年，其中一百六十幾年間是宋室存在的時期。所以就時代說，只有宋滅亡後的九十年間，在這以前的南方中夏的韻文，前編已講過了。所以這編所要論述的，只是西北的胡虜韻文，我們不能說他野蠻，就一概加以擯斥，其中有由中原輸入的成分；尤其是握霸權之後，其文化決不能加以胡漢的分別。因此，在敍述之初，就得先溯一百六十年前的時代。

在講金之前，先簡單的說一說遼（一一二二五）遼，共二百年，本名契丹，是東胡族。六朝時住在潢河（今熱河西喇木倫河）一帶到了唐朝，勢力擴張，分爲八部族。五代時有名阿保機的豪傑

蹶起統一八部，卽帝位，逐漸吞併女真、渤海等。這就是太祖。其後，聖宗、興宗、道宗等都通音律，自國樂以至雅樂、大樂、散樂、饒樂、橫吹樂等，無不具備。所以有詩歌，但因為是專尚蠻勇的民族，所以沒甚價值可說。就中的作家，主要的有蕭韓家奴、耶律資忠、耶律庶成、耶律儼、鐸盧幹、耶律孟簡等數人。

金（一一五——一二三四）是女真族，住在黑龍江畔。唐時分二部，西部居松花江流域，叫熟女真，屬於遼東部叫生女真，很勇猛。後來與宋徽宗相約滅遼，更向南方伸展，侵略宋地，卒為蒙古所滅。金的文化除原有的以外，加上從宋朝輸入的。其間剛勁之風漸次推移，太平的日子延續下去，章宗之世，上下懽娛，文雅之士輩出，漸有可看的韻文了。至其末期，終產生元好問大詩宗。

元（一二〇六——一三六八）是蒙古族，黑龍江上游地方是他們發祥地，世世服屬遼金，但到了太祖時，便成一個獨立國。自此以後，以非常的勢力侵略各方，擁有空前的大版圖。他的文化得自金和宋，但因不用中國固有的文字而創製蒙古文字，耗費無用的勞力。文學的發展因此很遲緩。不過，元朝也有特種的文學，得有空前的發展的是詞曲。風流才子的艷情麗緒，流於聲伎之巷，洋洋可觀，足為當代誇張。反之，詩的價值，則不得不降低了。

元詩大概都很纖麗。這是因為受了詞曲影響的緣故。譬如，偷夫的志滿色驕，而作紅裙亂舞的情態。元的所長是曲，金的所長是詩。金的詩，一言以蔽之，都是悲壯的詩。金元兩朝同起於朔北的民族，山川風土既同，聲韻自然也有相通的地方。但國家的發展情況卻大不同，所以其趣旨自異。

第二章 金的詩

高士談父子——蔡珪——任詢——趙可——邊元鼎——党懷英——王寂——王庭筠——王鬱——雷淵——趙秉文——李汾及其他——中州集——元好問——他的小傳——他的詩

遼的詩不足稱述。其次所起的金以異族入中原，迫宋南渡，而承襲宋的文教。所以世宗以後，文物甚盛，詩人也輩出；但在世宗以前的詩人，卻寥寥無幾。最初，宇文虛中、蔡松年、吳激等都長於樂府，所以歸入詞人之中。他們三人都是宋人而歸化於金的，金的韻文從此開始了。

高士談，字子文，又字季默，宋末任職浙川司戶，仕於金，爲翰林直學士。著有蒙城集。
簌簌天花落未休。寒梅疏竹共風流。江山一色三千里，酒力消時正倚樓。（雪）

他的兒子公振也有詩名。但父子都不免有格調平淺之弊。

蔡珪（？——一七四）金人，是蔡松年的兒子。字正甫，年甫七歲曾作賦菊詩，語意均驚人。金主亮天德三年，登第進士，但不就官，仍一心讀書，所以學問的該博，堪稱當時第一。爲禮部郎中，純州守，卒於赴任的途中。詩雖然不是他的所長，但頗有價值的；他長於詞。

任詢，是正隆二年（一一五七）進士，性慷慨，有大節。工書畫，也長於詩。一旦爲官，後返鄉里，優遊自適，年七十卒。他所作的詩有幾千首，死後，差不多全散佚了。

趙可，貞元二年進士，是風流人。工詩，尤長樂府。

邊元鼎字德舉，天資疏俊，他的詩多高意，時輩沒有能及的。

世宗大定以後，是金詩的隆盛期。爲金遺臣而出現於末期的元好問，不獨是金，也是中國大詩宗之一。此外詩人之中，党懷英和趙秉文可算是巨擘了。這兩人與宋時相比，正如歐蘇，他們的地位聲望都很相似，次於他們的，依次說來，要算是王庭筠、李汾、雷淵。

党懷英（一二三四——一二〇一）字世傑，少穎悟，應試不得志，絕意世務，放浪於山水之間，以詩酒自樂。居貧晏如。大定十年，始舉進士，累進爲翰林學士。卒謚『文獻』。制誥堪稱金朝第一，篆

描筆札得傳神之妙，他的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真是多才的人。

詩人固多貧。深居隱茅蓬，一夕忽富貴。獨臥瓊瑤宮，夢破窗明虛。開門雪迷空，蕭然視四壁。還與嚮也同。閉門燃鬆坐，愈覺生理窮。天公巧相幻，要我齊窮通。衝寒起沽酒，一洗芥蒂胸。（雪

中錄一）

王寂，字元老，蘇州人。天德二年進士登第，初爲太原祁縣令，最後爲轉運使，卒謚文肅，著有拙軒集六卷。他的詩清刻鏘露，正能表現金人的特性，有戛戛獨到之風。

王庭筠（一一五六——一二〇二）字子端，熊岳人，早有大名。大定十六年登甲科第，承安中得罪，貶謫鄭州，不久即召還，遷修撰官卒。他又從米元章處學畫，頗得其巧，平生愛天平黃華的山水，住在該山下十幾年，因號黃華山主。爲人眉目秀美，他的詩自有師法，很深嚴，左列一首，很清婉。

隔竹微聞鐘磬音，牆頭修綠冷陰陰。山迎初日花枝靚，寺裏清潭塔影深。吾道蕭條三已仕。此行衰病獨登臨。簡書催得忽忽去，暗記風煙擬夢尋。（超化寺）

王鬱，字飛伯，少時作樂府，擬古別離，有『黃鶴樓高雲不飛，鸚鵡洲寒星已曙』的句子，傳誦一

時。他的詩歌，俊逸而又飄逸，有太白的氣象。當時贈詩很多。布衣少年的名，轟動京師，後在軍中被殺，時年三十。

雷淵（一一八六——一二三一）字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中黃袞榜進士乙科，後入翰林，爲國史院編修官。三歲喪父，七歲受諸兄養育，赤貧如洗，因此發奮入大學，衣弊履穿，坐榻無席。常兀坐讀書，不送迎賓客，人們因此說他傲慢，不與他爲伍。後從李純甫學，才名漸顯。爲人軀幹雄偉，鬚張口哆，若遇不平，則疾惡之氣現於眉宇之間，噭齒大罵。食兼三四人，飲酒至四斗不亂，淋漓醉談，辭氣縱橫，歌謠慷慨，真是關中豪傑。他的詩新奇。

日上煙花一片紅。嵩邙西峙洛川東。才聞候騎傳青蓋，又見牽羊出綠宮。事去關河不橫草，秋來陵寢但飛蓬。書生不奈興亡恨，斗酒聊澆磊磊胸。（過洛陽）

趙秉文（一一六九——一二三二）字周臣，號閑閑，滏陽人。幼穎悟，大正二十五年進士登第，官至禮部尙書兼侍讀。爲人至誠樂易，與人相交無崖岸。他的詩，七言排律氣勢縱橫，律詩壯麗，絕句精絕，五古倣陶淵明，有真淳簡淡之處，且以阮嗣宗爲法，很沉鬱頓挫，有值得誦讀的。

岡斷秋光隔，河明月影交。荒叢鳴蟋蟀，病葉挂蠭蛸。欲訪陶彭澤，柴門何處敲。（野菊）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遠不羈，以奇節自任。精詩，專學唐人詩體。官至翰林，因事在西山獄中絕食而死。時年不滿四十。平生的詩很多，但已散佚。他和元好問詩名齊驅，不相上下。他的七言詩，據說當時同輩沒有能及他的。雄健清壯，以氣格見勝。

學劍攻書事兩違，回頭三十四年非。東風萬里衡門下，依舊中原一布衣。（下第絕句）

此外當時有詩名的很多，今列舉其二三於次：

趙昂，字之昂，他的所長是賦律，輕便巧麗。他的詩得晚唐體，工絕句。常有膾炙人口的作品。

劉中，字正夫，他的賦得力於楚辭，他的詩清便可喜。

路鐸，字宣叔，擅長詩，他的詩清緻溫潤，自成一家。

趙元，字宣之，他的詩，因失明而專心邁進。因此愈精；他的五言正淡，非他人所能作。

王若虛（一一七四——一二四二）字從之，官爲直學士，工詩。

麻九疇，字知幾，詩比文好，賦物尤妙。

此外可傳的詩人尙很多，我們試看集錄金一代的詩而成的中州集十卷，可知金的詩人計有二百四十四人。金詩也可以說是很盛的了。這集是元好問編的，又附有中州樂府，中州即中原的意義。

一手把持金朝文學之雄的是元好問。他恰像宋朝的蘇軾。他們兩人詩文都很卓越。且好問遭遇國變，在諸賢凋謝之後，重名集於一身者三十八年，文辭之妙堪稱東坡以後第一個人。

好問（一一九〇——一二五七）是拓拔魏之後，姓元，字裕之，號遺山，太原人。他的父親，名德明，工詩，有東巖集三卷。他輝發朔北的氣象，七歲能詩，十四歲時，從陵川郝晉卿學。二十七歲，下太行，渡南河，過箕山而賦，經琴臺而詠。當時的禮部趙秉文看了他的詩，盛稱是少陵以來無此作，因此招他。於是好問的名震京師，世人稱元才子。官至鄧州南陽令，內鄉令，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四十五歲時金亡。後不仕元，爲金的遺臣，從事著作，在家中築亭，名野史亭。著作很多，收輯詩文編成遺山集四十卷，新樂府四卷，附年譜三種。

他的集，有古賦四，五古一百四十一，七古八十二，古樂府五十，雜言三十九，五律九十二，七律三

百二十七，五絕二十七，絕六百零一，六言四，五七言一共計一千三百六十一首。他的詩有剛健的調，是因他生在北方肅殺之地，風氣使然。他以金的滅亡爲分界，前後作品異趣，他在遺臣時代的作品，尤多可觀的。國亡而詩多慷慨，以悲歌的調，喚起疾風勁草之趣。他的詩以李杜爲祖，律切精深，有豪放邁往的氣概，廉悍沈摯處勝過蘇陸。他的天才清贍，遂婉高古，沈鬱大和，詩奇崛而不彫劘，巧縟而不綺麗。五言高古沈鬱，歌行鬱勃而有牢籠百代之概。比起陸游來，則有停蓄的氣味。又敍景抒情都擅長。他的詩和吟詠花鳥風月而醉生夢死的尋常詩人異趣。遇事觸物感慨煥發，盡是悲愴的主觀詩，尤以後半最多。這成爲悲壯激越的吟。

逆豎終當鎗縷分。揮刀今得快三軍。燃臍易盡嗟何及。遺臭無窮古未聞。京觀豈當誣翟義。衰衣自合賞高勳。秋風一掬孤臣淚。叫斷蒼梧日暮雲。（卽事）

這是聞李伯淵刺殺崔立時的作品。又如：

樹合松聲滿。村荒暮景閑。虹收仍白雨。雲動忽青山。（山居雜詩錄一）

是清絕的詩。又：

短日礎聲急。重雲雁影深。風霜侵晚節。天地入歸心。零落溝中斷。酸嘶爨下音。五年朝與夕。清

血幾沾襟。
〔短日〕

是才藻可驚的作品。他的詩與杜甫的詩同，讀了便能知道時勢，故可以稱爲詩史。多慷慨悲壯之音，出於懷念祖國的精神，所以情不自已的。不過他的詩有一個缺點，就是多重複的句子。甌北也說過同樣的句子，用在這裏那裏，使人看了要減少好感，真是可惜。他不獨句子，連『枉着』『枉卻』『爭教』『寒乞』『被笑』『被殺』『好箇』等辭，也頻頻使用。但這種小缺點不足損他詩的全體。總之，提高金詩的聲價的，全仗元好問一個人。

第三章 元的詩

序說——耶律楚材——郝經——許衡——劉因——仇遠——陳孚——戴表元——
程文海——趙孟頫——方回——元初四家——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
袁桷——馬祖常——吳萊——柳貫——傅若金——黃溍——張翥——倪瓈——
——吳師道——薩都刺——楊維楨——他的小傳——他的詩——閨秀詩人

元是軟文學，其富可誇。詩和詞曲有密接的關係，故受他的影響而失於纖麗。這是和金詩稍異的地方。總之，宋詩是散文化，元詩是詞曲化。本來元的詩源出自金宋，而調和之，但金音較勝。初期的詩，這情形尤為顯著。且元好問是江西派之流，金詩概為蘇黃之流，流於江湖之陋的也不少，在元初尚不能擺脫乾淨。把這種江湖派的風氣一掃而淨的，是在元初四家出來之後的事。

耶律楚材（一一九〇——一二四四）字晉卿，是遼東丹王八世孫，是金的遺民，仕於元為宰

相。他所長是經史，文辭亦秀麗，他的詩文集名滿然居士集（十四卷），詩不好修辭，又往往參入禪語，而大旨必歸風教道德。

|郝經（一二二三——一二七五）字伯常，陵川人，是元遺山的弟子，郝晉卿的孫。爲翰林侍讀學士，使宋囚真州七年，終以不屈得歸。他是一個雋偉的人，卒謚「文忠」。陵川集的詩，神思深秀，風骨挺拔，有時也和他先生元好問的詩相伯仲。

彩雲紅雨暗長門。翡翠枝餘萼綠痕。桃李東風蝴蝶夢。闌山明月杜鵑魂。玉闌煙冷空千樹。金谷香銷謾一尊。狼籍滿庭君莫掃。且留春色到黃昏。（落花）

這詩足見流麗清新之趣。他的俊邁的辭，真可以說是絕品。

|許衡（一二〇九——一二八一）字仲平，號魯齋，河內人，是奉程朱學而有名的人。官至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爲人篤實，他的詩，各體都有風格。

|劉因（一二四五——一二九三）字夢吉，號靜修，應州人，他是道學者，通洛閩之學。靜修集裏的詩，風格高邁，比興深微，有很有價值的。宋以後，道學諸儒的詩，尙沒有能及得他的。他的詩是江西

派。他的歌行律詩，直溯盛唐，一字是當時人之語。

亂山西下鬱岧嶢。還我燕南避世謠。天作高秋何索寞。雲生故壘自飄蕭。誰教神器歸羣盜。只見金人泣。本朝莫怪風雷有餘怒。田疇英烈未全消。（望易京）

仇遠，字仁近，一字仁父，錢塘人，號山村民。宋咸淳時，以詩名世。元至元中，做溧陽教授，後優遊湖山而終。金淵集（山村遺稿）的詩，總共有四百九十七首，高雅拔俗，是宋人而得金音，但不染江湖派之弊。詩人張翥便是他的門下。

冉冉夕陽紅隔雨。悠悠野水碧連天。山分秋色歸紅葉。風約蘋香入畫船。鐘鼓園林已如此。衣冠人物故依然。當然對酒堪腸斷。倒著烏巾且醉眠。（陪戴祖禹泛湖，分韻得天字）

陳孚（一二二〇——一三〇三）字剛中，台州人，官至台州總管府治中，著有觀光稿、交州稿、玉堂稿等。他的詩，清趣挺健，是宋人而有金韻，很雄渾，盡擺脫江湖派之趣。

天開地闢帝王州。河朔風雲拱上游。鶻影遠盤青海月。雁聲斜送黑山秋。龍岡勢繞三千陌。月殿香飄十二樓。莫笑青衫窮太史。御鑪曾見袞龍浮。（開平卽事）

戴表元（一二四四——一三一〇）字帥初，一字曾伯。登第進士乙科，歷任建康、信州、婺州教授而卒。在剡源集中的詩，清真可觀，但尙不能擺脫江湖調。

程文海（一二四九——一三一八）字鉅夫，（普通稱爲程鉅夫以字行）建昌人。與吳澄同學，入元後累官翰林學士承旨。雲樓集中的詩，磊落俊偉，氣格自備。

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字子昂，是宋太祖的後裔，湖州人。宋亡後，家居，後見召拜兵部郎中，歷仕五朝，累淮翰林學士承旨，卒後追封魏國公。謚「文敏」。其才藻之美，掩蓋一世，不獨擅長詩文，書畫也很出名。詩清邃奇逸，足與元初四子相韻頌。宋詩好用虛字，故缺乏含蓄而不莊重。他致力用實字，開創了元朝的詩風。松雪齋集中多可誦的作品。體貌得自杜甫，很清麗。元朝的詩人多倣西崑體，就是從他們起始的。

當晝耘水田，農夫亦良苦。赤日背欲裂，白汗灑如雨。匍匐行水中，泡淖及腰膂。新苗抽利劍，割膚何痛楚。夫耘婦當餧，犇走及亭午。無時暫休息，不得避炎暑。誰憐萬民食，粒粒非易取。願陳知稼穡，無逸傳自古。（題耕織圖二十四首，奉懿旨撰，錄一，六月）

方回有桐江集。他的詩帶江湖調，以生硬拗折而得極致。

元朝大德延祐以來，詩人如雲，非常隆盛，最初以虞集爲大宗，其次是楊載，又是范檉、揭傒斯等。這四人稱爲元初四家，一變宋末以來的麤獷詩風，而創清麗的詩體。四人都源本於蘇黃。

虞集（一二七二——一三四八）字伯生，號道園，是宋相允文五世孫，就學於吳澄。大德初做太常寺博士，至國子助教，集賢修撰，兼國子祭酒，卒謚『文靖』。他是以詩留名後世的人，是元朝詩人中的翹楚。是元好問以後的一代正宗，以謹嚴的法度和真實的詩辭，打破詩壇的寂寥。道園集（學古錄）的詩，以權奇飛動見勝。有藏鋒斂鍔出奇制勝之趣。恰如珠走盤上，馬行空中，起初不明妙處，後來愈玩愈有味。他自己說詩如漢廷的老吏。

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讎出，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灑淚時。（挽文山丞相）

楊載，字仲宏，浦城人，翰林國史院編修，終於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有楊仲宏詩集八卷，他的詩整而健，很有法度。五古學李白，五律以王維岑參爲則，一洗宋末的陋風。風規雅贍，有蘇黃的遺音。短處

是太淺露。

老君臺上涼如水。坐看冰輪轉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蛟龍並起承金榜。鸞

鳳雙飛載玉笙。不信弱流三萬里。此身今夕到蓬瀛。
(宗陽宮玩月)

范樟(一二七四——一三三〇)字亨父，一字德機。家貧早孤，卓立於流俗之外，無苟合之意。由左衛教授歷官爲閩海道知事，因喪母，哀傷之餘，竟因此卒。著有范德機詩集。他的詩步趨杜甫，以刻峭見勝，躊躇宕逸，有遠情。恰如秋空雲行，晴雷卷雨，縱橫變化莫測；又如空山的仙人，瘦骨崚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羣，四顧無人，一碧萬里。這些話恰恰形容出他的詩。

游莫羨天池鵬。歸莫問遼東鶴。人生萬事復自爲。跬步江上卽寥廓。請君得酒勿少留。爲我痛酌。王家能遠之高樓。醉捧勾吳匣中劍。斫斷千秋萬古愁。滄溟朝旭射燕甸。桑枝正塔虛窗面。崑崙池上碧桃花。舞盡東風千萬片。千萬片落誰家。願傾海水溢流霞。寄謝尊前望鄉客。底須惆悵惜天涯。
(王氏能遠樓)

揭傒斯(一二七四——一三四四)字曼碩，富州人。延祐初，授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封豫章郡

公，謚『文安。』著有曼碩詩集，他的詩神骨秀削，且清麗婉轉，宛如美女簪花。

古縣依江次，輕輿落岸隈。鳥衝行客過，山向野船開。近嶽皆雲氣，中流忽雨來。何時還到此，明

日照沿洄。（衡山縣小渡）

與四家同時，或繼之而起的詩人，可傳的還有很多，在這裏且提出數人來說一說：

袁桷（一二六七——一三二七），字伯長，慶元人，官至侍講學士。少時就學戴表元等，詩文均冠絕一時，清容居士集中的詩，俊邁高華，自成一家。

馬祖常（一二七九——一三三八），字伯庸，以富健的才和鴻麗的文章見稱海內。著有石田集，曾扈從文宗登龍虎臺，賦下面所舉的一律，文宗看了，感嘆不已。他的詩，概圓密清麗，多可誦的。

龍虎臺高秋意多，翠華來日似鸞坡。天將山海爲城塹，人倚雲霞作綺羅。周穆致慚黃竹賦，漢高空奏大風歌。西京巡省非行幸，要使蒼生樂至和。（龍虎臺應制）

吳萊（一二九七——一三四〇），字立夫，浦陽人，深通經義，明朝的宋濂是他的弟子，是明朝文章開創者，門人謚『淵穎先生，』詩文集爲淵穎集。他的詩刻意鍛鍊，豐贍宏博，風骨矯矯，出類拔

萃尤多奇句警句，措語甚重，足與虞集並駕而無愧色。七古瑰瑋，有奇氣，雖不疏宕，但總是優秀的了。
柳貫（一二七〇——一三四二）字道傳，浦江人，官至翰林侍制，他的詩比吳萊劣，但也有雄壯自在的作品。

怒潮卷雪過樟亭。人立西風酒旆青。日轂行天淪左界。地機激水出東溟。倒排山嶽窮千變。闔
闢雲雷竦百靈。望海樓頭追勝賞。坐中賓客辨如星。（次韻魯參觀潮）

傅若金（一三〇四——一三四三）字與礪，新喻人，爲廣州文學教授，著有清江集。他的詩，逾
麗深沈，古色可誦。

落日蒼茫裏。秋風慷慨多。燕雲餘古色。易水尙寒波。岸絕船通馬。沙交路入河。行人悲舊事。含
憤說荆軻。（拒馬河）

黃溍（一二七七——一三五七）字晉卿，金華人，延祐二年進士，由侍講學士累進知制誥，黃
文獻文集中也有詩。他的詩清老沖澹，這一派入明初，遂一洗纖麗之習。

枕上初殘柏子香。鳥聲簾外已斜陽。碧山過雨晴逾好。綠樹無聲晚自涼。芳歲背人成荏苒。好

詩和夢落蒼茫。羊求何不來三徑。門掩殘書滿石牀。
(夏日漫書)

張翥(一二八七——一三六九)字仲舉，號蛻菴，至元初爲國子助教，在上都分教。後累遷國子院編修翰林學士。著有《蛻菴詩集》。他的詩學仇遠，都有法度。

倪瓈(一三〇一——一三七四)字元鎮，號雲林。志高尚，不喜仕。著有《清閟閣集》。詩名最高，枯淡而有韻致。

余適偶入城。本是山中客。舟經二王宅。弔古覽陳迹。松陰始亭午。嵐氣忽斂夕。欲去仍徘徊。題詩滿苔石。
(己卯正月十八日與申屠彥德游虎丘得客字)

吳師道，字正傳，蘭溪人。是至治初的進士，授高郵丞，累進禮部郎中。著有《禮部集》。他的詩風骨邈上，意境深遠。

沈沙戟折怒濤秋。殘壘蒼蒼戰鬪休。風火千年消伯氣。江山一幅挂清愁。丈夫不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機會難逢形勝在。狂歌弔古謾悠悠。
(赤壁圖)

薩都刺(一三〇八——?)字天錫，號雁門。因父祖的世勳，鎮雲代，居雁門。泰定四年進士及第。

第，由京口錄事長官至河北廉訪經歷。著有雁門集。他的詩新逸，不入滑調。歌行近體並優，但不能與元好問虞集等比並。他是蒙古人，卻長於情，所作流麗清婉，又精宮詞。

銀甲彈冰五十絃。海門風急雁行偏，故人情怨知多少。揚子江頭月滿船。（贈彈筆者）

元末的有楊鐵崖出，恰如金末的有元遺山一樣。元詩想恢復唐音，但才力薄弱，除虞道園外，到底沒有能和宋詩相比較的。就中吳淵穎雖較勝，也終不能在元詩的衰弱時得志。楊鐵崖出後，極力追蹤唐代，但亦未能凌駕元遺山。元詩遂不能超於金詩之上，而且更衰頹。楊維楨的詩，是元詩中最秀美的，他是保持元詩命脈尚存的第一人。

楊維楨（一二九六——一三七〇）字廉夫，號鐵崖，又號鐵笛子，是泰定四年的進士。據說他的父親宏曾在鐵崖山中築樓，植梅樹百株。收集書籍幾萬卷，撤去梯子，使維楨在樓上讀書。如此五年，維楨亦發憤，經史百家沒有一樣不通。平生氣度高曠，常頭戴華陽巾，身披羽衣，周遊山水之間，以聲樂隨。後患肺病卒，人品高潔，飄飄然具有仙風。有楊鐵崖詩集。

他的詩，五絕最勝。他宗李賀，李商隱，才情雙絕，於典麗之中，又有一種雋致，真是千古獨步。但可

惜好穠麗，詩品稍下。就中對樂府竹枝，尤爲卓越，瑰奇豪麗而有骨力，當時稱爲鐵崖體。元來的樂府多倣溫庭筠體，柔媚旖旎，全似小詞。維楨極力矯正這種風氣，以李白做根底。所以縱橫排奡，自闢蹊徑。高雅的或超過古人，但低下的，也多入魔趣，往往陷於怪誕晦澀，譏笑他的人稱之爲『文妖』。這是罵他的詞艷冶，多是翦紅刻翠的作品。又有奇奇怪怪，牛鬼蛇神的作品，但這在才情橫逸古今獨步的他，也是不得已的啊。尤其他很想矯正時派，逆天下濁流而行，因此敵視他的更多了。但他在詩壇的聲價，永遠不變。

天迷關地迷戶。東龍白日西龍雨。撞鐘飲酒愁海翻。碧火吹巢雙猰㺄。照天萬古無二鳥。殘星破月開天餘。座中有客天子氣。左腋七十二子連明珠。軍聲十萬振屋瓦。拔劍當人面如赭。將軍下馬力拔山。氣卷黃河酒中瀉。劍光上天寒彗殘。明朝畫地分河山。將軍呼龍將客走。石破

青天撞玉斗。（鴻門會）

以前所沒有的詠史樂府之一體，從此開始了。

元代的詩人好綺縟之音，婦人的吟詠也流於婉麗。就中鄭允端是大家，如孫蕙蘭、鄭奎妻、薛氏

二女卻是很近唐音的人。

凝香兒是順帝時宮人。她本是官妓，因有才藝而被選爲宮人，精鼓琴，通曉音律。

鄭允端是吳中施伯仁的妻，性穎敏，工詩詞，有蕭雋集，多古體。律體也工整，詩的音節特別高雅。夜深衆籟寂。天空缺月明。幽人據槁梧。逸響發清聲。一韻再三彈。中含太古情。坐深聽未久。山

水有餘清。子期旣物化。賞心誰可并。感此意不已。天地空崢嶸。（聽琴）

孫蕙蘭，六歲時喪母，從父受教詩書。事奉繼母，極盡孝道。她的詩清雅可誦，年二十三爲人妻，沒有幾年便死了。遺詩只有十幾首，名綠窗遺稿。

綠窗寂寞掩殘春。繡得羅衣懶上身。昨日翠帷新病起。滿簾飛絮正愁人。（偶成錄一）

鄭奎的妻，有四時的詞及其他詩幾首，很清麗，足以窺見閨秀詩人的才情。

元末姑蘇有薛氏二女，一名蘭英，一名蕙英，都很敏秀，能詩，父親給她們在宅後築樓居住，題名蘭蕙聯芳樓。二女每日在樓上吟詠，成詩幾百首，稱聯芳集。又倣楊維楨的西湖竹枝詞體，作姑蘇竹枝詞十首，頗爲時人傳誦。這詞大概是二女所同作的。

姑蘇臺上月團圓。姑蘇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水流東去幾時還。(姑蘇竹枝詞錄一)

同時還有曹妙清、張妙淨等女詩人。

第四章 金元的詞曲

金的詞——宇文虛中——吳激——蔡松年——蔡珪——元好問——其他——金的曲——搘彈詞——連廂詞——元的詞——仇遠——張翥——其他——元的北曲——發達的原因——體裁——作者——曲例

詞在南宋是黃金時代，到了金元便很衰落。但見於中州樂府的詞家總計三十六人，詞一百二十四首，尚有可誦的。現在將其中著名的詞家述於下：

宇文虛中，字叔通，初仕於宋，爲資政殿太學士，出使金後，受金的官爵，被殺。能詞，和他同時代的還有——

吳激（？——一七四）字彥高，建州人，是米芾女婿。出使金，被拘留不能回來，爲翰林待制。有東山詞一卷，精工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

南朝千古傷心事，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鬢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人月圓）

這是他在金時，見一侍女舉止溫雅，姿容楚楚可憐，他試探她的姓名，元來是宋的宮姬，因此他賦這首人月圓詞，與吳激齊名的有——

蔡松年（一一〇七——一五九）字伯堅，原是宋人，後歸金官至尚書右丞相，最精樂府，與吳激並稱，叫吳蔡體。號『蕭閒老人』，著有蕭閒公集六卷。

蔡珪是松年的兒子，字正甫，著有江城子詞。

元好問也能詞，少時有『元才子』之稱，他的詞以精鍊蘊藉見勝。

空濛玉華曉，瀟灑石淙秋。嵩高大有佳處，元在玉溪頭。翠壁丹崖千丈，古木寒藤兩岸，村落帶林丘。今日好風色，可以放吾舟，百年來算惟有此翁遊。山川邂逅佳客，猿鳥亦相留。父老雞豚鄉社，兒女藍輿竹几；來往亦風流。萬事已華髮，吾道付滄洲。（水調歌頭）

此外能詞的人，列舉如下，但都不及吳蔡遺山。

金章宗

蝶戀花詞

韓玉（字溫甫）

東浦集

世宗

減字木蘭花

趙元（字宜之）

愚軒詞

金主亮

段克己（字復之）

遜齋樂府一卷

鄧千江

望海潮詞

段誠之（字誠之）

菊軒樂府一卷（克己之弟）

趙秉文

澇水集

其次將見於金雜劇的曲，簡單說一說。金的文化，承遼之後，但大部分都由宋輸入。所以金的音樂詞曲等都從宋的流派。前面說過的北宋商調鼓子詞，只是譜的詞曲，不是演白。及一轉而成董解元的西廂擣彈詞就演白也有，曲也有了。這是敍說體，一人邊彈琵琶邊念唱。董解元是章宗時人，西廂一稱絃索西廂擣彈詞，又稱絃索調。西廂擣彈詞，到元時成爲西廂記。

這擣彈詞更進一步成爲連廂詞。古時歌和舞是分離的，歌而不舞，舞而不歌。鼓子詞和擣彈詞也都是不舞的。歌舞相合是從這連廂詞開始的，由唱歌的、彈吹的和跳舞的三者組成，舞臺的裝置也有了。連廂詞的原作，今已不存，所以無從知道是怎麼樣的。我們只能從毛西河所作的擬連廂詞，

窺見一斑。關於『連廂』的意義異說紛紛。毛奇齡說是連西廂使舞人表演其曲，或謂『廂』恐怕是指舞臺的一隅，因歌人舞人連坐在這裏，所以稱爲『連廂』。我以爲還是這一說穩當些。

仇遠的詞，清微要妙，儕麗和雅，集名山林遺稿。

滄島雲連綠瀛秋入暮景卻沈洲渚。無浪無風天地白。聽得潮生人語。擎空孤柱翠倚高閣憑虛。中流蒼碧迷煙霧。惟見廣寒門外青無重數。不知是水是山。不知是樹。漫漫知是何處。倩誰問凌波輕步。漫凝睇乘鸞秦女。想庭曲霓裳正舞。莫須長笛吹去。怕喚起魚龍。三更噴作前

山雨。（八犯玉交枝）

張翥是仇遠的門人，著有蛻巖樂府三卷。他的詞麗婉，有南宋風格。

老樹渾苔。橫枝末葉。青春肯誤芳約。陰背未返冰魂。陽梢已含紅萼。佳人寒怯誰驚起。曉來梳掠。是月斜窗外棲禽露冷竹間幽鶴。雲淡淡。粉痕漸薄。風細細。凍香又落。叩門喜伴金樽。倚闌怕聽畫角。依稀夢裏記半面。淺窺珠箔。甚時節。重寫鸞牋。去訪舊遊東閣。（東風第一枝憶梅）

此外還有：

張雨字伯雨號句曲外史 著有貞居詞一卷是仇遠的門人

趙孟頫

松雪詞一卷

汪宗臣字公輔

紫巖集附詞

吳澄字幼清

草廬詞一卷

許有壬字可用

圭塘小稿詞一卷

薩都刺

雁門集詞一卷

張埜字野夫

古山樂府二卷

等，但都爲曲所掩，僅存一縷的命脈罷了。是詞的極衰時代。

到元朝，劇有長足的進步。其原因有種種，元的勢力很快的擴張起來，成爲很自由發展的民族，與各鄰國的新文明接觸，因此能煥發以娛樂耳目爲主人間自然之美的情操。又元取士有填詞一科，元人早已非常喜好雜劇，這些原因相合起來能在這時呈現空前的俗文學，軟文學的黃金時

代。

金的院本雜劇連廂詞，進展而成爲元的雜劇，即北曲；但北曲以曲爲主，也有『白』，也有『科』。曲是律語，所以雜劇差不多可以說全篇是韻文。曲和詞不同。詩和詞的關係好像詞和曲的關係一樣。原來詩變成樂府，樂府變成詞（詩餘），詞再變成曲。曲譜恰如女子刺繡的花樣，描一朵繡一朵，畫一葉繡一葉，他的花樣愈古愈好，曲譜古的容易入耳，容易使人動情。

雜劇每入場大抵是四齣，所以曲由四折而成。一折一韻，普通四折一韻到底。到了明朝的南曲，（傳奇）這便不同了。

元曲的作者，多是不知姓名的。就是知名的也不詳其履歷。這是因爲戲曲之類，被視爲俗文學，而爲人看不起的緣故。曲的作者可根據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現在舉出其中主要的人和作品於左：

關漢卿 望江亭 賀娥怨 救風塵

馬致遠 漢宮秋 戚夫人

白仁甫	梧桐雨
鄭光祖	梧梅香
庾吉甫	華清宮
楊顯之	瀟湘雨
喬孟符	揚州夢
王實甫	西廂記
	金錢記

就中關、馬、白、鄭、喬、王號北曲六大家。

其次舉曲的例如左：

若不是襯殘紅，芳逕軟。怎顯得步香塵底樣兒淺。且休題眼角兒留情處，則這脚蹤兒將心事傳。慢俄延。投至到攏門兒前面，剛那了一步遠。剛剛的打窗照面。風魔了張解元似神仙歸洞天。空餘下楊柳煙。只聞得鳥雀喧。（西廂記後庭花）

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

牆。遶迴廊。遶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漢宮秋梅花酒一節）

北曲卽如上所舉的一樣，我們去讀牠便知道事件和心情的推移，續出的纖麗錦繡的辭句，使人不知不覺之間，就有非讀完不可之勢。

第七期 明的韻文

第一章 概說

時代概觀——詩風等

在未說之前，先舉明朝的世系如次。從太祖時起，規定了一世一元的別度。

(洪武) (建文) (永樂) (洪熙) (宣德) (正統) (景泰) (天順) (成化)
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英宗(重祚)憲宗——
(弘治) (正德) (嘉靖) (隆慶) (萬曆) (泰昌) (天啓) (崇禎) (弘光)
——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安宗——
(隆武) (永曆)
紹宗——末帝

明太祖朱元璋，由二十五歲起，繼續十五年內的苦戰，卒滅元室，而在金陵（南京）即帝位，由平民出身而統一天下。召碩儒講道德，興文教，極力收攬人心，這是古來英主平定天下的慣用手段，他也沒有忘記用這方法。但他是生性褊狹而行為刻薄的人，所以這規模好尚也影響於文學，使明朝沒有闊大的作品，跔蹐於小天地之內。只有哲學界頗有活潑的發展，在哲學史上大放光彩，是明代所可豪誇的。

反之，有明一代的詩風，就看不見雄渾壯大的氣象了，但所謂末流詩人卻輩出。除高青丘外，都只是汲汲於復古模擬的，沒有一代的傑出詩人。或模盛唐，或倣晚唐，或擬中唐，通明一代都努力於復古。所以後人或有譏爲優孟衣冠，全不足道，也不是無理的。但他們能再喚起唐朝而成爲五色繽紛的樣子，亦頗呈偉觀，非宋元之比。詞沒有可觀的，曲是把元的雜劇（北曲）變成傳奇（南曲），而有不劣於元的作品陸續產出，這是值得注意的。

宋的詩近於腐，元的詩近於纖。明的詩復古，試看明代二百七十幾年的變遷，初受元代的餘習，後來高啓的高格，終一變元末的穎風。他的才情，實足以睥睨有明一代。永樂以後，臺閣體起，前後七

子提倡復古，公安竟陵繼之，模倣的風氣風靡一世，不見有價值的作品。但第二唐體在這時混合續出的事，也是不容忽視的。殿軍是陳子龍，他不染時趨，而漸漸接近正聲。

第二章 明初的詩

越中詩派——劉基——高啓——小傳及他的詩——吳中的四傑——徐賁——張羽
——楊基——北郭十友——嶺南五先生——孫蕡——王佐——黃哲等——閩中
十子——林鴻——王恭——高棅——王偁等——洪武的詩家——張以寧——危素
——劉崧——汪廣洋——貝瓊——袁凱——程本立——臺閣體——解縉——楊寓
——楊榮——楊溥——閣外的詩——曾棨——郭登——劉績

元末，詩尚詞華流於纖靡。明初的詩人，多是元的遺臣，與高啓等大詩人卻能擺脫元末遺習。國初已開一代的詩風，可以說是明詩一個特色。這時以高格為標準，能追及杜韓，沈着頓宕，自成一家的有劉基，這一派稱越中詩派。

劉基（一三二六—一三七五）字伯溫，青田人，甚聰明，通天文、兵書、地理等學，工詩能文。元

至順年間進士，爲高安縣丞，江浙儒學提舉，然不得志，罷官返家。從此縱飲快談以自樂。明太祖時，被召參與機密謀議，輔佐平定天下。因功封誠意伯。晚年隱居山中，飲酒奕棋，與胡惟庸有怨，遂遭毒害。後惟庸的逆謀暴露，太祖召他的孫襲爵，正德中，賜謚『文成』。性剛直慷慨，計策立成，爲太祖所禮重。有誠意伯集。

他的詩，在元末的詩體中別開生面，真是開國詩人的冠冕。樂府較古詩高，古詩比近體高，五言近體又較七言高。樂府有銳氣，模古而好，五古亦多傑作。旅興、感懷、感時，述時諸篇都有高調。

結髮事遠遊，逍遙觀四方。天地一何闊。山川杳茫茫。衆鳥各自飛。喬木空蒼涼。登高見萬里。懷古使心傷。竚立望浮雲。安得凌風翔。（感懷）

他的詩沈鬱頓挫，可和高啓相頡頏。但才華卻遠不及高啓。那高古一點，是劉基的長處。

唐朝李白的飄逸，杜甫的沈痛，北宋蘇東坡的雋逸，南宋陸放翁的圓潤，金朝元遺山的勁拔，實在是詩中之雄。能和這些人比肩的有明初高青丘。他是明初的詩人，當蔚然興起的時候，不幸遇夭折的運命。他的天才全流露詩中，所作一咳一唾都成珠玉。他生於元末，而能創明詩的風氣，非常振

作。這一派稱吳中詩派。

高啓（一三三六——一三七四）字季迪，長洲人，少孤，博學有文武才，張士誠厚禮招他，他不去。他十八歲時，已陷入初戀。意中人是鉅室周仲達的女兒。然在亂離之時，思慕雖切，而家道傾覆，無可如何。有一天，他到周仲達家中，在會客室的蘆雁圖上，題一絕道：

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翼垂。
沙闊水寒魚不見。滿身霜露立多時。

這女子的父親見了，深感語氣悽切，遂使成婚。這樣，他能不嘗失戀的苦而成就初戀，得享幸福的家庭生活，對於他的坎壈不遇的一生，如給與春天一般的溫情慰藉的妻子就這樣得到了。二十三歲時隱居吳淞江的青丘，聚集門徒教授，有暇便吟詠自適，培養其錦心。因此自號青丘子。明洪武初，拜翰林院國史編修，修元史，且受命教授諸王。不久擢昇戶部右侍郎，自以爲不能稱職，固辭不受。得准許，賜白金返家。這時太祖的內行漸亂，他作題宮女圖，題畫犬等詩以爲諷刺，太祖心裏頗恨他。其後蘇州知府魏觀改修府治，獲譴。他的上梁文說是高啓作的，因此觸怒太祖，遂被腰斬於市。時年三十九。所謂上梁文今已佚失不傳。那召致奇禍的文辭究竟如何今不得而知。他遭遇太祖的刻薄，致不

能充分發揮他的才藻，實在不勝遺憾。

大全集（吹臺集、江館集、鳳臺集、婁江吟稿、姑蘇雜詠、缶鳴集，）是他手訂的合本。此外又有金檀做註的青丘詩集。其中的詩約二千首，不能不說多了。其中最能發揮他的妙技的是長篇，磊落嶽岑，非常生動，豪宕凌厲，奔放馳騁的地方，最能表現他的妙處。他的詩多是主觀的，偏於抒情的。他是富於純然詩人的才情的人，兼有南國流麗的情操，和慷慨的氣概，加之天才高逸，音節響亮。以唐爲宗，自出新意，有昌明的氣象。他的五古五律是模倣漢魏六朝和初唐、盛唐的；七古七律參以中唐、七絕直追隨晚唐。即所謂擬漢魏便似漢魏，倣六朝便像六朝，模唐代便像唐代的調子。凡古人所長，他無不兼有。他在明初一洗元末纖穠縟麗的弊習，復返古調，且其中自有精神意象存在。明詩復古的濫觴實在由他創始。他的逼近漢的作品是：

郎采菱葉尖，妾采荷葉圓。石城愁日暮，各自撥歸船。（小長干曲）

帶盛唐之調的有。

重臣分陝去臺端，賓從威儀盡漢官。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函關月落聽雞度，華

岳雲開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任由御

史中丞出）

這詩音節氣味，格調詞華，均極巧妙，即在唐詩中也是難得的佳作。如：

欲挽長條已不堪。都門無復舊繁華。此時愁殺桓司馬。暮雨秋風滿漢南。（秋柳）

這是溫縉的詩，類於晚唐的華藻。其他集中的佳篇如青丘子歌、明皇夜遊圖、陳氏歌、鐵券歌、寓感、憶昨行、塞下曲、隱逸、秋懷、悲歌等都是很可誦的佳作。

花萼樓頭日初墮。紫衣催上宮門鎖。大家今夕宴西園。高爇銀盤百枝火。海棠欲睡不得成紅妝照見殊分明。滿庭紫焰作春霧。不知有月空中行。新譜霓裳試初按。內使頻呼燒燭換。知更宮女報銅籤。歌舞休催夜方半。共言醉歌終此宵。明日旦免羣臣朝。只愁風露漸欲冷。妃子衣薄愁成嬌。琵琶羯鼓相追逐。白日君心歡不足。此時何暇化光明。去照逃亡小家屋。姑蘇臺上長夜歌。江都宮裏飛螢多。一般行樂未知極。烽火忽至將如何。可憐蜀道歸來客。南內淒涼頭盡白。孤燈不照返魂人。梧桐夜雨秋蕭瑟。（明皇秉燭夜遊圖）

高啓、徐賁、張羽、楊基四人對唐的四傑，而稱爲吳中四傑，可惜都沒有好好的終其天年。他們的詩，高啓已如前面所說，是卓然而雋絕的人，其他三人總之不過是二流詩人罷了。

徐賁，字幼文，其先是蜀人，後徙居吳。工畫山水尤妙。元末做張士誠的食客，在其幕下，後隱居蜀山。明初因他曾做張氏食客而被謫徙臨濠，不久見恕。洪武八年拜爲給事中，擢昇江南布政，坐事下獄死。北郭集的詩體裁精密，情喻幽深，且風致淒朗。才氣固不及其他三傑，但詩法謹嚴，字句熨貼，又有溫麗的地方，頗像皮日休、陸龜蒙，是四傑中自創一格的。

何處問幽尋。軒居湖上林。竹陰看坐釣。苔迹想行吟。嶂日斜明牖。渚風涼到琴。相過有鄰叟。應只話閑心。（秀野軒）

張羽（一三三三……一三八五）字來儀，後改附鳳，本是潯陽人，卜居吳興，與徐賁相約營居。元末做安定書院山長，明初授太常寺丞，兼翰林院同掌文淵閣事，後坐事，被貶竄嶺南。未到半路召還，他便投龍江自殺。遺有靜居集，文畫均優，詩尤擅長。五古低昂婉轉，尤爲瀏亮的作品，倣倣杜韋他的歌行，音節非常諧暢，近體不是他的所長，所以律詩雖清圓渾脫，略嫌平熟。

總之古體近於高啓，是與徐楊比肩而出色的人。

五兒長大翟卿賢。彭澤歸來只醉眠。籬下黃花門外柳。風光不似義熙前。（題陶處士像）

楊基，字孟載，號眉庵，生於吳中，很穎敏。及天下亂，他返臥天平山之南，赤城之下，與高啓等相約甚歡。元末做張士誠的記室，明初徙居江南，不久被赦罪，幾度沈淪下僚，後陞山西按察使，遇讒被奪官，貶謫供役，歿於工作的地方。有眉庵集十二卷。他自少詩名甚高，當會稽楊維楨來遊吳下時，應他的請求，作鐵笛歌。那歌有意倣維楨的詩體，維楨驚喜道：

『余於吳又得一鐵矣，且勝於老鐵。』由此可知其價值了。像這樣，他自少時親炙楊鐵崖，結果不能擺脫元末纖穠的習氣，有時有類於小詞，無題香奩諸作都帶有那種色味，所以往往爲後人所詆誚。如藝苑卮言竟說：『其情至之語，風雅掃地。』這是太過苛酷了。他的五言短古，有卓然正聲清逸可喜的，近體很俊逸，這一點是應當注意的。總之他的詩秀蒨清潤，以神致的俊爽和才鋒的英銳見勝，雖不及青丘，但他是三傑中之雄。他的詩如天機雲錦，自然美麗。

春色醉巴陵。闌干落洞庭。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空闊魚龍氣。嬋娟帝子靈。何人夜吹笛。風

急雨冥冥（岳陽樓）

高青丘的吳地，一時成爲詩人的淵叢。吳中四傑和北郭十友都以吳爲中心。高啓的風華穎邁，不消說是卓越其餘各人。他是中堅，其他都是羽翼，是後勁。北郭十友除前面所講的高啓、徐賁、張羽之外，還有王行、唐肅、陳則、高孫志、宋克、余堯臣、呂敏等，都卜居附近，互相往來，行詩酒之樂。但在詩則除了四傑以外，都只好歸入第三流。

王行字止仲，當初是賣藥的，後來集徒教授，這時才和青丘結成親密之交。後在石湖濱養老。他的詩很清雅。

唐肅（一三二八……一三七一）字處敬，會稽人，有丹崖集。洪武初擢陞國史編修，後被謫而卒。他的詩清僻。

陳則字文度，曾授徒，他的詩以清麗馳名。吳下。

高孫志以下的都不足論，只是備數而已。王、唐、陳三人也不能匹敵。高、張、徐三傑，宋克字仲溫，是十友中最懷天下之志的。余堯臣字唐卿，永嘉人。呂敏字志學，曾做道士。總之，十友的交情始終不變，

在詩則以三傑爲巨擘。

明初的詩派，其發源地凡五處。越中詩派昉劉基，吳中詩派昉高啓，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這裏要說的嶺南詩派是昉孫蕡的，後面要說的閩中詩派是昉林鴻的，江右詩派（西江派）是昉劉崧的。當孫蕡住在南海的時候，與王佐、黃哲、李德、趙介同在南園組織詩社，時人稱他們爲南園五先生，或稱爲嶺南五先生。

孫蕡（一三三四……一三八九）字仲衍，南海人，天性警敏，詩賦文章，有執筆立成之風。氣概最富，做工部織染局使，翰林主簿，因坐黨禍而死。有西庵集，他的詩氣象雄渾，興喻深遠，五古遠以漢魏爲師，近體亦不失唐音。歌行最琳琅可誦。

湖州溪水穿城郭，傍水人家起樓閣。春風垂柳綠軒窗，細雨飛花濕簾幕。四月五月南風來，堂前處處芰荷開。吳姬畫舫小於斛，蕩槳出城沿月回。菰蒲浪深迷白紵，有時隔花聞笑語。鯉魚風起燕飛斜，菱歌聲入鴛鴦渚。（湖州樂）

王佐字廷用，有王古直集。他的詩體裁巧妙，才思雄渾，與蕡並稱。但比蕡遜一籌。

芙蓉帳冷損容光。愁倚熏籠嬾著牀，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昭陽。（宮怨）

黃哲，字庸之，明初拜翰林侍制，授東平府通判，後坐法而死。他的詩五言本六朝，七言亦具體。在五先生之中，是次於蕡的大詩人。

璿杓運西宇。華月麗中楹。坐知流序易。遙夜秋風生。銀漢呈霄景。金堂含夕清。柔條棲湛露。嘉蕙苗幽莖。撫跡遂成感。如何君遠征。相思雲陽浦。岩蕘限玉京。寸心渺何極。搖蕩如懸旌。（秋夜雜興呈涂典籤顥）

李德、趙介兩人都不足論。

閩中能詩的有十子，卽林鴻、王恭、高棅、王偁、陳亮、唐泰、鄭定、王褒、周元、黃元等。林鴻是十子中的巨擘。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授將樂訓導，後拜禮部侍郎，未到四十歲便罷官。著有膳部集。他的詩以唐爲宗，各體都精，五律尤工，只是後人譏笑他是唐臨晉帖，連字句與題目都倣唐，而不能悟入。只是模倣形式，卻未能學到內容，不過他是閩中詩派之祖，是重要人物。

漢使臨邊日。天驕已請和。看花辭紫陌。犯雪渡交河。水草留行帳。雲沙想玉珂。從來清漠北。婁敬策居多。
(送高郎中使北)

他以盛唐做詩的楷式，可說是具眼之士。閩人論詩的，大抵以鴻爲本。

王恭，字安中，永樂初授翰林典籍，後罷官。有白雲集、樵唱集。他有耽於煙霞的性情，詩也很清拔，不染俗塵。

春風一夜到衡陽。楚水燕山萬里長。莫怪春來便歸去。江南雖好是他鄉。
(春雁)

高棟（一三五〇……一四二三）字彥恢，長樂人。永樂初，以布衣召入翰林，做待詔，陞典籍而卒。號漫士，精書畫，專致力於詩，他編唐詩品彙，爲明詩之宗，這實在有精博的見識。因爲詩自漢魏以下，當以唐爲極盛，宋失於理趣，元滯於學識，二者都不得比，故應以唐音爲正聲。不過學唐音而降成脣廓，也是這書開其弊端的；但使唐音不絕，卻是這書的功績。

他的詩多采飾，而才識博達，內容又少，最擅長五言。

清溪入雲木。隱處林塘深。微月到流水。泠泠竹間琴。虛聲起遙聽。天影徵遠心。余亦鸞鶴侶。將

期此投簪。（水竹居）

王偁，字孟揚，閩中人。永樂初就官，坐解縉黨，繫獄死。他的詩恬和安雅。陳亮的詩沖澹，有陶韋之風。王、陳二子次於林、王高三子。其他五子，到底不是三子的敵手。只列入十子中充數而已。周元、黃元，是鴻的弟子，時人稱爲二元。

除以上所列記以外，明初洪武年間詩人很多。今就其中主要的敍述如下。

張以寧（一三〇一—一三七〇）字志道，古田人，家居翠屏山下，號翠屏山人。元泰定中舉進士，爲翰林學士。到了明世，授侍讀學士，出使安南，在中途死去。有翠屏集。天性廉潔有俊才。他的詩沈鬱雄健的，能追及漢魏；清新俊逸的，可比盛唐長古。浩汗雄豪似李白，五七律渾厚老成似杜甫。

碧酒雙玉瓶。獨酌蛾眉亭。不見李太白。惟見三山青。秋色淮上來。蒼然滿雲汀。安得十五絃。彈

與蛟龍聽。（蛾眉亭）

危素（一二九五—一三七二）字太僕，金谿人。仕元爲禮部尚書，仕明做翰林侍講學士。因他是亡國之臣，難列侍從，遂被貶謫，歲餘卒。他的詩氣格雄偉，風骨遒上。詩名馳騁當時。

劉崧，字子高，江西泰和人。洪武中官至吏部尚書。天性廉慎，友愛篤厚。他的詩詞采鮮媚，平正雅實，音格不很高，和唐大曆的才子宋永嘉四靈，元薩天錫等相伯仲，是江右詩派的始祖。

姑蘇城頭烏夜啼。姑蘇臺上風淒淒。芙蓉露冷秋香死。美人夜泣雙蛾低。銅龍咽寒更漏促。手撥繁絃轉紅玉。鴛鴦飛去屢廊空。猶唱吳宮舊時曲。（姑蘇曲）

汪廣洋（？……一三七九）字朝宗，高郵人。洪武中封「忠勤伯」，拜右丞相，不久，貶廣東，自縊死。有汪右丞集。他的詩以清剛勝。

貝瓊（？……一三七九）字廷璗，崇德人。天性坦率，從楊維楨學詩。洪武初，召入京師，修元史。元史成後，受賜返家。陞國子助教。他的詩去鐵崖的短處，而取其長處，所以在溫厚之中而自有秀拔的地方。雄整次劉基，風華近高啓，清空似袁凱，明麗肖孫蕡。律很工巧。五律沈警的，以杜甫爲宗；七律巧麗的，可敵虞集。五古溫雅，七古清新。

邱箇康居路盡通。西南開鎮兩江雄。漢家大將推楊僕，蠻府參軍見郝隆。象跡滿山雲氣白，雞聲千戶日車紅。明珠薏苡無人辦，行李歸來莫厭窮。（送楊九思赴廣西經歷）

袁凱，字景文，華亭人。洪武中徵拜御史，後以病歸。永樂初歿。有在野集，晚年自號『海叟』。背戴烏巾，倒騎黑牛，遊行九峰之間。好事者描寫傳於世間。他的詩渾厚有含蓄，氣骨峭拔，爲次於高啓、劉基的大詩人。古體倣文選，近體倣杜甫，但未能學到家。他曾作白燕詩，很使楊鐵崖驚嘆。由此他的名聲廣佈，時人稱他袁白燕。

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湘水初無影，雪滿梁園猶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院落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白燕詩）

江水三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京師得家書）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建文初召爲翰林陞僉都御史。靖難之變起，自經於應天府學。著有選隱集，他的詩很真摯。

到永樂以後，成化末年（一四〇三——一四八七），八十餘年間，海內太平無事，這時的詩趨於雍容平易，有承平之風，這就是臺閣體詩流行的時代。首倡的是解縉和楊士奇、楊榮、楊溥，衆人靡然相習成風。但到末流，徒然模倣形骸，萬口一音，興象消失而真詩漸亡。臺閣體在正統半頃以前是

好的；正統末年到成化末年是其末流時代，詩也不可觀了。臺閣體因其主唱者是臺閣中人，所以有這樣稱呼。他的詩以平正典雅爲宗，以士奇、榮、溥稱三楊。

解縉（一三六九——一四一五）字大紳，吉水人，是洪武二十一年的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廣東參議，爲高煦所讒謗，入獄死。有文毅集，但真偽參半，完作很少。他才氣放逸，詩在當時，以豪脫見稱。
楊寓（一三六五——一四四四）字士奇，普通以字行，泰和人，累官翰林編修，兵部尙書，少師，號東里，有東里集。他的詩平正，不尚藻辭，不矜麗句。

步出城東門。逍遙望雲巘。累月懷佳遊。茲晨遂登蹤。□字繞層阿。飛樓凌絕峴。方塘涵湛碧。喬林茂敷衍。繁翳幽莫通。丰茸紛不翦。攀磴窮高躋。緣徑屢回轉。是時微雨收。輕霞澹舒卷。睇遙素橫川。俯夷綠盈畎。陟降體自便。顧睇心已緬。況接曠士言。復偕釋子辯。析空理弗昧。違喧抱逾展。何因此間棲。永令浮慮遣。（同蔡尚、尤文度、朱仲禮、楊仲舉、蔡用嚴、遊東山。）

楊榮（一三七一——一四四〇）字勉仁，建文二年進士，受成祖的知遇，入文淵閣，爲大學士，歷事仁宗、宣宗。有文敏集，他的詩溫麗而有典刑，但不及士奇。可在楊溥之上。

楊溥（一三七二——一四四六）字弘濟，與榮同舉進士，進陞翰林編修，翰林學士，在宣宗、英宗之世與士奇及榮同典機要。三楊中，溥的詩名最不振。

三楊的聲望，相匹敵，都是富貴壽考的人。詩才，士奇第一，榮和溥都不及他。士奇稱西楊，榮稱東楊，溥稱南楊。這解續三楊所創臺閣體的餘波，有膚廓冗長，千篇一律之弊，這在前面已經講過了。

除臺閣派之外，有詩名的第一是曾棨，郭登。

曾棨，字子啓，永豐人，永樂二年賜進士第一，授翰林編修，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卒後，追贈禮部左侍郎，謚『襄敏』。有巢睫集的詩，天才雄麗，所以後人稱他獨步永樂，只可惜不大謹嚴精深。

廣陵城裏昔繁華，煬帝行宮接紫霞。玉樹歌殘猶有曲，錦帆歸去已無家。樓臺處處迷芳草，風

雨年年怨落花。最是多情汴隴柳，春來依舊帶棲鴉。（維揚懷古）

郭登（？——一四七二）字元登，博聞強記，景泰初，任都督僉事，封定襄伯，卒謚『忠武』。有聯珠集。他的詩，才力排奡，七古最可觀。明朝的武臣能作詩的只有郭定襄一人。他又精樂府，佳作很多，傲微張王。

白璧何從摘舊瑕。纔開羅網向天涯。寒窗兒女燈前淚。客路風霜夢裏家。豈有耽人羊叔子。可憐憂國賈長沙。獨醒空和騷人詠。滿耳斜陽噪晚鴉。（保定塗中偶成）

劉績，字孟熙，山陰人，高隱不仕，世人稱爲西江先生，有嵩陽集。

征夫語
征婦死生不可知。欲慰泉下魂。但視褓中兒。（征夫詞）

第三章 盛明的詩

李東陽——小傳及他的詩——弘正四傑——李夢陽——何景明——邊貢——徐禎卿——七才子和十才子——王九思——康海——王廷相——顧璘——鄭善夫等——吳中四子——唐寅——文徵明——祝允明等——于謙及陳莊體——嘉靖八才子——王慎中——唐順之——陳束等——正德嘉靖的詩家——孫一元——楊一清——王廷陳——薛蕙——楊慎——高叔嗣——華察——四皇甫——皇甫冲——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南園後五子——黃佐——梁有譽——黎民表——歐大任——區大相

永樂以後，三楊的臺閣體跋扈一時，剝落了詩的氣品和風致，當天順成化時候，差不多沒有可觀的詩出現，這已在前面說過了。當時的詩壇，中晚宋元各調雜然並呈，已達敗墜之極點。其次到弘

治正德時（一四八八——一五二一）內外多事，西北的邊境屢受寇擾之患，盜賊盈野，朝威衰替，獨有詩壇卻一掃元習宋體，欲以唐矯正氣運。那一洗臺閣末流，開創風氣的有力者是李東陽。但東陽不是復古派，創始復古派的，爲在後的李何二子。李何詩才出於東陽之上，且受他們的刺激而起的詩人陸續出現，所以他們兩人的功績，凌駕東陽。李何的出來，不是偶然，以東陽一麾之力居多，所以在認識李何之前，我們應該要認識東陽。

李東陽（一四四九——一五六），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幼有神童之稱。十八歲進士登第，選爲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後歷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屢次上疏匡諫，稱賢相；正德七年因病歸休，卒贈太師，謚「文正」。懷麓堂集，是他的詩文稿。

他好推獎後進，出於他門下的學士大夫很多，天下翕然以他爲宗，稱爲西涯先生。李夢陽後來詆毀他，但他亦曾經執贊於其門下。復古是東陽首創的，他的功績因李何而成就。所以王元美說，「東陽之於李何，猶陳涉之啓漢高也。」他的詩雅馴清徹，格律嚴整，得唐人的風致。他最使後世驚嘆的是擬古樂府。這是歌詠歷史上忠孝義烈，奇事異聞的，用長短句，別出新機軸。創始奇旨，名言佳

句疊出。雖然還不能被於管絃，但總不失爲天下的好文辭。七言古詩馳騁於杜少陵蘇東坡之間，七律清麗流逸，巧於敍事，近似劉夢得。只是才情的秀發卻要讓高青丘一步，但氣度雍容，風骨遒健，不愧是一代的正宗。永樂以還的詩，是由他而得振興的，有如老鶴一鳴，喧啾俱寂之觀。不過我們不能忘記也有如王漁洋等極力毀斥他的人。

秋風江口聽鳴榔。遠客歸心正渺茫。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煙中樹色浮瓜步。城上山形繞建康。直過真州更東下。夜深燈火宿維揚。（九日渡江）

李東陽唱復古，風靡一世，繼之而起的是李夢陽和何景明邊貢。這三人號稱海內三才子，再加上徐禎卿，稱弘正四傑。其中，李何二人最爲傑出，李以雄健勝，何以秀逸勝，同是開創嘉靖四才子體格的人，可以說是明朝的李杜。

李夢陽（一四七一——一五二九）字天賜，後改獻吉。慶陽人。是弘治六年的進士，授戶部主事，轉員外郎。因在館閣之外常怏怏不樂，其間上書直言，逆忤天子之意，繫獄，一旦蒙赦，進郎中。又爲劉瑾貶謫下獄，將被殺時，得救免死。從此修園池，射獵山野，號空同子。故詩文集也名空同集。

他的詩才，雄鷺富健，氣魄非常宏大。但貶他的人卻說他食古不化；這是因爲他過於刻劃，專從他的缺點看去的。我以爲他的才力氣格，實足籠罩明朝一代。五古能得漢魏風格，七古雄渾悲涼，縱橫變化，能繼承李杜韓蘇之後。律詩不拘開合動盪，都能模倣盛唐聲調，但絕句則不是他的所長。總之，就七古中可以看出他的本領。

黃風北來雲氣惡。雲州健兒夜吹角。將軍按劍坐待曙。乾山搖月半落。槽頭馬鳴士飯飽。昔無完衣今繡襖。沙場緩轡行射鵠。秋草滿地單于逃。（送李帥之雲中）

我們看他的七古，魄力的雄大，氣象的宏闊，筆力的遒勁，布局的勻整，作法的變化，各種優點無不具備。玄明宮行，林良畫兩角鷹歌，奉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上元訪杜鍊師，士兵行，豆莖行，明星篇，漢京篇，贈何舍人齋詔南紀諸鎮，石將軍戰場歌，送李中丞赴鎮，胡馬來再贈陳子，朝飲馬送陳子出塞等篇都是傑作。

何景明（一四八三——一五二一）字仲默，號大復山人，信陽人。八歲能解詩，年十九進士登第。官至陝西提學副使，以經學課士，秦俗因爲所化。他志操耿介，尚節義，鄙榮利，與夢陽相並；有國士

之風。景明的詩才，比夢陽略遜一籌，但妙悟甚深。二人均胚胎於李杜，不過夢陽尙漢魏之質，景明愛齊梁初唐之華，這一點不同。景明的詩穩秀朗健，是諧雅之音。

近得潯陽江上書。遙思李白更愁予。天邊魑魅窺人過。日暮鼃鼈傍客居。鼓枻襄江應未得。買田陽羨定何如。他年淮水能相訪。桐柏山中共結廬。（得獻吉江西書）

邊貢，字廷實，號華泉，歷城人。弘治九年弱冠登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累進至戶部尙書，五十七歲病歿。他的詩才情豐富，能在沈穩之處顯示流麗。興象飄逸，語最清圓，亞於徐禎卿。古體樸實而缺風華，近體則秀整婉約。

漢江明月照歸人。萬里秋風一葉身。休把客衣輕浣濯。此中猶有帝京塵。（重贈吳國賓）

徐禎卿（一四七九——一五一）字昌穀，太倉人，徙居吳縣。二十七歲舉進士，拜國子監博士。卒。年三十二。天資穎異，他的詩以初倣六朝，流於華豔，及登第後，與李夢陽交遊，後即後悔，以魏漢盛唐爲主，鎔鍊精警。當時李何同霸詩壇，他介於其間，標格清妍，丰骨超然，自成別調。比之李何雖稍低，但在四傑中的邊貢之上。有徐迪功詩集。

兩年爲客逢秋節。千里孤舟濟水旁。忽見黃花倍惆悵。故園明日又重陽。（濟上作）
他作談藝錄。是粹美深至的詩論。爲真正了解詩趣的書。可次於滄浪詩話。

弘正四傑加以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三人，號稱七才子。（前七才子）又除去王廷相，加入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稱爲十才子。他們都是李何流派，爲熱中復古的詩人。以下將四傑以外的人敍述一下：

王九思，字敬夫，鄂縣人。是弘正九年的進士，做吏部主事，貶壽州同知。他的詩雖有才情，但頗淺率。他的樂府，卻多佳作。

康海（一四七五——一五四〇）字對山，武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爲翰林修撰，後罷免。他的詩以興致爲重，辭不典雅，因此多粗率的作品。和九思一樣也長於樂府。

王廷相（一四七四——一五四四）字子衡，浚川人。是和康海同時代的進士，官至兵部尙書。他的詩，沈鬱莊麗，最長五言。但模擬失真的也不少。

古陵在蒿下。啼鳥在蒿上。陵中人不聞。行客自惆悵。（古陵）

顧璘（一四七六——一五四五）字華玉，吳縣人。是弘治九年的進士，累進南京大理寺卿。號東橋集，名顧東橋集。與同里陳沂、王韋合稱金陵三俊，後有朱應登起來稱四大家。他的詩矩矱唐人，以風調見勝，才情警麗。

初指山拂天。飛鳥不可度。艱苦躡危磴。卽是我行路。百折頻攀援。十步九回顧。峻嶒忽在下。衣襟帶雲霧。倒景猶照人。平地黯將暮。東北望故鄉。江流莽傾注。長風萬里來。獨立難久竚。（度

楓木嶺）

鄭善夫（一四八四——一五二二）字繼之，閩縣人，號少谷。弘治十八年登第進士，由禮部主事，累遷爲南京吏部郎，是十才子之一。且在李何之外，自成一調，別開生面，爲閩中詩人之冠。閩中的詩，在林鴻高棟逝世後百餘年，而善夫出，又大大振興起來。我們看少谷全集的詩，以氣格爲主，得杜甫的風骨。但可惜有過於質直，去風雅甚遠之憾。他的詩甚穩健，對李何要讓一步，但可與邊貢相伯仲。

青螺江頭遊子吟。黃金臺上秋雲深。風塵一別一萬里。美人駕車傷我心。（櫂歌）

陳沂的詩句整而欠警策。朱應登有詩名，但佳作不多。

四傑之一的徐禎卿、和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合稱吳中四子，（四才子）四子的詩原是仰慕白居易、劉禹錫的，後禎卿轉向漢魏盛唐，於是大家也轉向漢魏盛唐了。

唐寅（一四七〇——一五二三）字伯虎，吳縣人，號六如，弘治十六年鄉試第一，因故不就吏。返家後更放浪。我們看他的《六如居士集》、《伯虎集》，就可以知他少時的作品很婉麗，似初唐，年長後的作品悽怨，晚年的作品頹放。

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初名璧，以字行。後改字徵仲，號衡山，長洲人。正德末年爲翰林院侍詔，後辭官，專事書畫詩文。《甫田集》的詩，雅潤中自有法度。

江城秋色淨堪憐。翠柳鳴蜩鎖斷煙。南國新涼歌白苧。西湖夜雨落紅蓮。美人寂寞空愁暮華
髮凋零不待年。莫去倚闌添悵望。夕陽多在小樓前。（新秋）

祝允明，字希哲，號枝山，又號枝指生。九歲能詩，官至應天府通判，他的出名如其說是由於詩，不如說是由於工書。他的詩多奇氣，有懷星堂集。

除李何諸人以外，出人頭地的詩人，有經世家于謙，又有陳獻章、莊昶，是由所謂唐朝寒山派而來的詩風，以宋朝邵雍的擊壤派為宗，世人稱為陳莊體。

于謙（一三九八——一四五七）字廷益，錢塘人，永樂進士登第，官至大理寺少卿，兵部尚書少保，棄市後贈太傅，謚「忠肅」。他的詩不求巧，但風格遒上，興象深遠。

西風落日草班班。雲薄秋容鳥獨還。兩鬢霜華千里客。馬蹄又上太行山。（上太行）

陳獻章（一四二八——一五〇〇）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官至翰林院檢討，謚「文恭」，從祀孔廟。白沙集的詩似高僧的偈，五言冲澹，有靖節之風。

莊景（一四三七——一五〇五）字孔陽，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謚「文節」，學者稱定山先生。我們看定山集的詩，古詩宛然漢魏的遺響，近體是唐宋的別調。他的體是擊壤風，所以有無味的語句，好使用「乾坤」、「太極」、「日月」、「陰陽」等語，豈是礙眼嗎？而且很別致。

天邊聞一雁。杳杳向南徂。今夜西風冷。他鄉小弟孤。五人千里去。九月一無書。欲寄千行淚。憑

誰達客途（憶舍弟）

李何復古派的末派，終成爲模擬剽竊，天下皆陷入其中。欲救這弊端而唱初唐調的是嘉靖八才子。就是王慎中、唐順之、陳束、趙時春、熊過、任瀚、李開先、呂高八人。

王慎中（一五〇九——一五五九）字道思，晉江人，十八歲及第進士，官至河南布政使參政。號遵巖，他的詩文集名遵巖集。他的詩藻豔，擅長五古。有顏謝遺音。

唐順之（一五〇七——一五六〇）字應德，武進人。號荆川，弱冠登第進士第一，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集名荆川集。他的詩，莊嚴宏麗，工律體。與王慎中並稱王唐。

絕頂孤峰見廢關。短衣落月試躋攀。三秋豹旅方乘障。萬里龍媒正滿山。候雁似隨鄉思去。寒花將送使臣還。籌邊迂薄真無補。空望伊吾抵掌間。（登喜峰古城）

陳束，字約之，鄞縣人。嘉靖中登第進士，官至河南提學副使。他的詩起初偏向六朝，晚年則心折蘇軾。

趙時春，伉浪自恣，有格律不嫺之弊。熊過以下的四子沒有佳作。僅列名於八才子中，實不足論。

除以上所述之外，正德嘉靖年間還有出名的詩人。今敍述於下：

孫一元（一四八四——一五二〇）字太初，自號太白山人。曾入華南衡東，登岱山，入吳，終於吳興。他的詩得自黃庭堅，但缺蟠拏崛強之勢，而盛淋漓豪宕之氣。與庭堅資性，自不相同。

楊一清（？——一五三〇）字應寧，號邃菴，雲南安寧人。成化八年及第進士，官至戶部尙書，太子少保，參與機務。乞骸骨後，帝幸其宅，樂飲二晝夜，賦詩賡和。據說世宗爲世子時，曾說楚有三傑，就是劉大夏、李東陽、楊一清。後遇讒，憤恚，背發疽而卒。他的詩兼唐宋二調，俊拔典則，古體原本韓蘇，近體以陸放翁爲宗，七律精巧。

王廷陳，字稚欽，黃岡人。是正德中的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後上疏被貶謫，旋下獄，得免。他的詩，以爽俊警圓見勝。

薛蕙（一四八九——一五四一）字君采，亳州人。二十六歲登第進士，爲吏部員外郎，以諫大禮下獄，不久得赦，後罷官歸家。他的詩，清削婉約，追蹤雅音，不落凡響。

楊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字用修，號升菴，新都人。二十四歲登第進士，授翰林修撰，後

諫大禮，謫雲南永昌，卒於該處。經學詩文都傑出，有升菴集。他在李東陽處學詩，先采六朝晚唐的英華，以高明伉爽的才能，鴻博絕麗的學問，開創淵博靡麗的詩爲東陽的羽黨，有壓倒李何二人之勢。在二人之外，拔戟自成一隊。

劍江春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慙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武侯廟）

高叔嗣（一五〇一——一五三七）字子業，號蘇門山人。二十三歲登第進士，由工部主事累遷湖廣按察使。有蘇門集。他的詩清曠淒楚，以深情見勝。五言的沖淡，得韋應物的體，且曲江的沈雄，王孟的清適，高岑的悲壯，又都是他所師法的。王元美的『如高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真是確評。

客興日無奈。兵荒歲屢加。少年曾許國。多難更移家。遠水通春騎。孤城起暮笳。憑高一回首。何處是京華。（分水嶺晚行）

華察（一四九七——一五七四）字子潛，無錫人。年二十九登第進士，官侍讀學士。他的詩以

冲淡見勝，頗有陶韋風度。雖垢氣已離，未穿溟涬。在提倡初唐的嘉靖八才子之次，有四皇甫兄弟出唱導中唐。四皇甫是冲、淳、汎、濂四人。

皇甫冲，字子浚，長洲人。嘉靖七年舉人。他的詩古淡，沒有穠纖的習氣。

皇甫淳（一四九七——一五六六）字子安，是嘉靖十一年的進士。官至浙江按察僉事。他的詩婉麗，熟於選體，所以五言自有高格。

皇甫汎，字子循，嘉靖八年進士。官至雲南按察僉事。古體出入二謝，五言律也在錢劉之間。與兄子安是好敵手。他們兩人是四兄弟中最傑出的，五言尤冠絕當時。靜志居詩話稱其始爲關洛之音，一變而爲楚音，再變而爲江左之音，三變成燕趙之音，四變爲蜀音。雖沒有深湛的思想，但雅飭雍容，風標自異。有皇甫司勳詩集。

不識別家久，但看明月暉。關山一以鑒，驛路遠相違。影落吳雲盡，涼生楚樹微。天邊有烏鵲，思與共南飛。（舟中對月書情）

皇甫濂，字子約，是嘉靖三年的進士。官爲興化同知。長兄沖和他要遜於二仲兄，有詩名。

嶺南自五先生逝世後，風雅落地，至黃佐出，然後復興。黃佐和他的弟子梁有譽、黎民表、歐大任，（廣五子之一）區大相，合稱南國五子。梁有譽是李王七子之一，黎民表是續五子之一，歐區二子也是明末期的人，在這裏先略述一下：

黃佐（一四九〇——一五六六）他的詩沖和，傑出於時流，是南園後五子的魁首，自成一黨。
梁有譽，字公實，廣東順德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後遊羅浮，觀滄海的日出時，海颶大作，棲宿田舍凡三晚，由此得病卒，年三十六。他在李王七子之列，但不染李王的習氣，卻受黃佐的感化。古詩類於選體，五七律意趣沈實，無叫囂的情狀。在七子中，位次於謝，在徐吳之上，是南園後五子中錚錚者。有蘭汀存稿。

黎民表，字維敬，號瑤石山人，從化人，嘉靖十三年舉人，授翰林院孔目官，至河南布政使參議。他的詩，風骨豐重，沒有綺靡的風習。字句多得益於李夢陽，詩集名瑤石山人稿。

歐大任，字楨伯，順德人，以歲貢中選江都訓導，入做國子博士，終於南京戶部郎中，遺有思元堂集。他的詩詞氣溫厚，沒有驟張叫囂的習氣。

錢歲溥陽館。羈懷強笑歡。燭銷深夜酒。菜簇異鄉盤。淚每思親墮。書頻寄弟看。家人計程遠。應

已夢長安。（除夕九江官舍）

區大相，字用儒，高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至中允。有區太史詩集。他的詩持律嚴正，鑄詞精練，最擅長五言近體，是嶺南詩人中最優秀的，多渾熟的作品。

聞道貂璫輩，由來爲掃除。先朝煩鎮守，重任典方輿。貢采山川竭，徵輸井邑虛。明明皇祖訓，宮府意何如。（南行感懷）

第四章 明末的詩

李攀龍——王世貞——徐渭——後七子——謝榛——宗臣——徐中行——吳國倫
——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公安體——三袁（袁宗道，袁宏
道，袁中道）——竟陵體——鍾惺——譚元春——明季的詩家——高攀龍——徐熥
——鄭明選——歸子慕——鄭琰——謝肇淛——曹學佺——嘉定四先生——唐時
升——程嘉燧——李流芳——婁堅——陳子龍

李何復古派的勢力，堅固不可拔。七才子，十才子，吳中四子都是他的羽翼，應和他，使他的餘焰不絕。但弊端很多，嘉靖八才子，四皇甫都提出改革，但力不足，效果甚少。前有楊慎薛蕙，稍後有高叔嗣，華察等，別樹一幟，但仍不能打破李何一派。舉世滔滔都浸在李何的餘流中，當這時，身在濁流中而欲激盪之以回復清波的是李攀龍和王世貞。李主張詩文必以盛唐爲宗，王也應和，企圖詩壇的

中興，因此得倍前的隆盛，這不能不說是李王的功績。這時詩壇進入非常醒目的活動中。這一派即所謂修辭派。

李攀龍（一五一四——一五七〇）字于鱗，歷城人，號滄溟，三十歲第進士，官至順德知府。性廉介，多惠政。因此拔擢陝西提舉副使。後因西地不太平，他想念母親，遂得病歸鄉，在飽山和華不注之間築白雪樓。樓有三層，上層是攀龍讀書吟詠的地方。中層是愛姬的住處，下層是會客的地方。四面圍繞着水，若有客來，則請先投所作的詩，如果許可，便用小艇引渡，否則不面接。因此得簡傲之譏。晚年被薦，擢陞河南按察使。丁母喪返家，哀毀之餘，得病踰小祥卒。其後一家零落，他認識愛寵蔡氏是在萬曆三十一年七十幾歲，那時她是在濟南西郊賣餅營生的。他初以爲吏博名，終則以殉母稱孝，真可以說是君子。他的集名滄溟集。

七言絕句是唐人獨特的妙技，宋元以後也有作者，但無傑作。他卻獨能卓然擅長這一體。高華矜貴，脫去凡庸，而遺清秀的妙技。七律也是他的所長，自創一格，就是所謂七子調，追慕這一派的，舉世滔滔皆是。與韓愈、柳子厚並稱；極力模倣他；一時靡然成風，由此可知他的勢力強大了。其後雖受

人嫌厭；並不能減殺他的價值。

天山雪後北風寒。抱得琵琶馬上彈。曲罷不知青海月。徘徊猶作漢宮看。（和聶儀部明妃曲）
縹緲真探白帝宮。三峰此日爲誰雄。蒼龍半挂秦川雨。名馬長嘶漢苑風。地敵中原秋色盡。天開萬里夕陽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爾深知造化功。（杪秋登泰華山絕頂）

古樂府、五古多模倣的痕迹，稍劣。總之，他的詩專尚格調，重聲律，一字一句卻規倣古人，他的高華偉麗一點，恰像唐開元天寶年間的詩。如樂府，甚至只改了古人的幾個字，便算是自己作的。因此不免得模擬剽竊之譏。此外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字句和內容太多重複。

王世貞（一五二六——一五九〇）字元美，太倉人，號鳳洲，又號弇州。二十二歲舉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尙書。他是孝子。父杼總督薊遼邊備，因失事，爲嚴嵩所譖下獄。他辭官奔走，與弟世懋千方百計營救，伏闕下，爲文哀訴，竟不得允許，其父被殺。他初和攀龍結社，主張復古，一變詩風，舉中興之實。攀龍歿後，他成爲詩壇主盟者，獨霸詩壇二十年，聲名震天下。上自士大夫，下至山人衲子，沒有不奔從他門下的。真偉大極了。

他的詩才學識遠超攀龍。樂府古體一變，奇奇正正，易古爲新，比攀龍勝。七律高華，七絕典麗，均可和于鱗並馳。只是鍛鍊尙未純熟，華贍之餘，有時不免流露淺率。李是純粹的詩人，王則學殖博富，結果稍欠純粹。但因此卻有擺脫模擬的弊的好處。不過巖詩也多有。

天門旭呀然豁。竅混沌金精發。森若電燭河漢。十二樓。裊魚貫琉璃蹙階。火齊鑿圮。光液四射。不可仰視。屏翳走。杓約馳。霓掩靄。若搖支。朱明曜以東起。纖阿迫以西垂。白榆歷歷河之湄。天漿灑洞示昭儀。天門開。朝紫宮。中有使者冠芙蓉。朱衣璧簡縹緲青。類有疑無觸若冥。將上帝命況羣生。顥精稽懸臚所希。惠我來思庇蒸黎。皞皞帝功斂希夷。（天門開）

弇州山人詩部續稿詩部是他的詩集。

徐渭（一五二二——一五九三）和李王是同時代人，稍異趣。因爲他以李長吉爲本，而兼雜宋元字文長，山陰人，見招於總督胡宗憲，屬其幕下，及宗憲下獄，他懼禍發狂。他不是李王七子之友，但天才超逸，他的詩出入於李白李賀之間，才高識僻，遂流於魔趣。一部的青藤居士集讀了令人有鬼氣侵人之感。他又工書畫，且比詩還要好。

初，李王之徒，在燕結交詩社。李攀龍，王世貞，謝榛，梁有譽，宗臣號稱五子。加上其後入社的徐中行，吳國倫，改稱七才子。這七才子因前七才子，又稱後七才子。（嘉靖七子）他們都是才高氣銳，七才子之名，遍傳天下。初以謝榛爲盟長，選詩也多由榛決定；但後來攀龍位貴名盛，詩論和榛不合，因此排斥謝榛，從五才子中削去他的名字。由此攀龍爲巨魁。他死後，世貞起掌權柄，睥睨天下。李、梁、宗、徐、吳五人又稱前五子。關於李王前面已經講過了。梁有譽又是南園五子之一，所以要在敍述南園後五子時再講的。在這裏，略就其他四子考察一下。

謝榛，字茂秦，號四溟山人，臨清人，一目已盲。刻意作詩歌，寓居鄴下，頗受趙康王的厚遇。嘉靖間，挾詩卷遊長安。那時他救出無辜入獄的盧柟。諸公都感佩他的行誼。當時李王結詩社，他以布衣而執牛耳，後被斥，不能參與五子七子四十子之列。但諸王多師事他，河南河北稱他謝榛先生。他想賦壽詩百章，只成八十幾首，便投筆忽焉逝世。

他的詩近中唐，沈練雄渾，法度森然，是所謂節制之師。近體字句洗鍊，格調高逸，非常工妙，獨步於嘉靖七子之中。古體不是他的所長，但仍存本色。有四溟山人集二十卷。

十見黃花發。孤樽思不勝。關河秋後雁。風雨夜深燈。留滯愁王粲。交遊憶李膺。相隨年少子。走

馬獵韓陵。（暮秋卽事）

又他的四溟詩話是古今所重視的詩論書。

宗臣（一五二五——一五六〇）字子相，興化人，年二十六登第進士官至提學副使，在官中卒。他的詩，跌宕俊逸，天才婉秀，在七子中是頭一個沒有剽竊填砌習氣的。詩法宗李白，但意興不深，往往有淺俗之嫌。有宗子相集。

徐中行（？——一五七六）字子與，號龍灣，長興人在天目山下讀書，因此稱天目山人。他的集名徐天目集。是嘉靖二十九年的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汀州知府，江西左布政使。他的詩歌慕李攀龍，且模倣古哲，左準右繩，沒有不合地方。但可惜少深沈的風致。總之，他的詩頗爲闊大雄闊。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歷官中書舍人，兵科給事中，河南左參政。自王世貞歿後，後七子中他最年長，聲名高於海內，據說當時求名之士都依附他的門下。八十幾歲卒，集名甌

甄洞稿。才氣橫放，好義輕財，他的詩雅鍊流逸，穩妥而高致。情景甚相協，李王之次是謝吳，是梁宗徐三子之上的人。

粵南天欲盡。風氣迴難持。一日更裘葛。三家雜漢夷。鬼符書辟瘴。蠻鼓奏登陴。遙夜西歸夢。惟應海月知。（高州雜詠）

王世貞名聲轟動海內，雖然有多少反對他的人，但到晚年他的徒黨瀰漫天下。他同遊的人，大抵見於他的集中，即前五子篇（這已在前面講過了），後五子篇，廣五子篇，續五子篇，末五子篇等。像這樣亂立徒黨，名稱紛紛，難免識者一笑。且他的去取，又頗以好惡爲高下；所以在這裏實不足論，只是簡單的說一說，以供參考。

後五子是南昌的余曰德，蒲圻的魏裳，歙的汪道昆，銅梁的張佳胤，新蔡的張九一，五人曰德（字德甫），佳胤（字肖甫），九一（字助甫）三人就是世貞詩裏稱爲『吾黨有三甫』的。佳胤的詩莊雅，被稱爲李王的後勁。九一的詩近體很高華，其餘都不足論。

廣五子是崑山的俞允文，濬的盧柟，濮州的李先芳，孝豐的吳惟岳，順德的歐大任。大任列於南

園後五子之中，盧柟從蠻蠻集的詩看來，是很豪放的。他的生性，光明磊落，在詩中也頗能表現出來。他雖列入五子之中，但與李王異軌，不染模倣塗飾的習氣。他的騷賦最受王世貞推賞。他是五子中錚錚者。先芳初與攀龍同是諸子的先驅，後專工詞曲，晚年衰落不振。惟岳工五律，有岑嘉州的風格。俞允文的七律有佳作，是正調。

續五子是陽曲的王道行，東明的石星，從化的黎民表，南昌的朱多煃，常熟的趙用賢。黎民表是南園後五子之一，其餘四子都不足論。

末五子，就是京山的李維楨，鄞的屠隆，南樂的魏允中，蘭溪的胡應麟，以及續五子的趙用賢。李維楨（一五四七——一六二六）的詩，聲儀高而品格低，精粗雜陳。屠隆情有餘，但不知怎樣裁制牠。胡應麟著有少室山房類稿，他的詩雖有意興，但措辭有缺點。又論古今的詩的詩藪，亞於詩品，有獨特的見識，頗值一讀。因此現在仍爲詩論家所尊重。

明初，三楊提唱臺閣體的平正音，其後李何諸子以盛唐爲目標而行改變。李王二子也以盛唐爲宗，成中興之業，轉移一代風氣，但其末流，流於僞體。如徐渭欲爲李長吉體，不成功。後有二三子異

軍特出，但仍寡不敵衆。隆慶初，三袁兄弟出後，排詆其弊，一洗從來的輕巧粉飾，天下乃靡然從之。

三袁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是公安人，所以稱爲公安體。初長兄宗道在館中努力排斥李王之說，對於唐仰慕白樂天，宋則仰慕蘇東坡，他的書齋名叫白蘇。他的弟弟宏道、中道更用清新輕俊的調學者，遂多捨李王而相從。公安體遂盛行天下。但其後也有弊端，即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甚至以空疎爲便。李王七才子猶有學問，而三袁則只恃聰明，所以學他們的人便失法度了。他們本意是欲救七子之弊的，卻爲門流所誤，以致流弊更甚於前。

袁宗道，字伯修，是萬曆十四年進士，卒後追贈禮部尙書。他的詩才雖不及弟弟宏道，但最早着目於白蘇二家，而遵奉他們，使二弟繼之，這是他的功勞。他的詩有神采。

袁宏道，字無學，是萬曆二十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世人稱他做中郎。在三袁中最有才力，他排斥當時剽竊風氣而主張以性靈爲主。說當時的詩都是陳言，毫不足觀，這是由於剽擬而不是從性靈流露的緣故。一時聽見這話的，都渙然神悟。他的革新的功績，實爲偉大。可是他的集中卻有俳諧調笑的語句，例如：

無端見白髮。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笑。(偶見白髮)

滑稽之談，幾乎是狂言的也不少。甚至鄙俚調笑的詩公行於世，這是很可嘆惜的。但才情流露的作品也很多。

歸來兄弟對門居，石浦河邊小結廬。可比維摩方丈地，不妨楊子一牀書。蔬園有處皆添甲，花雨無多亦溜渠。野服科頭常聚首，阮家禮法向來疏。(歸來)

袁中道，字小修，是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至禮部郎中。詩才與宗道同格，不及仲兄宏道。

公安詩體以清真矯正李王的流弊，但其鄙俚淺俗，是不足取的。不過他以性靈爲主，比起竟陵派來餘毒尙少。本來鍾惺矯正公安派的弊處，卻成爲幽深孤峭了。他和同里的譚元春評選唐人的詩，編唐詩歸，評隋以前的詩，編古詩歸。這兩本書，廣傳天下，鍾譚二子之名遂亦遍佈。二子的詩意義浮薄，詞旨晦蒙，俚率僻澀，名鍾譚體，或竟陵體。亡國之音，滔滔淫浸了凡三十年，國運亦隨之而墜了。

鍾惺，(一五七四——一六二四)字伯敬，竟陵人，三十七歲登第進士，官至提學僉事。有才氣，他的集名隱秀軒集。

舟棲頻易處。水宿偶依岑。野暝江逾遠。天寒谷自深。隔墟煙似曉。近峽氣先陰。初月難離霧。疏燈稍著林。漁樵昏後語。山水靜中音。莫數歸鴉翼。徒驚倦客心。（舟晚）

譚元春，字友夏，竟陵人。天啓七年舉人第一。有嶽歸堂集。是鍾惺的後輩，但詩名和鍾惺並駕齊驅。他的才力不及鍾惺，學殖亦淺薄。

蜀川兵定人靜。老友天寒信來。莫怪草堂深閉。小橋邊有門開。（得蜀中故人書）

倣竟陵派的粗學淺識，遺誤世人，在這時代，超然成一家，而不失古格的人亦不少。今舉幾人敍於下：

高攀龍（一五六一——一六二六）字雲從，無錫人。二十九歲舉進士，家居三十年，在東林書院講學。官至左都御史，因忤逆閹；除籍，投水而死。有高子遺書和年譜。他的詩冲澹清邈，無明末纖詭之風。爲人氣節甚高。他的詩學陶淵明，天趣自會。

薄暮登樓。四望遠疇。時雨旣降。農人乍休。乳燕來止。鱉魚出遊。萬族有樂。吾心何憂。（水居）

徐熥，字惟和，閩縣人。是萬曆四十六年舉人。平生心慕鄭善夫，死時僅三十九歲，與善夫同壽，也

是奇事，號幔亭。他的集也叫做徐幔亭集。本來，閩中詩派，因明初十子出，及後鄭善夫出，才得非常振興。這時有熥及謝肇淛，曹學佺三人出，他們的詩風大同小異。熥的詩才情聲調均優，古體稍遜色。近體以唐人爲宗法，七言絕句尤多情至語。

征途微雨動春寒。片片飛花馬上殘。試問亭前來往客。幾人花在故園看。（郵亭殘花）

鄭明選，字子升，候官人，是萬曆十七年的進士；官至南京刑科給事中。他的詩擅長近體。歸子慕，字季思，崑山人，是萬曆十九年的舉人，屏居鄉里，講性命之學而終。他的詩雅淡清真，能五言與高攀龍同學陶潛，得其神髓。兩人的詩的品格，略相似。

默然對客坐，竟坐無一語。亦欲通殷勤，尋思了無取。好言不關情，諒非君所與。坦懷兩相忘。何害我與汝。（對客）

鄭琰字翰卿，閩縣人。精七言律，慷慨悲歌，有燕道之聲。

謝肇淛，字在杭，長樂人。是萬曆二十七年的進士，官至廣西左布政使。他工書。從他的小草齋集中的詩看來，峭蒨精嚴，各體都長，品格不高，但聲韻甚精，不陷於頹放。是最得中和的作品。就是李王

一派也沒有看輕他的。

長信多春草。愁中次第生。君王行不到。漸與玉階平。（春怨）

曹學佺（一五七四——一六四七）字能仕，侯官人，二十二歲登第進士，做戶部主事，陝西副使，爲魏忠賢所排斥，閉居石倉園中，二十年，復見召授禮部尙書，太子太保。編有石倉曆代詩選，對於曆代的詩的研究頗精。所以他作的詩清麗，雖頻與公安竟陵兩派相唱和，但毫不染習氣。自鄭善夫歿後，衰微的閩中詩，因他而再盛。他的詩，品格在七子和公安竟陵之間。

龍馭升遐日。封章滿御牀。施行猶令旨。德意自先皇。沛若江湖決。俄然石火光。更聞哀詔到。能不淚沾裳。（泰昌皇帝輓歌）

公安派陷於淺俚，竟陵派失於僻澀，以真實矯正這兩派弊端的是嘉定四先生。四先生就是唐時升，程嘉燧，李流芳，婁堅四人。

唐時升，字叔達，嘉定人。

程嘉燧，字孟陽，歙縣人，寓居嘉定。他的詩娟秀少風塵，是真詩。

少小聽歌怕唱愁。一聲楚尾與吳頭。如今自在傷心地。但見春光莫上樓。（登樓）

李流芳，字長蘅，嘉定人，萬曆三十四年舉人。他的詩，風骨高古，也是出自性靈的。

婁堅，字子柔，隆萬間貢生，精書法。他的詩以清新見稱。

公安竟陵派起，風雅掃地。嘉定四先生欲救其弊，但爲力微弱，怎麼也不成功。這時爲明詩殿軍的是陳子龍。他生在明朝覆亡的時候，不肯就清朝的俸祿。他是全節的忠臣，人格不能不說高潔了。這一點與錢謙益、吳偉業自有不同之處。

陳子龍（一六〇八——一六四七）字人中，又字臥子，號大樽，青浦人，年二十九進士登第，由紹興推官陞兵科給事中，後爲清軍捕獲，投水自殺。清謚「忠裕」。他的集名陳忠裕集。爲人慷慨激烈，詩也是大雅的正音。襟度宏邁，天骨開張，激昂沈着，清婉雄麗，有凌駕李王之勢。五古初尚漢魏，中年學三謝，後倣李白；七古高適兼岑參的風軌；七律秀婉澹逸；五律清亮，絕句雄麗。

放艇春寒島嶼深，弇山花木正蕭森。左徒舊宅猶蘭圃，中散荒園尙竹林。十二敦槃誰狎主，三
千賓客半知音。風流搖落無人繼，獨立蒼茫異代心。（重遊弇園）

他的所長可在七律中見到。至於古體，則曜靈、雜詩、平陵東、小車行、寄黃石齋先生等作，尤其值得讀。他實在可以說是明代秀美的詩傑。

第五章 閨秀詩人和明的詞曲

朱妙端——陸卿子——徐小淑——沈夫人——葉氏三女——方維儀——明的詞
——劉基——宋濂——楊慎——王世貞——陳子龍——其他——明的南曲——南
曲的起源——南曲北曲的相異點——南曲的作者和曲數——曲例

朱妙端，字仲嫻，號靜庵，海寧人，是周濟的妻。弘正以前的女性作家很少，能自成一家的恐怕只
有她一人。她的雙鶴賦是魏晉的遺則。靜庵集的詩，多高麗的句子，就是與正統、景泰間諸子比較也
無愧色。

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聲裏恨迢迢。貞魂化作原頭草。不逐東風入漢郊。（虞姬）

陸子卿，是嘉靖、萬曆間的女人，是趙宦光的妻。她的詩，幽清古淡，和當時的徐小淑相酬，詩名相
匹。

閉門聊自適。陋巷薜蘿深。柳色曉春鳥。波光澹夕陰。落花閑覆地。空靄靜依林。若問幽棲意。牀頭有素琴。
（閒居卽事）

徐小淑是范允臨的妻，長洲人。她的詩刻意摩古，高雅自標。和陸卿子的詩，都仍存李王七子的餘風。她的樂府有詞勝而意不及的缺點。

杜宇啼聲斷客腸。永安回首路茫茫。錦城絲管渾如夢。惟見春風掃綠楊。
（重弔孫夫人）

沈夫人名宜修，字宛君，吳江人，是葉紹袁的妻。與子女同作詩詞自樂，集名鸕吹集。

葉氏三女是明末的閨秀詩人。是沈宛君的三個女兒。長名紈紈，字昭齊，有芳雪軒遺稿。次名小紈，字蕙綢，精曲律，是沈永禎的妻。幼女名小鸞，字瓊章，又字璫期，詩才遠超二姊之上。可惜未及結婚便夭折了。她雖有清才，但有筆力未遒勁的缺點。有疎香閣遺集。

雲散遙天鎖碧岑。人間無路月沈沈。可憐寒食梨花夜。依舊春風小院深。
（哭姊）

方維儀桐城人，與葉小鸞兩人都到十七歲便夭折了。遺有清芬閣集。她的詩風格甚高，筆力遒勁，不是尋常婦女的作品。

空林隕葉暮鳥啼。雲水迢迢隔皖谿。夜發蒼梧寒夢遠。楚天明月照樓西。（楚江懷吳妹）

詞到了明朝，因曲的流行，已經不是歌唱的了。只作爲詩的一部分，所以沒有什麼傑作，是所謂詞的衰頹時代。現在先說明朝的初期：

|劉基是首屈一指的。有水龍吟和小詞等靡靡可誦。

宋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是開創一代的風氣的文人，也有麗語。他的小詞現在已不能見到了。楊慎出於嘉靖前後，擅長詞。又編有百琲真珠，詞林萬選等詞集，詞界由此稍形活躍。所以王世貞說他是詞界功臣。他的詞合六朝的調。

今夜風光堪愛。可惜那人不在。臨行多是不會留，故意將人怪。雙木架鞦韆，兩下深深拜。條香燒盡紙成灰，莫把心兒壞。（誤佳期）

|可憐百琲真珠已亡佚了，詞林萬選今存的也恐怕是後人僞托。

|王世貞的詞，以生動見長。

春暮密打窗紗，陣陣梨花雨。軒匣迸胭脂，綺袖調鸚鵡。輕緩頻寒相剝剥，做不癢不疼情緒。倩

得張郎畫眉嫵。任子規淒楚。（甘草子）

陳子龍著有湘真閣、江蘿檻詞，行世，以妙麗見稱。他的詞大都纏綿悱惻，神韻天然，是明代詞人之冠。

除以上外，高啓有扣舷集，楊基有眉庵集，張綱（字世文）有詩餘圖譜，南湖集等。其外，瞿宗吉、聶大年、夏公謹、周白川、唐子畏、徐文長、俞仲茅、沈天羽、卓發等詞人都以新調競其風華。明代詞人不下三百人，只是長調多參雜俚語。

總之，明代詞風初沿元朝張翥婉麗的蛻巖派，永樂以後，花間草堂諸集之風漸盛。只有小令中調還可觀，其餘多是浮靡俚俗的。

元朝非常隆盛的北曲，南方人聽起來，是很不悅耳的，所以北曲漸漸衰微了。到了明朝，南曲勃然興起。現在綜合前面所說聲曲發達的順序是：

鼓子詞——擣彈詞——雜劇（北曲）——傳奇（南曲）

南宋時，溫州地方流行溫州雜劇。牠是南曲的先祖，當時爲北曲壓倒，到了明朝，便盛行起來，稱

爲南曲或崑曲。

那末南曲和北曲的差別在哪裏呢？

一、北曲，文字的發音沒有入聲，南曲有入聲。

二、北曲宮調十二調中，實際上只用九調，南曲則用十三調。曲的數目，北曲三百十六曲，南曲則有六百九十七曲，南曲又分引子，過曲，慢詞，近詞等唱法的區別。

三、北曲在曲之間多用襯字，南曲則很少用。南曲稍近填詞。

四、南曲在一齣中的各曲可以換韻，北曲不可以。

五、北曲每曲只有四折，南曲則稱爲齣，數目沒有限制。

六、北曲每折是一人獨唱的，南曲則登場人數多，每齣有各人歌唱。兩方區別大體如此。明曲作者，與元不同。頗多書生及官僚。南曲亦多佳作。採用高尚的故事典故，總有些貴族的傾向。因此南曲亦成爲上流社會的娛樂品。明朝南曲的曲名，今日知道的有三百八十六種，作者一百三十五人。但也有亡佚的了，現在能見到的，有六十種曲的南曲集。其中最著名的，是湯顯祖（臨川）的玉茗堂。

四夢（紫釵記、還魂記、南柯夢、邯鄲夢）等。其外阮大鋮的春燈謎，燕子箋也是傑作。這兩首不在六十種曲中。

琵琶記是高明（字則誠）作的，是南曲中最早的傑作。今示一例如左：

糠和米本是相依倚。簸颺作兩處飛。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丈夫儻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沒處尋。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來救得人饑餒。好似兒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雙調過曲孝順歌）

牡丹亭還魂記也是傑作。

裊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線。停半晌，整花鉢。沒揣菱花，偷人半面。逗的彩雲偏。（行介）步香闈。怎便把全身現。（貼）今日穿插的好。（步步嬌）

第八期 淸及現代的韻文

第一章 概說

時代概觀——康熙前後——乾嘉時代——道光以後——清朝的詞曲界——現代

清朝是女真族（通古斯族）的滿洲族，有愛新覺羅氏名努爾哈赤的出來壓迫明朝。他依據蒙古文學，創制滿洲文字，這就是太祖。太祖的兒子太宗改國號為大清，定都奉天（一六三四）後太宗病歿，世祖順治帝僅六歲即位，北京陷落，明室覆亡。一六四四年遷都北京，清朝便開始了。此後二百六十幾年間的韻文，為敍述的便利起見，分做三期。

一期 康熙前後，約八十幾年間。

初，制定滿洲文字，但後來仍為明的文化所壓倒，所同化。世祖詔孔子六十五代孫孔胤植，使變衍聖

公，很有力於文教發達。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四海清平，文學盛起。有明史、佩文韻府、淵鑑類函等大著作。清初的詩人，多有明朝的遺臣，如錢謙益、吳偉業及施閏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嶺南三家、毛奇齡、尤侗、陳維崧等，都生在明朝，而在順治康熙之世，表現其聲采的。真正的清人是從吳雯、查慎行等以後的人。

二期 乾隆嘉慶時代，約八十餘年間。

康熙之後的雍正（世宗）在位只有十三年。但乾隆（高宗）則在位六十年，其間修明治教，敕撰了大清會典、大清一統志、四庫全書總目等大部的書。康熙和乾隆可代表清代文化，非常隆盛，所以詩豪的出現多在這二代間。其次嘉慶（仁宗）在位二十五年，從這以後，便稍衰落不振了。這一時期的詩人，主要的是厲鶚、沈德潛、乾隆三大家（袁枚、蔣士銓、趙翼）、張問陶等。他們大概是崇拜宋詩的。

三期 道光以後約一百年間

由嘉慶半中到道光以後，有洪楊之事及阿片之役，外人侵入頻繁，文運更衰頹了。詩人主要是道

光時的張際亮，同治時的曾國藩、孫衣言等，詩壇很衰落。

其次說到清的詞曲界。詞較前朝稍為興盛，多是倣花間調而頗能入南宋之室的。在詞界可說是復興時代。戲曲界也產生出許多作者，不過傑作卻只有五六種。

中華民國創立後，二十幾年間，內亂不絕，韻文方面也不見傑出的人才。多只是嘗試了前朝的餘味的。但這時發生了值得為韻文界大書特書的一件事，就是所謂白話詩。最近全世界的思想界和物質界都有急激的變革。中國也不能脫出這旋渦中。韻文界就發生了斷然的革命，現在正是進行的過程中，所以他的功績究竟如何，還不能說。

第二章 康熙前後的詩

江左三家——錢謙益——他的詩——吳偉業——他的詩——龔鼎孳——南施和北宋——宋徵輿——李雯——程可則——曹溶——王士禛——他的詩——朱彝尊——他的詩——嶺南三家——屈紹隆——陳恭尹——梁佩蘭——顧炎武——陳維崧——吳兆宜——尤侗——田雯——吳雯——彭孫遹——毛奇齡——宋犖——湯右曾——馮廷樞——曹爾堪——查慎行

清初的詩人，最優秀的是錢謙益和吳偉業。他們都是明的遺臣而仕於清朝的。他們在詩方面真是明末天啓崇禎時的大宗。清朝的詩人中，沒有早過他們的。元來清初的詩，是由明的遺臣創始的，這兩人實在是明的後勁，清的先聲，而將前代的餘芳傳到新朝的人。他們二人外，再加入龔鼎孳，稱江左三家。

錢謙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字受之，號牧齋，十九歲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進禮部侍郎，坐事被劾。他是江南人，及清師平定江南，他出降，做祕書院學士，史局副總裁，當明史編修。後因病辭歸江南。和黃敏祺通謀叛逆，事露，就囚，後因嫌疑不足，得釋。閑居十年，作詩時有誹謗清朝的地方。因此他的詩初學集和有學集的印本，版木都被燒毀，但清亡後，現在又出現了。日本書店也有出版的。他是高攀龍結社的東林學黨之一員，讀書萬卷，最精史學；也精佛學，道學，擅長詩賦。

他的詩有明末的氣習，但因博學的緣故，常有經、史、子、佛的語句參入，且詩趣豐富，所以有雄健的雅音。有蘊蓄，材料豐富，筆端無窮。只是品格欠高，常有晦澀之處是缺點。又，他的近體，溯少陵，出入韓、白、蘇、陸，是沈博藻麗，逸情高致的作品。

良友冥冥恨夜臺。寡妻稚子尺書來。平生何限彈冠意。死後空餘挂劍哀。千載汗青終有日。十
年血碧未成灰。白頭老淚西窗下。寂寞封題一雁回。（獄中雜詩）

吳偉業（一六〇九——一六七一）字駿公，號梅村，江南太倉人，年二十二進士，歷任編修，少詹事，後辭官歸鄉，他早年加入東林黨的後身復社。明滅亡後，退隱的意志非常堅決。他元是正直的

人，少年時代已很有名。因清朝求人材急切，他受了懇切的推薦與勸告，固辭不得，不得已入京，授侍講，很優待。不久遷國子祭酒，丁母憂辭歸，六十二歲卒。他仕於清，心中非常痛苦，只好作詩求安慰，這是使後人所不勝同情的。他歿時遺言子孫道：『葬吾以僧服。墓前立一圓石，單書「詩人吳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人銘。』他心中的痛苦，真使人不得不生憐。

他的詩，少時作的，才華豔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遭遇艱難以後，目睹興亡，迫於眉睫，心情大變。因之詩亦成爲蒼涼蕭瑟之調，風骨更逾上，似北齊的庾信。歌行有最得意的作品。格律基於初唐四傑，情韻最深，風骨優勝。他最擅長古人所謂詩史，多有名的作品。如永和宮詞胚胎於白居易的長恨歌，風流蘊藉的辭，如珠回玉轉的調，自有一種哀感，深入人心。圓圓曲是歌詠陳美和吳三桂的韻事的，就是詠卞玉京故事的詩，也有綺麗的深情。這些詩令人愛吟，而引起人青春之感。又有鴛湖曲，是脫胎於元稹的連昌宮詞的。除此以外，再加上敘事的技巧和詞曲的色彩，真是靈活的作品。所以他對於香奩一體也是拿手好戲。歌詠兒女閨房的事，千嬌萬媚，妖豔動人。

鴛鴦湖畔草黏天。二月春深好放船。柳葉亂飄千尺雨。桃花斜帶一溪煙。煙雨迷離不知處。舊

隴卻認門前樹。樹上流鶯三兩聲。十年此地扁舟住。主人愛客錦筵開。水閣風吹笑語來。畫鼓隊催桃葉伎。玉簫聲出柘枝臺。輕靴窄袖嬌裝束。脆管繁絃競追逐。雲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參軍舞鸞鵠。酒盡移船曲榭西。滿湖燈火醉人歸。朝來別奏新翻曲。更出紅妝白柳堤。歡樂朝朝兼暮暮。七貴三公何足數。十幅蒲帆幾尺風。吹君直上長安路。長安富貴玉驄嬌。侍女薰香護早朝。分付南湖舊花柳。好留煙月伴歸橈。那知轉眼浮生夢。蕭蕭日影悲風動。中散彈琴竟未終。山公啓事成何用。東市朝衣一旦休。北邙坏土亦難留。白楊尙作他人樹。紅粉知非舊日樓。烽火名園竄狐兔。西閣偷窺老兵怒。寧使當時沒縣官。不堪朝市都非故。我來倚棹向湖邊。煙雨臺空倍惘然。芳草乍疑歌扇綠。落英錯認舞衣鮮。人生苦樂皆陳迹。年去年來堪痛惜。聞笛休嗟石季倫。銜杯且效陶彭澤。君不見白浪掀天一葉危。收竿還怕轉船遲。世人無限風波苦。

輸與江湖釣叟知。
（鶯湖曲）

總之，他是清初詩人的魁首。若要勉強舉出他的缺點來，那就是因為插入故事，陷於晦澀，以及往往不脫穉弱的氣度吧。

龔鼎孳（一六一五——一六七三）江南合肥人，是崇禎中的進士，做兵科給事中。也仕於清，遭父喪，返江南。他不修細行，歌飲流連，縱情聲伎。康熙十二年，進陞禮部尙書，這年九月病歿。他的詩，因高逸的調和婉麗的詞，有寄託深遠，音節響亮的作品。但大體染公安竟陵的餘習，雖入三家之列，卻不及錢吳二家。

南施是南人施閏章，北宋是北人宋琬，他們二人都是次於錢吳的清初詩人。

宋琬（一六一四——一六七四）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三十四歲登第進士。授戶部主事，頗有治績。遷吏部郎中，出爲隴西道臺，遷寧紹，被惡徒誣告，爲獄中人。後因證據不充足，得釋，流居吳越之間。天子任他做四川按察使，吳三桂陷成都時，宋在京，妻子留居蜀中，因此非常憂急，遂卒，有安雅堂集。性孝友，世人都佩服他。

他的詩雄健磊落，擅長古體。五古歌行，追隨杜韓，典切渾成。律詩也有可觀的作品，但絕句卻沒有好的。

招搖指東北，白草何茫茫，雪霜深至骭，客子寒無裳。夜長燭不繼，鬼火森幽房，魍魎露一脚，跳

嘯立人旁。見之了無畏，憎其醜且姦，安得晨風翼，駕言歸故鄉。（感懷）

施閏章（一六一九——一六八三）字尚白，號愚山，安徽宣城人，三十六歲登第進士，做刑部主事員外郎，公餘之暇，與宋荔裳、嚴顥亭、丁飛清、張謙明、趙錦帆、周宿成等相唱酬，號稱燕臺七子。歷任山東提學僉事，湖西道參議，大有治績。返鄉居住十幾年，再度見召由翰林院侍講陞侍讀而卒。他理學高深，精詩文。有《學餘堂集》。性忠愛，友義敦厚，口吃。

他的詩，深穩雅醇，溫柔敦厚，源出中唐。就中五絕，很多富於畫意的敍景佳句。

路回臨石岸，樹老出牆根。野水合諸澗，桃花成一村。呼雞過籬柵，行酒盡兒孫。老矣吾將隱，前峯恰對門。（過湖北山家）

明末，陳子龍的友人，且是他的羽翼，而活到清初的是李雯和宋徵輿，這三人合稱三子。李宋二人的詩都不及子龍，但能擺脫竟陵的習弊。

宋徵輿字轅文，江南華亭人。順治進士及第，做到副都御史。

落盡飛雲暮色寒，黃昏北斗照闌干。可憐一片如霜月，惟有深閨獨自看。（冬閨夜怨）

李雯，字舒章，上海人，力學好古，授內院中書，與陳子龍兩人，均以詩名世。

曹溶，和程可則是與南施北宋同時代的人。

程可則，字周量，廣東南海人。順治中會試得第一，官兵部職方郎中，終於桂林知府。遺有海日堂集。他的詩，俊偉騰踔，聲光熊熊，是次於王漁洋的詩人。

萬古焉支路。迢迢欲上天。送君持漢節。吹角去防邊。問俗清西海。題詩賚酒泉。羌戎羣下拜不敢向居延。（送紀載之備兵肅州）

曹溶（一六一二——一六八五）字秋嶽，秀水人，號倦圃，是崇禎進士，仕於清初，做廣東布政使。他的詩與江左三家之一的龔鼎孳異曲同工。有靜惕堂詩集。

被稱爲清朝一大詩人的王士禛，恰如宋朝有東坡，明朝有青丘，屹然一代大宗。清初詩人，對於明朝李王的膚廓，及竟陵的纖仄，都很嫌厭，而尙搖曳下上，學唐詩；他獨標神韻，以詩鳴於海內，有五十年之久，籠蓋百家，正如泰山北斗，他的聲望實足以奔走天下。

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一）字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二十五歲登

第進士。少時受錢牧齋看重，及長學業日進，曾在湖上聚集諸名士，賦秋柳詩，唱和的不下幾百人。十五歲已出版名落箋堂初藁的詩集，可知他聲望很早了。官由揚州推官，累遷至刑部尚書。其間曾歷遊秦、洛、蜀、閩、粵、江、楚諸州，訪問賢豪，接近佳山水，錦囊豐滿，著述甚富，由帶經堂集（菁華錄）內，可知他的詩如何。他兄弟四人都會作詩。長兄士祿（字子底號西樵）在然脂集、十笏草堂集中有詩二千餘篇。叔兄士祐（字子測號東亭）也有古鉢山人詩，古盃集。仲兄士禧（字禮吉）有抱山集，四兄弟的名聲，籍籍於當時。就中漁洋尤卓絕。（士祿、士祐、士禱號三王。）

他的詩以神韻爲宗，餘味津津不盡。所謂神韻，是以音調爲主，言外尙留餘情。與其說是主觀的，不如說是客觀的，即在敍景之中，加入想像的。例如：

翠羽明璫尙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烟。
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再過露筋祠）

宛如黎明時湖上風景，現於眼前；這詩籠有無限的神韻。這種傾向不適合長篇，所以他的短篇頗多傑作。因爲這緣故，他精於絕句。元來神韻之說，爲嚴羽所創，唐朝王維、孟浩然、錢起的詩都是。漁洋不學李杜，而遵奉王孟，這是他顯著的特色。他曾選唐賢三昧集，李杜的詩，一首也不錄入，而以王維爲

壓卷。又選過古詩選，與三昧集都表現出他的主張。這兩種書，是他的詩的教本。他的詩如入禪家的悟境，有詩禪一致之感。總之詩的神韻說並不壞，不過容易偏重修辭，並接近李王的復古。因此，大大發生了反對論，攻擊神韻是格調的變名。

總言之，他的詩新秀清雅，入蜀後，詩骨更加蒼老，詩境愈圓熟。入老境後，更於絕句中發揮他的清才。

蘆荻無花秋水長，澹雲微雨似瀟湘。
雁聲搖落孤舟遠，何處青山是岳陽。（樊折畫）

古體律詩也往往有不少佳作。

穎水東流去不迴。漢家司隸汜城隈。
西園官爵歸常侍。北部髡鉗記黨魁。
一代荀陳師友誼。千秋蕃武死生哀。
歲寒謾謾松風裏。猶似龍門御李來。（拜李元禮墓）

年來腸斷秣陵舟。夢繞秦淮水上樓。
十日雨絲風片裏。濃春煙景似殘秋。（秦淮雜詩）

與王漁洋詩名相齊的有朱彝尊。他們兩人同在清初，並稱爲南北二大詩人。元來他不僅是有盛名的詩人，也是大經學家，著有如經義考等大著作，是當時第一流的學者，並且還是名聲噴噴的

大文豪。此外精通史學金石學。當時的學界說王漁洋精於詩而疏於文。說汪堯峯文秀而詩劣。閻若璣經學深遠而詩文不工。只有他獨能兼有這些長處，無論那一點，都高過時流，這是他的偉大的地方。

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專繙古書，天下的書，差不多沒有不披覽過的。因家貧，驅走四方，北出雲朔，南自嶺南，東浮滄海，所到地方必攜帶十三經、二十一史，采取叢祠荒塚，金石斷缺的文，與史傳參考異同。康熙十八年，由布衣召試博學鴻詞科，除翰林院檢討。後返鄉，在荷花池南築曝書亭，家居十九年，藏書八萬卷，專力述作而卒。有曝書亭集。

他常說詩文非本經史即枉然。所以他的詩有根柢，無論如何，總是上品的詩。可說是老筆縱橫，天真爛漫，他擅長古體，很蒼勁。他的詩有品格，不令人生嫌。這是因為才高且有學問的緣故。但朱王二大家並稱，若說二人孰勝，則朱要讓漁洋一步了。

北邙山前望行路。素車白馬紛朝暮。誰家丘墓樹龍崕。白楊粉榆松柏桐。黃金爲龜石爲馬。魚燈熒熒照泉下。古碑崩剝無歲年。後人於此犁爲田。雄狐侁侁兔翼翼。人聲夜哭鳥聲樂。（北

邵山行（）

嶺南的詩，從明朝五子逝世後，沒有可觀的，但到清初三家出後，又振興了。三家是屈紹隆、陳恭尹、梁佩蘭。

屈紹隆，後改名大均，廣東番禺人，號翁山。遭亂後，爲浮屠，叫今種。周遊四方，從燕、秦、齊、晉跋涉塞外，粟末、挹婁、朮顏各處，中年又返初服。他的詩集名道援堂集。他的詩磊落怪偉，五古往往得李白的雙鱗片甲，五絕最優。恰如半天的朱霞，雲中的白鶴，非常人所能望及的。七絕高渾兀奡，不事雕鏤。七絕也有次於王士禛的。

陳恭尹（一六二九——一六九九）字元孝，順德人，十幾歲已有詩名，隱居羅浮，終身不仕，自稱羅浮布衣。有獨漉堂詩集。他的詩，拔俗清迥，頗得唐人三昧。七絕是他最擅長的。至於傑作，能直追唐大曆諸人之後。古詩間帶宋調，七絕則遜。總之，他在三家中最以性情勝，往往有悱惻哀麗的語句，但意格頗渾成。

虎跡蒼茫霸業沈。古時山色尙陰陰。半樓月影千家笛。萬里天涯一夜砧。南國干戈征士淚。西

風刀剪美人心。市中亦有吹簾客。乞食吳門秋又深。(虎丘題壁)

梁佩蘭字芝五，廣東南海人，號藥亭，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入選庶吉士，後周遊名山。王漁洋朱竹垞等很推重他。他的詩溫厚和平，而以才見勝。在三家中，最長七古，他的佳作，有光彩陸離的。集名《六望堂集》。

清初的詩人，除以上所講之外，還有多人，今就主要的幾人敍於下：

顧炎武（一六一五——一六八二）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他是有名的經學家。他所著的《日知錄》，是心血的作品。他不以詩人自居，但看他的《亭林詩集》的詩，不蹈襲前人，而有遒勁之氣和蒼蔚之質。他也決不是第二流的人。如《謁夷齊廟》、《述古》等長篇，可誦的頗多。

陳維崧（一六二四——一六八二）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曾行雲間詩社，賦幾十韻的詩，執筆立成，衆皆歎賞。他面多髯，陳髯的名聲，聞於天下。吳梅村把他和吳江吳漢槎、雲門的彭古音並稱為江左三鳳凰。後做檢討，修明史，卒。據說他臨終時得『山鳥山花是故人』的句子，振手作推敲狀而瞑目。有《湖海樓詩文詞集》五十卷。他的詩曲折高華，有風致，各體都優。

吳兆騫，字漢槎，吳江人，是三鳳凰之一。順治舉人在塞外居住多年。看他的《秋笳集》的詩，有非常悲壯而沈鬱的。才思甚妙，可惜少餘味。

尤侗（一六一八——一七〇四）字展成，號西堂、悔庵等，晚年稱他內住處爲艮齋。長洲人，由選貢生爲永平府推官，最精樂府。世祖很喜歡他。罷官返吳中，作樂府和傳奇，後又被召做侍講。他的詩以亢厲見勝，初近溫李，後倣白樂天，流於淺易；四十歲以後到六十歲的作品，開闔動盪，軒昂頓挫，差不多多是近於盛唐的作品。有《西堂集》。

半百年過意不如。看雲藜杖倚荒廬。平生最拙爲謀食。一事差強已廢書。蕭瑟江關哀庾信。飄搖風樹泣臯魚。何當燕市尋屠狗。釀酒荒天弔望諸。（生日志感）

田雯（一六三五——一七〇四）字綸霞，子綸紫綸，號山疆子，晚年改號蒙齋。山東德州人。康熙三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古懽堂集三十六卷中有詩集十四卷。他的詩才力富健，雄偉綺麗，兼唐宋之長。

吳雯（一六四四——一七〇四）字天章，山西蒲州人。有蓮洋集。他的詩，天才雄俊，激昂沈着，

有鄉人元好問的遺風。與王漁洋相唱和，他的詩很能發揚他的技倆。

彭孫遹（一六三一——一七〇〇）字駿孫，號羨門，是順治十六年進士，與漁洋同唱和香奩體的詩，有彭王倡和集。

毛奇齡（一六二二——一七一三）字大可，蕭山人，號西河先生。他以經學家，考證學家爲人所重，不是因詩人出名的。但他的詩以跌宕見勝，尊尚唐宋而無其弊。

宋犖（一六三四——一七一三）字牧仲，號漫堂，又號西陂，官至吏部尚書。是以清節著名的人，詩與王士禛齊名。有西陂類稿。他的詩，清剛雋上，兼取唐宋，自成一家。

湯右曾（一六五六——一七二二）字西厔，是康熙進士，官至吏部侍郎。性伉直，曾以七言律獻帝，帝喜，賜詩，目爲詩公。他很有詩才，善能發揮，與朱竹垞並稱，是浙派的領袖。他的詩倣宋調，溫雅爽朗。有懷清堂集。

馮廷樞，字大木，康熙二十二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幼時被稱爲奇童，讀書一過，便能終生不忘。性孤峭；他的詩新妍峭蒨，神韻冷然，有馮舍人遺集。他和趙執信是親友。

曹爾堪，字子顧，號顧菴。順治進士，詩名頗高。當時詩壇上，他和宋琬、施閏章、王士禛、程可則、沈荃、汪琬、王士祿，號海內八家。

清初的詩，多以格調爲主，但也有如王漁洋的以神韻縹渺爲宗的。不過到了末流，則容易發生膚廓纖仄之弊。他們大都以唐詩爲主；至於介在其間，欲產生一派的新調而提倡宋詩的，有湯右曾和查慎行。湯雖和查相匹，但其實還是要退避三舍的。慎行也不及錢吳王朱四家，但他是改變一代的風習，使乾隆三大家繼起而爲首唱者，這功勞是不能沒卻的。就在這裏可以說是使唐詩和宋詩二大潮流相對峙的人。元來，唐詩訴於情，而宋詩訴於智，因此唐詩是具象的，宋詩是抽象的。比較起來，唐詩有爲詩的價值，但人總是好變化的，一般都有愛好所謂珍異之物的性質。在唐詩盛行時想作風格稍稍不同的詩，也是人情之常。於是慎行提出一派的新聲，尊奉宋詩。

查慎行（一六六〇——一七二七）初名嗣璉，字夏重，號他山，後名慎行，字悔餘，改號初白，查田。浙江海寧人，據說自少穎異，五歲能詩。就學錢田間，傾心宋調。北自齊魯、燕趙，南至彭蠡、洞庭，悠遊其間，培養詩情。四十四歲進士及第，授編修，因詩得聖祖寵愛。帝嘗幸臨南海捕魚，命羣臣作詩。那時

他作的詩，有『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的句子，帝遂稱爲煙波釣徒查翰林。因當時有查聲山學士；故以爲區別。罷官家居二十幾年，卒有敬業堂集五十卷。

他的詩，近宋朝的陸游，古體源於蘇東坡。神采奕奕，辭意均達，才氣展開，技巧很純熟。

梁宋遺墟指汴京，紛紛代禪事何輕。也知光義難爲弟，不及朱三尙有兄。將帥權傾皆易姓，英雄時至適成名。千秋疑案陳橋驛，一著黃袍遂罷兵。（汴梁雜詩）

第三章 乾隆嘉慶的詩

趙執信——厲鶚——沈德潛——乾隆三大家——袁枚——蔣士銓——趙翼——劉大櫆——嚴遂成——黃景仁——曹仁虎——錢載——王文治——錢大昕——洪亮吉——張問陶——姚鼐——吳錫麒——阮元——舒位等

趙執信（一六六二——一七四四）字伸符，號秋谷，十八歲，登第進士，授編修。因恃才傲物，爲人所嫉忌，不到三十歲便被除籍。從此以後縱情於詩酒，構亭榭，竹樹泉石，各盡其趣。初娶王士禛的甥女，後因事生隙。他的詩論，本與漁洋有不同之處。
談龍錄論清初的詩，非常指斥漁洋的神韻說。其實他的詩也可視爲以神韻爲主的。

他的詩，奔放有餘，而蘊釀不足。但寫性真，力去浮靡。

曉色依微嶺上橫。望中雲物轉淒清。林收宿霧初通日。山挾迴風盡入城。客路遠隨殘月沒。鄉

心半向早寒生。驚鴉滿眼蒼煙裏。怨絕譙樓橫吹聲。（曉過靈石）

厲鶚（一六九一——一七五二）字大鴻，號樊榭，錢塘人。自幼孤貧，住東園，專心讀書，三十歲中舉人，乾隆初薦爲鴻博，上京師未幾又南歸，有樊榭山房集。他的詩學宋調，吐屬嫋雅，有修潔自喜之風，才力富健，卻要遜朱竹垞一籌。在清朝地名的詩派中很有勢力的浙派（所謂浙西派，在浙江西部，即錢塘江的西部）以朱竹垞爲第一，以下查慎行、厲樊榭等都是錚錚者。查厲二人的詩風和朱竹垞的詩風稍有不同，多取宋調。

一場短夢七年過。往事分明觸緒多。搦管自稱詩弟子。散花相伴病維摩。半屏涼影頹低髻。幽徑春風曳薄羅。今日書堂滅行跡。不禁雙鬢爲伊皤。（悼亡姬錄一）

宋詩頗流行，而另一方面也有學順治康熙的餘風的，就中如沈德潛，極力鼓吹古唐的音調，重視唐的格律。

沈德潛（一六七四——一七七〇）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六十六歲進士登第，以詩爲高宗所識，此後常相賡和。陞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加太子太傅，卒謚文慤，後被奪。

他的詩和平溫厚。因爲他是儒臣，所以以詩宣示儒教，以性情之正爲主；可說並不是詩人的詩，而是儒者的詩。王漁洋提倡神韻，他卻尊重性情。選古詩源、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清詩別裁集，表明自己的旨意，主張唐詩。他因詩得乾隆帝的恩遇，恰如漁洋在康熙的詩壇受人尊重一樣。他的詩淳古淡泊，非常自然。集名竹嘯軒詩鈔，歸愚集。

登臺歌大風。亭長作天子。韓彭安在哉。徒勞思猛士。（歌風臺）

康熙文運很盛。其後乾隆也有同樣的隆盛，詩人陸續出現。但多不及前人，就中能露頭角的是袁枚、蔣士銓、趙翼三人。這三人號稱乾隆三大家，時代也略相同，他們的詩也相伯仲，只是所擅長的各自不同。

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七）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二十二歲時在廣西金巡撫面前，作銅鼓賦，非常驚人。應試鴻詞科的天下徵士三百人中，他最年輕。二十三歲舉進士，入翰林，出爲知縣。到處大舉治績；因不如意上達，乃辭官絕意仕進。這時是四十歲。於是在江寧城西造隨園，吟詠自適，自樂。四方人士，凡到江南的，總要將詩文求謁他，因此隨園先生的名聲，得廣播於天下。爲人情誼篤，

厚嘗爲亡友沈鳳掃墓，三十年如一日。集名小倉山房詩集，當時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莫不尊重他的詩，由此也可想見他的聲望了。

他的詩以性靈爲主。漁洋嘗說神韻，其說風行天下；他卻攻擊神韻風的弊端，主張以性情爲主的性靈說。他和沈德潛的一派，又不相同。他的作品，七律最佳，酬贈言情的詩，辭達意至，才情相發，七律次之，五古又次之。七古才華富贍，奔放有餘，但可惜太放縱，以致粗浮，近似遊戲，初學的人，爭着模倣他，一時靡然成風。

東皇翦水正紛紛。吹上梅花不見痕。但覺關河開曙色，竟忘天地有黃昏。一生影落書窗好。半世身從玉案尊。記得西湖尋酒伴。斷橋西去最消魂。（詠雪錄一）

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裏夫妻別。淚比長生殿裏多。（馬嵬）

蔣士銓（一七二五——一七八四）字心餘，蒼生，號清容，江西人，三十三歲進士登第，授編修，經八年乞假養母。爲人秀眉長鬚，散朗之風，恰如魏晉時人。且情深義重，詩名高於世。又作有傳奇（南曲）行於世，詞也工。詩有忠雅堂集，又有文集。

他的詩，古詩較近體勝，七古較五古勝。蒼蒼莽莽不以故常爲主，長短錯落，揮灑縱橫。大體奉黃山谷爲宗，詩才兼史眼，他的敍事詩全可視爲有韻的史傳。但與三大家並比，他的詩才卻要比枚翼二人爲低。

喑嗚獨滅虎狼秦。絕世英雄自有真。俎上肯貽天下笑。座中惟覺沛公親。等閒輿地分強敵。慷慨頭顱贈故人。如此殺身猶灑落。憐他功狗與功臣。（烏江項王廟）

趙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字雲松，號甌北，江南陽湖人，四十五歲，登第進士，授編修。他有史才，有二十二史劄記。其他學術，造詣也很深，有陔餘叢考的著作，甌北詩話也顯示他詩論的卓技。他做道府官很有治績，又擅長軍策。晚年遊武夷，遍探浙東的山水，盡發揮於詩中。他的詩才大氣雄，最長七律。因爲他的學問根柢極深，所以能驅使百家制勝。但流於輕謔剽滑之弊。他的詩因境遇而變化。他自己說也不是唐，也不是宋，而是自己的詩，這是他的特色。

依然形勝扼荆襄。赤壁山前故壘長。烏鵲南飛無魏地。大江東去有周郎。千秋人物三分國。一片山河百戰場。今日經過已陳迹。月明漁父唱滄浪。（赤壁）

劉大櫆，號海峯，好性理學，且是古文家，名聲高於天下。他的詩近唐人，風格高古，五古尤多佳作。

黃任，字萃田，福建人，康熙四十一年舉人，遺有香草齋集。他的詩芬芳悱惻，足動人情。

嚴遂成，字松瞻，號海珊，浙江人，雍正二年進士，有海珊詩錄。他的明史雜詠，當時稱爲詩史。詩力偉大，內容亦深刻，不拘泥於一格，而雄渾綺麗。

黃景仁（一七四九——一七八三）字仲則，江蘇武進人，與洪亮吉詩名相並。他的詩原很奇肆，後以王李高岑爲宗，出入於北宋詩家。洪亮吉評他的詩說：『如咽露的秋蟲，似舞風的病鶴，非常清婉。』有兩當軒集二十二卷。

只可惜早死，不能十分發揮他的詩才。

曹仁虎（一七三一——一七八七）字殷末，號習庵，嘉定人，乾隆進士，官至侍讀學士，有宛委山房集。他的詩以三唐爲宗，神明變化，一洗粗率佻巧的弊。

一

錢載（一七〇八——一七九三）字坤一，號篤石，又號瓠尊，晚年號萬松居士，浙江秀水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有篤石齋詩文集。他的詩出入於杜、韓、蘇、黃七律格體宏大，內容深刻，真實沈着，一掃矜浮之習。

王文治（一七三〇——一八〇二）字禹卿，號夢樓，江南丹徒人。三十歲登第進士，官至臨安知府。他的詩天才豪縱，音節宏亮，在當時與袁隨園同以詩鳴於江浙之間。南沼集、洮河集中，多雄傑瑰麗的作品。也有近唐音的。

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字及之，號徵，號辛楣，竹汀，嘉定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至少詹事。他精通經學、金石學等各種學科。他的詩也有清醇可觀的作品。

洪亮吉（一七四八——一八〇九）字雅存，又號更生居士，乾隆進士，授編修，精通經學與地之學。他的詩，又和黃景仁齊名江左，擅長五古，有風發泉湧之概。

張問陶（一七六四——一八一四）字仲治，號船山，四川遂寧人。自幼工詩，有青蓮再生之稱。二十七歲舉進士，官至御史，罷歸，僑居吳門，題所居爲「樂天天隨隣屋」，自號蜀山老猿。他的詩，生

氣湧出，趣味津津無窮；近體，空靈而沈鬱。有船山詩集。

點樹昏鴉小。枯林瘦可憐。地寒花亦病。風峭酒無權。冷日難消雪。殘雲尙蔽天。讀書甘忍凍。不是化工偏。
（乙卯冬日）

姚鼐（一七三一——一八一五）字姬傳，號夢穀。他自題所住爲惜抱軒。三十三歲登第進士，官至郎中。他的詩清雋雅正，最長七古，晚年頗似蘇軾。

吳錫麒（一七一四——一八一八）字聖徵，號穀人，錢塘人。乾隆四十年進士，官至祭酒。詩才超越，在浙中詩派，是次於厲鶚的詩宗。有正味齋集。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字伯元，號雲臺、儀徵人。二十六歲登第進士，歷官至大學士。卒謚「文達」。他是經學家，同時也是考據學家。所以他的詩是由經術中產生的。

舒位，字立人，號鐵雲，直隸人。工詩。當時沈德潛詩名馳於一方，袁隨園以性靈爲主，而他獨以奇博闊恣之才，橫絕一世。古詩奇肆，近體清妙。有瓶水齋集。

細雪霏霏冒院門。醉紅深淺早黃昏。經時翠鳥飛無路。幾處朱樓夢有痕。春水欲迷桃葉渡。酒

人空憶杏花村。東風芳信年年負。更取坡公句子溫。（紅梅花詩）
此外，當時的詩人還有吳泰來、趙文哲、法式善、黎簡、王曇、孫原湘等。其中舒位、王曇、孫原湘號稱三君。

第四章 道光以後的詩

吳文溥——陳文述——吳嵩梁——郭麌——姚燮——張際亮——鄭珍——曾國藩
——孫衣言——李慈銘——黃遵憲

自嘉慶中頃至道光，有很多詩人出現，但都非大家。道光以後更爲衰微，詩人真少極了。

吳文溥，字博如，號澹川，嘉興人，有濟美堂集。他的詩以冲澹勝。

陳文述，字雲伯，有頤道堂集、碧城仙館詩鈔。她的詩舒和雅健，七言歌行得初唐的風格。他初鍛鍊字句，有宏朗高華的作品，晚年一洗鏤金錯采的風習，歸於雅正的詩。

吳嵩梁，字蘭雪，東鄉人，官至內閣中書，名亞於蔣士銓，是江西詩派的巨擘。他的詩名滿天下，甚至朝鮮人都尊他爲詩佛，他的詩才穠清豔，有六朝的風氣，似溫李的規格。

郭麌，字祥伯，號頻伽，初倣李長吉，後入蘇黃，他的詩極盡幽秀生峭之致，清麗如鶴。

姚燮，字梅伯，號復莊。精畫，與少年等結詩社，弟子達幾百人。他的詩以雄健見勝。

張際亮，字亨甫，號松寥山人，福建人，道光十五年舉人。不遇，在詩中發洩他的不平。他的詩模倣唐風，想改革輕佻之習，但做得不充分。有天馬行空，神龍變化之趣。總之，他是嘉慶以後的第一人。

石壁一千仞。飛泉冒作煙。樓開瀑布內。星在客衣邊。孤月行雲海。高風動夜天。萬峯俯看盡。嵐

靄合蒼然。（宿飛泉巖）

咸豐以後，內亂外患並起，非常困憊，走着所謂衰運的道程。因此詩壇也極端寂寞。雖有一二可觀的，但多得自宋調，有偏於詰屈晦澀之弊。嘉慶時的清空流麗之趣，漸漸減退了，這是由鄭珍起始的。

鄭珍，字子尹，號柴翁，貴州人。道光舉人，同治年間歿。他是經學家，是說文學家，這方面的著作很多。他的詩是儒者的詩，調子也偉大，語氣也鋒銳。仍是從宋詩變化而來的。他的友人莫友芝也作詩，大體和他同趣的。

曾國藩（一八一—一八七二）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官至大學

士與李鴻章等平定太平天國，封侯爵，卒謚「文正」。他好黃山谷詩，亦倣王漁洋的詩。他又有武勳，位在臺閣，奉他爲宗的詩人很多，他作文章也是正大和平的。

孫衣言（一八一四——一八九四）字紹聞，號琴西，瑞安人，是經學家孫詒讓的父親。及第進士，後入翰林，官至太僕寺卿。有遜志齋詩鈔十卷。清末的大儒俞樾（曲園）和他是同年友。他的詩五古，往往追蹤漢魏，近體則親炙杜甫。當時文離輕佻的詩風，他全然不染，所作沈着渾健，品格高古。璇衡星紀開堯歲，奎藻雲歌繼舜年。萬國衣裳同覲朔，千官鶡鷺愧隨肩。皇心能效天行健，捷報應知露布連。況復六花頻獻瑞，小臣猶欲力農田。（恭和御製丙辰元旦開筆成什元韻）

李慈銘（一八二九——一八九四）字悉伯，號莼客，會稽人，博學多才，是駢文的妙手。尤工詩。同治光緒間已入大家之域，他的詩學唐，尤能發揮中唐晚唐之長處。

羨爾煙霞鎮掩關，鹿門眷屬擅清閒。壓槽酒熟先邀客，倚樹詩成靜對山。日落漁村看水去，雨中僧寺乞花還。何當共逐棲真約，青化峯頭屋數間。（寄酬樓蓮舫秀才）

黃遵憲，字公度，嘉應州人，光緒舉人，官至湖南按察使，曾出使日本，著日本國志。其詩獨闢新意，開現代詩風，有人境廬詩集。

第五章 清末及現代的詩

王漁洋派——柯劭忞——王樹枏——王闡運派——王闡運——鄧輔綸——閩中派
——陳寶琛——鄭孝胥——陳衍——其他的詩家——沈曾植——陳三立——康有爲——樊增祥——易順鼎

王漁洋一派的詩，流衍於直隸山東，今舉其主要的人物略述於下：

柯劭忞，號鳳孫，在現在文壇上，是桐城派的長老。並且是史學家及經學家。他的詩得力於王漁洋、朱竹垞等，因此可以歸入漁洋派。

王樹枏，號晉卿，也是桐城派的文章大家，於詩也是現代的驕將。初學李義山，又倣黃山谷，到後來則一心以王漁洋為中心。詩很雄渾。有文莫室詩集、陶廬詩集等問世。

王闡運（一八三二——一九一六）字壬秋，號湘綺，是清季文名最著的人，到民國時纔歿。他

的詩，以文選、玉臺新詠爲主，編有八代詩選，顯示了他的志趣。因此他的詩情深而古艷。

鄧輔綸與王氏是同鄉人，他的詩天品頗高。有白香亭集問世。江西的高心夔（伯足）也屬於這一派。章炳麟（太炎）是近代的學者，是文章家，又是革命家。他的大部份的著作，均收入章氏叢書中而行於世。詩不很多，但風格高古，也有人說是從白香亭得來的。

現在風靡長江沿岸的閩中派，掌握詩壇的霸權。這一派的人，主要是生於福建的，是綜合清朝的厲鶚派、鄭珍派等加以變化而自成一派的。

陳寶琛，號弢庵，是宣統帝的師傅。他的詩，擅長五言古，被評爲「潛氣內轉，真理外融」。有聽水齋詩集。

相逢容易鬢成斑。海嶠孤臣亦賜環。一去真同華表鶴。卅年重見太行山。還君使節蠻夷長。老我生涯木雁間。擅壑專丘猶未饜。可堪塵土涴衰顏。（答實甫見贈即送備兵欽廉）

鄭孝胥，號蘇塘。他的詩，富慷慨激越的調子。有海藏樓集。

陳衍，號石遺，曾任北平大學教授。他的詩論，石遺室詩語，日本京都鈴木博士曾加以一番研究，

錄於支那文學研究裏。他是以詩家而受人重視的人。

昨日歸來從岱頂。古松千樹鬱盤盤。並無一鶴巢居者。都去乘軒刷羽翰。（戲題朱古微歸鶴

圖卷）

其他屬於閩中派的詩人，還有林紓（琴南）（一八五二——一九二四）梁鴻志（衆異）

黃濬（秋岳）等都是自成一家的人。

除以上所舉各派以外，主要的還有以下幾人。

沈曾植（子培）浙江人，他的詩好用佛典，很難解，但可窺見一種意境。近體流麗，他是學者，也精通史學。民國十一年十一月歿。

洗樹疏花盥晚香。婆娑庭院已斜陽。客來策事都無對。病後觀心亦自忘。夕望片煙生野寺。暝
拋經卷偃胡床。年來總覺情無盡。歸路那堪日轉長。（失題）

陳三立（字伯嚴）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他的才名早爲人歌頌。他的詩以六朝三唐爲基礎，再
加上宋調。有散原精舍詩集。

康有爲（南海）是公羊學者，也是文章大家。他的政治思想，有君主立憲說，虛君立憲說，虛君共和說等，等變化。但才力絕倫，他的詩很像杜詩。據說這是因為他將杜少陵的詩暗記的緣故。有康南海先生集問世，這是帶唐的調子的。

滄海飛波百怪橫。康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寧。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彌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己丑出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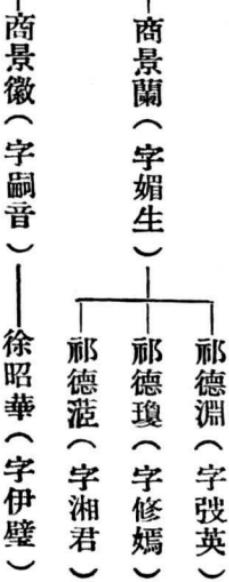
樊增祥，字嘉文，號樊山，是張之洞的門下。少年時代學袁枚和趙翼，後轉學溫李，而繼承晚唐香豔體，因有『樊美人』之稱。

易順鼎（一八五八——一九二〇）字實甫，號哭庵，被稱為『易公子』，好事者說他和『樊美人』真是一對夫婦。因易是很有風姿的美男子。民國時在北京做官，與樊山詩酒相追逐，過着風流生活。他的詩尊重性靈派。

第六章 清代閨秀韻文家

清初——王漁洋一派的才媛詩人——袁隨園一派的女流韻文家——吳中子——道咸時代——太清春

明末到清初的才媛韻文家，當先舉出如下所列各人。



這商氏二媳四女，有清邁雅婉的詩。此外，黃皆令是楊世功的妻，她有流離悲戚的詩，傳於後世。

吳巖子的詩，清新雋逸，小令也工。她的女兒卞夢鈺（字元文）也有詩才，得母親的風韻。其次出來

的是蕉園詩社七子，在閨秀詩社中要算很盛行的一社。七子是林以寧（字亞清）顧姪（字啓姬），柴靜儀（字秀嫄）馮嫄（字又令）張昊（字玉琴）毛媞（字安芳）錢鳳綸（字雲儀）等。林以寧工詩和駢儷文，顧姪以婉麗的詩詞，爲王漁洋所激賞，張昊的詩以清拔知名。

草草深閨度歲華。生平不解問桑麻。沿籬野豆初牽蔓。繞砌山桃半欲花。細雨漬成楊柳色。暖風吹放牡丹芽。村姬結束新螺髻。傍曉比鄰喚採茶。（穀雨錄一林以寧）

周羽步字飛卿，號性道人，詩才清俊。柳如是，字蘿蕪，號河東君，她的詩格調高絕。顧橫波工詞，幽婉而佚宕。又如闞玉的怨歌，有斷續幽咽之致，真是含着眼淚的作品。

王漁洋的詩，以神韻披靡天下。因此受他感化的巾幘詩人不少。如王璫卿（字繡君）趙慈（字雪庭）鄭荔卿的九個女兒（鏡容、雲蔭、青蘋、金鑾、長庚、詠謝、玉簣、風調、冰紈）等是主要的人。趙慈是趙秋谷的女兒，詩多哀怨。

露滿香階夜欲分。半床秋月一簾雲。不知何處砧聲起。斷續隨聲枕上聞。（雜興錄一）

漁洋的神韻說爲人所厭時，以乾隆詩人出名的袁枚，提倡性靈說。這袁隨園女弟子之中，詩才

優秀的有席佩蘭（字浣雲）歸佩珊（字懋儀）陳淑蘭（字蕙卿）金逸（字纖纖）王倩（字梅卿）廖雲錦（字纖雲）駱綺蘭（字佩香）盧元素（字靜香）汪玉軫（字宜秋）孫雲鳳（字碧梧）和她的妹孫雲鶴（字蘭友）孫雲鶯（字嫋卿）三姊妹等。浣雲的詩天機清妙，音節琤琮；懋儀的詩清婉綿麗。蕙卿是殉夫的烈婦，有情致纏綿的詩。纖纖和梅卿詩才相伯仲；纖雲作的是慘怛的詩，佩香的詩平易，靜香的詩有風流綽約的詩風，宜秋以題郭頻伽水村第四圖的詩而出名。孫氏三姊妹之中，碧梧詞勝於詩，蘭友也擅長填詞。其他隨園三妹即袁素文、袁綺文、袁秋卿等也有詩名。在這隨園時代，有詩才的女流，還有鍾令嘉、王采薇、胡慎容、葉令儀、葉令嘉、葉令昭等，閨秀詩人頗盛。這時遂有編結清溪吟社的吳中十子。今列其名於次：

張滋蘭 號清溪

張紫蘩 號月樓，洞庭竹梅詞是絕佳的作品。

陸素窗 填詩優秀，得宋元的神韻。

李婉兮

朱翠娟

席蘭枝

號芸芝。

江碧岑

號小維摩，工詞賦，也擅長駢體文。

沈蕙孫

號散花女史。

尤澹仙

字素蘭，號寄湘，工填詞和駢體文。

沈持玉

字佩之，號皎如，是至孝的才女。

其次稍後於隨園的陳文述的女弟子中，有詩才的也不少。

吳規臣

字香輪，又字飛卿，擅長詩詞。

張襄

字雲裳。

江逸珠

錢蓮因

字藕香。

王仲蘭

王鳴盛的孫女，詩畫都卓然成家。

吳蘋香 詞最有名

當時還有李是蘭（字佩金）工詞，秋雁詩四首尤爲時人所傳誦，人們稱她『李秋雁』或『秋雁詩人』。

道光咸豐以後，是詩的衰落時期。男有曾文正，俞曲園等，在兵馬倥偬之際，女流文學者寥寥無幾。這時好容易維繫一線嫋嫋的餘音的，是下列各女詩人：

何慧生 字蓮因，『寒沙兩岸雪，漁火半汀星』一聯，久已膾炙人口。

曾紀燦 字仲瓊。

周貽繁 字茹馨，遺有雄渾的詩。

左又宜 字鹿孫，是左文襄公的女孫，詞最工，是舊秀質渺的作品。

俞繪孫 字繼裳，是俞曲園的次女，三十四歲，因生產而死，遺有清麗的小令。

其次，滿洲的女詞人，只有太清春。顧春，字子春，太清春是她的號。才氣橫溢，遺有巧麗的詞。

花肥葉大兩三枝。香浮白玉卮。輕羅團扇寫冰姿。何勞膩粉施。
碧天如水影遲遲。清芬晚更宜。（題墨柂子團扇寄雲姜調寄醉桃源）

新雨後。好風吹。閒階月上時。

第七章 清及現代的詞曲

清初的詞——前十家——朱竹垞——陳維崧——盛清的詞——浙派——後十家
——清末及現在的詞——清及現代的曲——作者——作品——康熙時代——乾隆
時代——清末——現代

清是詞餘復興的時代，承襲花間調，更悟入於南宋之室，作者蔚然風起。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等，在江左風靡當世。清初代表詞壇的，有前十家，就是李雯、沈謙、陳維崧、宋徵輿、錢芳標、彭孫遹、王士禛、顧貞觀、沈豐垣、納蘭性德十人。其中陳維崧是冠軍。還有朱彝尊也不可忽視。竹垞是清代詞壇的大家，他的詞刻削雋永，豔而雅。

社鼓神鴉天外樹。見渺渺江流去。向晚來石尤君莫渡。大姑也留人住。小姑也留人住。
杜宇催歸朝復暮。轉把歸期誤。儘燈火孤篷愁幾許。風急也聲聲雨。風定也聲聲雨。（酷相思——

阻風湖口）

和竹垞齊詞名的是陳維崧（其年），有烏絲詞，曾合刻朱陳村詞。二人是乾嘉以前的二泰斗，就是所謂浙派。王士禛（漁洋）工小令，作有衍波詞。李雯（舒章）的詞多哀艷之氣。沈謙（去矜）倣蘇東坡。宋徵輿（轅文）近韋莊，錢芳標（葆齋）的是絕艷的詞。彭孫遹（羨門）的似唐詞。顧貞觀（梁汾）沈豐垣（適聲）也有溫柔的作品。納蘭性德（容若）工小令，格高韻遠，纏綿婉約。

浙派的詞人，有厲鶚，吳錫麒，郭麌。厲有樊榭山房詞，文字很洗鍊。雖有『駟餕』之評，雋妙之趣，橫溢。吳的詞，音律溫柔，郭的詞有清新之趣。

嘉道同光間，詞壇的代表人物，有後十家。就是張惠言、張琦、周保緒、龔自珍、項鴻祚、許宗衡、蔣春霖、姚燮、王錫振、蔣敦復十人。張惠言（皋文）發揮光大北宋名家之緒，在詞界，開拓了清朝未開的境地。這是挽回朱竹垞、厲樊榭等南宋詞，而返於北宋的。他的詞，沈鬱疏快，適逸悱惻，是所謂常州派。張琦（翰風）號宛鄰，著有立山詞。周保緒（止齋）有味雋軒詞。龔自珍（定庵）的詞，情緒纏綿；

項鴻祚（蓮生）工晚唐派的小令。許宗衡（海秋）有玉井山館詩餘，蔣春霖（鹿潭）有水雲樓詞。春霖的詞被稱爲詞壇的杜子美，多悲歌時事的作品。姚燮（梅伯）著有疎影樓詞。王錫振（少鶴）著有茂陵秋雨詞。蔣敦復（劍人）的詞，哀感頑豔，含有淒涼的情調。

總之，道光咸豐以後，詞家不明音樂，所以詞雖可誦，卻難以配樂。因此這時的詞失了樂府的本旨，不過是所謂長短句罷了。換言之，只是詩餘。

清末的詞家有王鵬運（幼遐）、鄭文焯（叔問）、文廷式（芸閣）等。王歿於光緒三十年。他的詞，雄深蒼穩。鄭歿於民國六年，他的詞，學姜白石。文曾亡命日本，工駢體文詩詞。他的詞超拔高調。

縹渺眉痕憶遠山。一春愁思不曾閒。斷雲祇在有無間。原是花身應惜惜，猶凝竹淚記斑斑。

小樓今夜恰輕寒。（浣溪紗）

其外，朱祖謀（古微），浙江人，精通詞律，況周頤（夔笙），他的詞風尖豔。又沈尹默，有秋明集，但多小令。他是北平大學的教授。

年時別。新詞一曲情悽切。情悽切。霎時兒雨，霎時兒月。藕花池畔音書絕。玉簪雖好何堪折。

何堪折。少年情事，早秋時節。（憶秦娥——對玉簪花作。）

一言以蔽之，光緒宣統以降，風雅之道衰落，詞家寥寥如晨星，只能保存他的餘命罷了。尤其是革命以來，起了急激的變化，詞壇正要發生一大轉變，應該開拓煥然一新的境地，不能徒然以模倣南宋爲無上的光榮。要開拓更高的詞的境界，必須要有偉傑，且須有非常的努力和才能。這只好期於今後的詞人了。

清朝一代，戲曲的作家很多。其中傳名的，凡二百家，作品達幾千。今就其中的二三家來說一說。先由清初講起：

吳偉業，他的作品中，秣陵春是佳作。李漁（笠翁）是清朝作曲第一人，是有蘊蓄的大才子。他的傳奇十種，就是笠翁十種。

風箏誤。慎鸞交。奈何天。憐香伴。比目魚。意中緣。玉搔頭。蜃中樓。巧團圓。凰求鳳。

他的文辭平易。

翩翩三子歸。正桃夭節後。紅滿隋堤。妝奩儒雅。牙籤錦軸相隨。朱門懸彩。佳氣輝寶炬。籠紗紫

量迷雙奇。看郎才女貌宜。（憐香伴）

尤侗作有雜劇五種，傳奇一種。

其次在康熙時代，洪昇就是那有名的長生殿的作者。孔尚任是以桃花扇出名的。這兩本著作，是清朝戲曲的精粹，可謂雙璧。張堅的戲曲，以玉獅墜最出名。

乾隆時，有蔣士銓、楊潮、蔣士銓，他的作曲家的聲譽較詩尤高。紅雪樓九種曲是很著名的。嘉慶時，有陳娘，道光時有周文泉。其後沒有著名的曲了。

今日京調和梆子盛行，不如南曲的高尙。只是極通俗的低級的。反之，另一方面，研究古劇之風盛起，已廢的南曲又演出，並且受了西洋劇日本劇的影響，將來要有大大的進展亦未可知。

第八章 白話詩

文學革命——白話詩——白話詩集——白話詩的例子——餘論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武昌革命起義，很為順利，四月之後便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中國的一大激變，世界也對於這老大國家投以驚異的眼光。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情形也如是。民國五年胡適、陳獨秀在新青年上揭起文學革命的旗幟，天才的創作家，大學教授，思想家等，都向此目標邁進。於是白話文學便順利的成爲中華民國的正宗文學了。進步頗速。在一九一九年據說已出了四百種以上的白話新聞。本來白話文是如紅樓夢和水滸傳之類的，但現在的白話文卻不同了。

韻文也因這種新文學運動，而改革成了白話詩，白話詩（新詩）與從來的詩大不相同。牠打破了切的束縛，沒有一定的規矩。最緊要一點，是在於感情的流露和自然的音節，可說近於從前的古詩。但和古詩也不同？無論形式上，內容上，都有差異。但大體認爲相同，也並非不可以。白話詩沒

有麻煩的平仄，格式體例也很自由，就押韻也毫無束縛。只要感情的發表和音節是詩的，就可以了。依這種見地，從以前的詩中，選取白話詩集的有：

白話唐詩七絕百首

浦薛鳳選

白話宋詩七絕百首

凌善清選

白話唐宋古體詩百首

胡懷琛選

唐人白話詩選

胡懷琛選

歷代白話詩選

胡懷琛選

以上不過列舉其二三，其次，現在的民國白話詩，可舉出如下幾種，以見一斑。

嘗試集

胡適著

大江集

胡懷琛著

女神

郭沫若著

草兒

康白情著

冬夜

俞伯平著

再次舉出兩種白話詩的例子於左：

江上還飛雪，遙山霧未開，浮冰三百畝，載雪下江來。（寒江——胡適著）

幾番急雨幾聲雷，南面雪封北面開，兩岸青山相對坐，一齊看我過江來。（雨裏過錢塘江——劉大白作）

這詩很接近古詩，所差異的，全在於情感上。

黃浦江口 郭沫若作

平和之鄉喲！

我的父母之邦！

岸草那麼青翠！

流水這般嫩黃！

我倚着船欄遠望！

平坦的大地好像海洋；

除了一些青翠的柳枝，

全沒有山崖阻障。

小舟在波上簸颺

人們如在夢中一樣。

平和之鄉喲！

我的父母之邦！

月 胡懷琛作

輕雲蔽月，

著了一層薄縠，

雲去月來，

赤裸裸的越可愛！

這種新體詩（白話詩，自由詩）勃然普及到一般民間，是努力以淺顯的筆墨發揮人間的真性情。用以描寫宇宙萬有的真實狀態是很好的方法，真是活潑生動的詩；比較舊詩更有風味，能使得幾多的新思想融化其中。這種新詩是改革貴族的而爲平民的，是革除雕飾的而爲自然的，是改革陳腐朽死的而爲新鮮生動的。但從高超藝術的觀點來說又怎樣呢？牠已經爲受有舊日教養的國人所非常反對了。因爲藝術的定義今昔不同，所以難有一致的見解。不過我以爲作新詩的人，不可輕率從事，必須努力發揮真正的思想和真摯的情感，且以音節的調和自然的審美爲目標，不使風韻有減。可是這種新詩自提倡以來爲日尙短，並且正在試驗中，正在發達的過程中，所以現在還不能斷言如何。我們期待着今後的進展。我們以極大的興趣和屬望，刮目以待白話詩今後的進展。